

馮玉奇著

社會言情
長篇創作

征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自序

在民國三十三年時候，寫了「罪」的小說，大家都說這是暴露了社會上一般醉生夢死的通病。有許多朋友，不論是舊雨，或是新知，他們都會經把我當作耶穌一樣的，在我面前承認，說他們也都犯過這樣的毛病；看了罪小說之後，好像是個當頭棒喝，把他們的頭腦會震驚得清醒了許多，只是都爲了「罪」的主角司馬起表示同情可惜，因爲司馬起並非是個生成犯罪的人，都是因社會的不良，而使他墜入了罪惡之門，他們不忍坐視司馬起犯罪，羣起而向我呼籲，希望他能步入自新之路，緣是我不得不接連的續寫了「孽」與「誓」兩書，來完成了大眾的願望。

今春大明主人瑞春兄，與我談起罪，孽，誓三部書，他說在當時的環境裏，也許還有許多不能寫不能說的情節和話隱祕着，這當然很可惜，希望我抽空能够再寫一部類如「罪」那樣的，把從前不敢說，不許寫的故事和言論都敘述出來，這不是很大快人心嗎？於是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就開始寫了這部「征」的動機。

現在「征」終算是完成了，案頭工作，整整坐了一個月，才算是輕鬆了一口氣，好像是完成了一任勞那樣的欣慰，然而「征」的內容，是否跟「罪」一樣的寫得令人感到滿意？這就叫我不敢說了。不過征的故事，和罪根本就不相同，當然，讀者又得用另一種眼光來細看了。

在寫這篇序文之前，我接到一封從遠在千里以外青海省西寧市北大街自新巷廿三號馬永魁君的來信；他是一個讀者，他向我說了我許多敬慕的話，我很感激他，但我也很慚愧。不過他對於有一個問題表示很抱遺憾，那就是坊間把我很多的舊作，換了一張封面和一個書名，再充作新出版的書售與讀者，他們都說我江郎才盡，以致幹出這樣舊瓶新裝的事情來，對於這個問題，我並非沒有想到，實在爲彼此的情面關係，我沒有向他們交涉。但如今讀者們既然把責任推諉到我的身上來，這使我不能默認，只好來向大家聲明一下。對於舊瓶新裝的事情發現，這並非是我作者欺騙讀者，實在是坊間對於商業道德有所缺點，故而今後讀者們在購買新書之時，希望大家先來檢視一下內容，是否從前已經看過的了？這樣在讀者固然不化冤枉錢，就是我作書的也不會蒙受冤枉被人責罵了。茲值「征」付印之前，願筆附告，以爲序。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馮玉奇敏于海上先覺樓

社會言情
長篇創作
征



馮玉奇新著

今天火車站上的旅客，比往日特別的擁擠，幾乎把整個的月台都塞滿了。這些旅客都是怪年輕的男女們，但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這些青年男女們的手中，並不是拿着網籃，衣箱等行李，每人手中拿着的却是一面用竹竿糊成的小紙旗。紙旗上的字兒各各不同，無非全都是些愛國的詞句。雖然天氣是盛夏的季節，太陽的光，猛烈地在大家的頭頂上施虐，好像威脅這般青年男女不要前進的樣子。但這般青年男女內心熱血的沸滾，也許已超越了這烈日的炎熱；所以他們一些兒也沒有氣餒的表示。雖然額角上的汗水，是像雨點一般的冒上來，不過他們的精神依然很充足，顯然有威武不能屈的神氣。

計算他們的人數，足足有五六百個。人雖然多，但秩序倒很不錯，並沒有亂閃閃的吵鬧聲，而且還排齊了隊伍，顯然這是有領導者在指揮他們的行動。月台上有一個不識字的鄉下人，他見了這般青年們，心中似乎感到有些不明白的希奇，遂悄悄地問着旁邊的旅客。說道：

「喂！請問這般人到底幹的是怎麼一回事情呀？」

「你不知道嗎？這幾年來，日本人一步一步的欺侮我們中國。最近他們的野心越發厲害了，竟然無緣無故的侵佔了我們的華北。但我們的政府，似乎還沒有反抗的意思，一味的只想和約；所以上海這一般大學中學裏的學生，都憤憤地忍熬不住起來了。」

月台上那個身穿中山裝好像是個公務員的男子，聽這個鄉下人問自己，遂把自己所知道悄悄告訴了他。那鄉下人不等他說完，還是莫名其妙問道：

「那麼，這一般學生子難道都預備到華北去打日本人嗎？」

「不是，不是，他們是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的。」

「請願？……嚶！先生！什麼叫請願呢？」

那個鄉下人對於請願這兩個字有些聽不懂，這就目瞪口呆的又向他急急的問。那個公務員似的男子，見他連請願兩字都不知道，心裏未免有些輕視他；暗想，大熱的天氣，多說幾句話也是怪吃力的事，我和他談這些國家大事，還不是等於對牛彈琴嗎？於是望了他一眼，却並不回答。那鄉下人却不管人家討厭不討厭，仍舊猜疑地問道：

「哦！是不是他們向政府去說給他們打仗去呢？」

「他們讀書的學生子怎麼會打仗？他們是要求政府出兵去跟日本人去抵抗。」

那個公務員被他問得忍耐不住了，只好又向他解釋的回答。那個鄉下人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倒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說道：

「無論那一件事情，總是學生子先闖禍的。瞧這麼大熱的天氣，像我們出門人，要做生意度日子，來來去去，也真叫沒有法子。像他們吃爹穿娘，多麼的舒服，不好好兒的在學校裏讀書，偏喜歡在街上流着臭汗的奔跑，這真正是有福不會享。就說日本人打到我們中國來，但到底還沒有打進上海，要他們瞎起勁，這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噯噯！先生！兩點鐘的火車已經脫班一個鐘頭了，怎麼火車還不開呢？難道今天旅客多，火車倒反而休息了嗎？」

那個鄉下人自言自語的說到後面，忽然又表示焦急的樣子，回頭噯噯地響了兩聲，又對旁邊那個公務員急急的問。但那個公務員却理也不理的，管自地走開去了。就在那個當兒，火車站外忽然奔進一大隊的警察來，他們搦着的步鎗，個個都上了刺刀。在月台上一字兒排開，爲首的一名警長，他走到學生羣中那個領導者的面前，一本正經的說了許多話，好像是勸阻他們趁火車到南京去的意思。這個領導的學生，生得高高的個子兒，結結實實的身體；穿着白帆布的西裝短袴，大翻領的襯衫。棕色的皮膚，滿面顯出英雄的氣概。他聽了警長勸阻的話，正欲有所回答的時候，但那羣學生們却齊聲的先叫起來道：

「蔡志堅！你不要理他，我們非到南京去晉謁主席不可。」

「警長先生！你聽見嗎？就是我一個人聽從你的勸阻，不上南京去，那也沒有什麼用處啊！好在我們是爲了國家，並沒有其他的作用，請你們還是不要來干涉我們罷！」

那個領導的學生蔡志堅，含了和霽的微笑，向那警長低低的回答。那警長明知最最難弄的就是這一般學生們，但爲了上面有命令下來，自己若不負責任，在上司那兒怎麼好交代？爲了這樣緣故，他不得不顯出嚴肅的樣子，吩咐他帶來的一大隊部下，向這般學生們略使出一點武力的威脅。然而因此引起彼此的誤會，不知怎麼的只聽有人喊了一聲「打」！一時之間，那很有秩序的學生們立刻暴動起來。一大隊的警察，至多也不過四五十個罷了，但學生子却有五六百個，在一聲喊打之後，那一大隊的警察反而被學生們包圍起來。警察們其中爲了自衛起見，竟然朝天發鎗。但鎗聲一起，事情就更糟了，因此弄假成真的發生流血的慘案了。

經過這一陣混亂互相毆打之後，月台上已經變成了舞台一樣，真是打得落花流水。好在月台上除了幾張長椅子外，是只有一根一根的木柱子了；所以倒也並沒十分的損失。警長見事情弄僵，勢必擴大，爲了避免雙方不作無謂的犧牲，於是急急的命令部下立刻退出月台外來。這兒有許多的學生子，受傷的受傷，流血的流血。人心都非常憤激，尤其在這猛烈的陽光施虐之下，除了流血，還不停地流汗，在血汗交流下，大家內心的痛苦，和無限的憤怒，更像火山一般的爆發出來了。衆人正在怒氣沖沖預備決鬥的當兒，忽然車站外又來了幾輛卡車，跳下百餘名的警察大隊，在車站四周包圍起來。架起了迫擊炮，機關鎗，威脅學生們立刻離開火車站。月台上幾個火氣大愛鬧事的學生子，大家都有預備衝出車站去抵抗的意思。這時蔡志堅倒在那張打壞了椅子的旁邊，他臉上流着血汗，顯然是受了傷。當下聽了衆人的

意思，遂大聲地叫道：

「諸位同學！你們不能打出去！你們不能打出去！你們不能憑一時之勇，而作無謂的犧牲！我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還有更重大的使命，我們保留着這寶貴的血汗，流到更有價值的地方去吧！」

蔡志堅這一番有理智有見識的強有力的吶喊，把大眾們的怒火又慢慢地平熄下來。但大家議論紛紛，有的主張，還預備跳上火車到南京去。不管火車開不開？我們坐上去再作道理。火車一天不開，我們就坐一天，火車十天不開，我們就坐十天；這辦法也是一個苦肉計，有一半粗魯的人都齊喊贊成。但也有一半思想周密胆子較小，或身體軟弱的同學們，他們認為這似乎太犯不着；所以大家人聲嘈雜，莫衷一是，委決不下。就在這當兒，各學校的校長先生也都到來了，他們勸導學生們不要生事，應該好好兒的讀書要緊。其中海風大學的校長呂增輝，向學生們演說的幾句話，最爲動人；他已經是個近七十歲的年紀，滿頭髮髮雪白。用了顫抖的聲音，說道：

「諸位同學！你們大家靜一靜，聽我來向你們說幾句話。中國自從推翻滿清政府到現在，頻年的戰爭，可說是沒有間斷過。直到北伐成功，方才產生了我們真正的中華民國。然而那時候的國家，好比一個病到九死一生中轉出來的病人一樣。他過去的病中，已消耗了無數的精神，實在是大大的傷了元氣；要恢復他的健康，自然得好好兒的調養。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學那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不可。但可惡的

日本人，他趁我國才在學步走路的時候，不斷地欺侮我們，侵略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終於鬧成了今日的華北事件。大凡是稍具智識有血性的同胞們，對於日本人屢次的侵略我國，可說是沒有一個不怒髮衝冠，磨拳擦掌的要與他們拚命決戰的。所以你們要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出兵打仗，這舉動完全是對的，我是一百廿四分の同情你們。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政府的頭腦，政府的思想，是決不會比你們遲鈍，軟弱的，他們對於日本的野心侵略，又何嘗不想予以打者子打擊，來替民族爭光，來給我們中華民國吐一口氣呢！所以一再的忍耐，求和，要國際聯盟會來說一句公話，也無非是爲了國內沒有充實的軍力。與其是以卵擊石，荼毒生靈，毀滅建築，那何不委曲求全，努力準備好呢？所以政府有政府的意思，你們年輕的孩子們能懂得了多少呢？比方那麼說，政府出兵和日本交戰，因爲沒有實力，節節敗退，到那時候到處淪陷，我問你們將如何的收拾？要知道你們在求學時代，唯一的責任，就是求學業上的深造，將來可以成功一位專門的技術人材，那時候你們替國家出力，責任是何等的重大啊！我所說的，都是實在的情形，你們千萬不要多生是非，還是安安靜靜的回家去，也許你們的家長也正在焦急地記掛着哩！

呂增輝這一番話說得非常的透徹有理，這一般學生們也就無話可答。於是大家接受了他

的勸告，排齊了隊伍，由各校校長領導着走出了火車站。其餘受傷的學生們，一共十五個

同時由救護車把他們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了。這一場風波，才算沒有擴大的平靜下來。

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太陽已消失了它日中的淫威，非常吃力地通紅了臉兒，向屋角落旁慢慢地幻滅了。暮靄開始降臨了整個的大地，四周是籠上了一層輕羅紗那麼的薄縵。這是廣德醫院那個頭等五號的房間裏，室內佈置着兩張病床，這時床上都有受傷的學生躺臥着；一個就是蔡志堅，另有一個，比志堅更年輕一些。雖然他的額角上和蔡志堅同等地包紮着藥水棉花和紗布，不過單從他留着的頰上那皮膚看來，確實比志堅白皙得多。從可知他的體格沒有像志堅那麼的強壯，他的性情至少也要比志堅軟弱得多；他此刻倚靠在床欄旁，兩眼望着窗旁被風吹飄起來的白紗窗帘，默默地若有所思的樣子。室內是靜悄悄的，尤其在黃昏的空氣中，更覺得清幽沈寂，只有窗外院子裏那兩棵高大的梧桐樹，茂盛的枝葉兒，受了晚風的吹蕩，而發出婆婆的聲響。這音韻可以說有些音樂的成分，但也可以說包含了淒涼的意味，這也無非是各人心境領略的感覺上不同而已。蔡志堅似乎發覺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這就回頭望了他一眼。包含了歉意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諸葛雄！你這次的受傷，完全是我累害你的，所以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蔡志堅！你這是什麼話？我們無非爲了一點子愛國的心，才受到這種痛苦，怎麼能說你累害我的？那麼你又是誰累害的呢？」

諸葛雄連連搖頭，回身也望了他一眼，表示不以爲然的樣子，向他認真地否認。蔡志堅微微的一笑，說道：

「因爲這次發起到南京去請願，原是我拉你加入的。假使我不拉你，憑你的個性，我

知道你決不會自動的加入。假使你不加入，你當然不會遭到這個不幸，所以說起來還不是我害了你嗎？至於我自己，我喜歡加入，我發起去向政府請願。就是這次被警察老爺開鎗打死了，我也不叫冤枉，而且我更怨不了別人呀！」

「那麼我既然加入了，當然也算我自願的囉！難道我能怨得了別人的嗎？不過，那些警察居然開鎗傷人，這真是一件豈有此理的事。」

諸葛雄說到後面，大有憤憤的神氣。蔡志堅聽了，也咬牙切齒的罵了一聲他媽的！把右手捏了拳頭，在左掌上恨恨的一擊，但以下的話却没有說下去。過了一回，方才憤激的說道：

「呂老頭子的話，也不完全是對的；無論什麼事，忍耐固然要緊，但也得看事情的大小而論的。這樣重要的國家大事，如何還能忍耐得了？比方說，日本兵已經打到了南京，你還能說，忍耐嗎？你還能說，對不起！你慢慢的打過來，讓我們再準備幾年，等充實了軍力再打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照我的意思，就是寧可玉碎，不願瓦全。因為做人就是這末一口氣，眼瞧着敵人一步一步的侵略過來，而沒有氣憤的話，這還不是變成一個活死人了嗎？那我可受不了。」

蔡志堅怒沖的說完了這幾句話，他心頭的氣憤幾乎又要直冒到頭頂上來了。諸葛雄沈吟了一下，方才徐徐的說道：

「這是各人的性情見解不同的地方，像你所謂是激烈派，像他們完全是緩和派。這兩

派各有各的好處，但也各有各的害處。……」

「我以為無論一件什麼事情，往往被一緩和而起了變化。比方說，日本兵打進了城市，要我們青年為他工作，那時候你就萬萬也不能緩和，你若緩和地作個過慮的餘地，那麼罪惡就會套在你的頭上了。」

蔡志堅不等他說完，就急急地解釋了緩和的害處。諸葛雄聽了，點了點頭，一面伸手摸着自已的臉頰，一面說道：

「你的話固然很對，不過事情也有分別的。就拿戰爭而言，在這科學時代，打仗決不是靠着人多而能取勝的。第一要緊是飛機，兵艦，坦克車，大炮等最新的武器，你若沒有這些的設備，那你就決沒有勝利的日子。」

「忍辱偷生，這是最痛苦的事。假使苟安着活，我倒情願痛痛快快的死。諸葛雄！那麼照你所說，你也贊成緩和的了？」

「也並非一定贊成緩和，我以為終要量自己的能力。否則，誠是無謂的犧牲，我覺得殘忍。」

諸葛雄低低的說，他伸手摸着自己的額角上的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蔡志堅兩眼怔怔地望着他臉兒，心中似乎有些不快樂。遂說道：

「諸葛雄！你說這些話，我真為你的前途擔憂。……」

「什麼？我可不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哼！那又有什麼不懂的呢？我認爲你這搖蕩不定的意志，將來一定會變，變得我們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

蔡志堅冷笑了一聲，憂憤地回答。他說到後面，又表示無限感觸的樣子，滿面顯出淒涼的神情。諸葛雄聽他話中有因，一時也氣得通紅了兩頰。恨恨的說道：

「你這話簡直是在放屁！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是愛國的嗎？你說我會變，你說我會走上另一條道路，我覺得你太侮辱我了！」

諸葛雄說完了這兩句話，他氣得眼淚都忍不住奪眶流了下來。蔡志堅被他罵了，倒反而滿面含了笑容。低低的說道：

「對不起！我錯了！請你原諒我罷！」

「沒有什麼可原諒的，從今以後，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看誰對得起國家？看誰負了國家？」

「我的小諸葛！你別鬧孩子氣罷！我們的友誼，非比平常。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那一刻那一時分離過？我們雖不是同胞手足，但我們實在情逾骨肉，何苦爲了幾句話而鬧了意見呢？我來向你賠個罪，小諸葛！咱們和好了罷！」

蔡志堅見他認真生氣的樣子，倒由不得急了起來。遂賠了笑臉，一面向他行了個舉手禮，一面又俯過身子，伸手過去，溫和地說。諸葛雄聽了，那股子氣憤才慢慢地平了下來。忍不住也笑了，把手伸過來，兩人緊緊地握住了。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聽一陣革履聲，

由病房外步入兩個怪年輕貌美的女郎來。她們手裏拿了一束鮮花，似乎見了房中這兩個手握手的情形，感到奇怪而且有趣，這就嘆了一聲，抿嘴嗤嗤地笑起來了。一個較大年齡的姑娘，連奔帶跳的先走到床邊，恭恭敬敬的把一束鮮花獻上，還向兩人一鞠躬。笑盈盈的說道：

「志堅！小諸葛！你們真勇敢，雖然你們是受了傷，但你們的精神，是令人感到無限的敬佩。我們特地來向你們獻花致敬，祈祝你們早日恢復健康；不要心灰，不要氣餒的，繼續奮鬥來做一個民族的急進先鋒。」

「哈哈！我們史小姐真是好伶俐的口才！聽了史小姐這幾句話，不要說我們是略受了一些微傷，就是打破了我們腦袋，我們也不覺得一些兒痛苦的了。」

諸葛雄先得意地笑了起來，很高興的說出了這兩句話。蔡志堅更加滿面春風的樣子，望着床邊那個心愛的女朋友。低低的說道：

「忠花！謝謝你們來慰問我們，但不知道你們如何曉得我們受傷在這兒呢？」

「你們車站上發生的事情，夜報上早有登載了，我們見了報紙上受傷的名單，才知道的。當時我急得了不得，直到醫院裏一問，方知是受了一些兒微傷，謝天謝地，我心中這才落下了一塊大石哩！」

見忠花絮絮的回答，她臉部上的表情，是隨了她說話的語氣在轉變；一回憂愁地蹙了眉尖，一回安慰地含了淺笑，這意態是分外的嫵媚可愛。諸葛雄因為和忠花也很熟悉，所以當

下笑嘻嘻的打趣着說道：

「志堅！你聽，史小姐是多麼的關心你。你以後要如待她不好，那你真是沒有良心。」

「啐！你怎麼知道我是關心他？其實我却是關心着你呀！」

「史小姐！你說這些話，不怕志堅打碎了醋罐子嗎？」

諸葛雄說着，便笑了起來。史忠花緋紅了嬌靨，却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忠花身後那個姑娘，也由不得嫣然地笑了；被她這麼一笑，這才把史忠花提醒過來。忍不住啊呀了一聲，連叫了兩聲該死。一面回身去拉了那女郎的手，一面笑道：

「瞧我這人真是太糊塗了，只管自己跟你們說話，把難得請來的我那位小妹妹忘記給你們介紹了。說起來真是小諸葛最不好，見了我的面，若是沒大沒小沒有規矩的跟我開玩笑，所以我竟忘記了，小妹妹不要生氣罷！」

「自己一見到志堅，便沒了魂似的，只顧笑呀說呀的親熱着。此刻倒反而來埋怨我的頭上，這叫我也太受一點委屈了。」

史忠花見小諸葛一味的取笑自己，遂不理睬他。一本正經管自介紹說道：

「這位郎露茜小姐，是我們醫院裏的同事，在我們同事之中，她的年齡最小，所以我們便叫她小妹妹了。小妹妹！這倆個人我們在報上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名字，所以我也不能再介紹的了。」

「哦！郎小姐！」

諸葛雄和蔡志堅不約而同的欠了欠身子，向她很正經的招呼着；郎露茜向兩人彎了彎腰肢，也含笑的叫了一聲諸葛先生和蔡先生。諸葛雄聽了郎露茜三個字，覺得她的名字相當的好聽，而且也非常的漂亮，於是兩眼偷偷地向她窺望過去，果然，她的容貌和她名字一樣的好漂亮。一個年輕的男子，見了美麗的女郎，心頭自會志忘的震盪起來。因此有些神往左右的，向她目不轉睛地細細打量，只見她生得修短合度的身材兒，腰肢很窈窕，具有曲線的美妙。胸部很挺，並不過分的高聳，但却很結實的樣子，十足表現出是個情竇初開的處子，她的頭髮烏而有亮光，並沒燙成什麼飛機型，波浪式，只拖得很長，披散在背後，覆着下面那個鵝蛋的臉兒，雪白粉嫩，兩頰雖不塗脂，却透現着兩圓圈天然青春的紅暈。細長的翠眉，彎彎地真是說不出的清秀。活活的眸珠，亮晶晶的好像兩顆寶石，也真有說不出的引人的媚力。鼻子，櫻唇，玉齒，沒有一處不叫人感到可愛的地方。諸葛雄心中暗想，她有些像珍妮麥唐納，但麥唐納已經有貴婦的風韻，不及她的幽靜。她有些像宋雅海尼，但海尼沒有像她溫文可愛。於是他又想到她像狄娜寶萍，像桃樂珊拉瑪，覺得總也不及郎露茜的幽美淑嫻，實在可說是個十全十美的可人兒了。諸葛雄這樣失魂落魄的向郎小姐呆瞧着，露茜似乎也有些發覺了，所以她覺得有些難為情，粉臉更紅暈得像宋三月裏的桃花，別轉身子，把明眸望到窗外去了。接着，蔡志堅和史忠花也都發覺了，兩人互相擠擠眼睛。史忠花向諸葛雄呖了一聲，走上去把手指去劃他的臉。笑道：

「你說我沒了魂似的，瞧你現在這個模樣，莫非你也沒了魂嗎？」

「啊呀！史小姐！你這話是打那兒說起的？我有什麼沒了魂呢？」

諸葛雄方才從沈思中恢復過原有的知覺來，因為自己對郎小姐發呆的祕密，被旁人發覺了，心裏自然也十分的難為情。只好含笑叫了一聲「啊呀！」故作莫名其妙的神氣，急急的辯白。但史忠花偏是個直爽的人，她就老實不客氣的說道：

「你在我老大姊的面前還抵賴什麼呢？你見了我的小妹妹，兩只眼睛好像發現了寶貝似的愣住了。人家小妹妹被你看得多難為情的，無怪小妹妹把臉兒別轉去不讓你再看下去了！」

「史大姊！你瘋了？幹麼取笑到我的頭上來？那我就懊悔跟着你一塊兒來了。喂！我要回去。」

郎露茜本來還勉強的站住着，如今被忠花這樣明顯的一說穿，那就越加不好意思起來。拉了忠花的手兒，秋波逗給她一個白眼，却像孩子般的撒嬌起來。諸葛雄當然很受窘，兩頰熱辣辣的，低了頭兒，默不作答。蔡志堅笑道：

「忠花！你這話原不應該說，你的小妹妹固然要怕難為情，就是我們這個小弟弟，他也在怕難為情哩！瞧他，連頭也抬不起來了。」

志堅一面說，一面和史忠花忍不住都已笑出聲音來了。忠花連忙把露茜拉住了，很有趣地神情，笑嘻嘻的說道：

「其實在這個二十世紀的新時代，你們兩人還學着才子佳人那麼羞答答的樣子，這未免是太以落伍了。我說小諸葛和小妹妹大家都不要怕難爲情，據我所知道，小妹妹是沒有一個男朋友的，所以，我想把她介紹給小諸葛，但小諸葛外面是不是有女朋友？那我倒不能保險。……」

「你不保險，我來保險，小諸葛見了女人就會臉紅的，他那兒來什麼女朋友呢？我說小諸葛應該有這樣一位美麗的女朋友，同時郎小姐呢？也應該有小諸葛那麼一個男朋友。你不要以爲小諸葛此刻頭上包紮得像一個怪人似的，其實明兒紗布一透開，他真是和我一個樣子，赫赫有名的小白臉呢！」

蔡志堅這一番話，說得房內四個人都笑彎了腰。尤其是史忠荏，更加笑得花枝亂抖，媚眼兒斜了他一下。問道：

「小諸葛是個小白臉，我也承認，你也是個小白臉，這未免叫人笑痛了肚子。」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性急什麼呢？雖然同樣的是個小白臉，但也有分別的。」

「有什麼分別呢？」

「我後面有註解，因爲我是個印度小白臉。」

因爲蔡志堅認乎其真的回答，所以大家格外的感到興趣，這就再度的笑起來了。笑過了一回，志堅又說道：

「一個人睡醫院那是最最苦悶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找些笑話來給大家笑笑。但是也

得感謝兩位小姐熱誠地來探望，否則，我雖然要說笑話也無從說起呀！不過我也得向郎小姐道歉，因為我們還是初見，終覺得有些過分的放肆罷！」

蔡先生！請你不要客氣，我以爲年輕人應該有說有笑，要不然，就沒有春夏之氣哩！」

「對了，你們不要以爲小妹妹是個慣會害羞的人，她平日在我們同事之中，也是一個有名會說笑話的健將。明兒熟悉之後，只怕你們都不是她的對手呢！」

史忠花見郎露茜進了病房之後，還只有第一次跟他們兩人開口說話。這就笑了一笑，趁此竭力的捧她。郎露茜白了她一眼，嫵媚地笑道：

「豈敢，豈敢，承蒙給我高戴炭箕子，不勝感激之至！」

「郎小姐這幾句話而且還有幽默的作風哩！」

諸葛雄方才也插嘴笑嘻嘻的稱讚着說，而且兩眼還呆呆地在露茜粉頰上打滾。露茜赧赧然報之以微笑，却沒有作答。史忠花點頭笑道：

「可不是？那也顯見得我言之不虛了，聽諸葛先生也這樣說哩！」

露茜不好意思回答什麼，始終只是微笑而已。這時天色越弄越黑暗下來，病房裏已亮了一盞淡藍的電燈。露茜方才拉了拉忠花的手兒，低低的說道：

「史大姊！時候不早，我們可以走了。」

「兩位今天醫院裏服務的時間是夜班嗎？」

蔡志堅聽她要走，遂連忙低低的問她們。史忠花搖搖頭，說道：

「不是，我們剛才從醫院裏落班出來的。」

「既然已經是落班了，那麼就請兩位在這兒多談一回，吃了晚飯走，好嗎？」

史忠花對於蔡志堅這個要求，她當然是樂而接受的。這就望了露茜一眼，表示徵求她的同意。郎露茜心中暗想，我到底比不了忠花，陌陌生生的就在這兒吃夜飯，那到底很不好意思。這就託故說道：

「你要在這兒吃飯，你就留着。我因為家裏還有些事情，不能奉陪了，很對不起！」

「郎小姐若真有事情，那我們也不敢強留。假使沒有什麼要緊的，我想回頭和忠花一塊兒走吧！你是忠花的好朋友，忠花是我的好朋友，大家一次認識了之後，往後便都是好朋友，所以最好不要鬧客氣。」

「小妹妹！你聽見嗎？我們還是等回兒一同走罷！」

史忠花聽志堅這樣說，遂含笑又向露茜慫恿。露茜附了忠花的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忠花笑出聲音來，拍拍她的肩膊。說道：

「你放心，回頭我陪送你回家去，要如你媽罵你，有我會給你聲明的，那你終可以安心在這兒晚飯了。」

郎露茜聽她直截的說出來，因為在志堅和諸葛雄的面前，那當然很不好意思，所以粉臉兒像桃花那麼紅暈起來。扭扭了一下腰肢兒，唔了一聲，似乎曠怪她不該明白的說出來。蔡

志堅笑道：

「郎小姐的家庭很專制嗎？」

「那倒也並不，因為我平日從醫院裏出來，必定按時回家。今天遲回去，我怕爸媽心中要放不下呢！」

「你爸媽很疼愛你吧！」

蔡志堅又含笑地問，郎露茜笑着却没有回答。忠花見志堅大有淒涼之神色，遂溫和地說道：

「你聽人家有父母疼愛，大概你很眼熱吧？不過我却和你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可說是孤零零的一個孤獨者。」

「那麼你們可說是同病相憐的一對可憐蟲了，不過孤獨者和孤獨者配合成一對，這生活倒又不孤獨了。」

諸葛雄好久不說話了，此刻却又開口取笑他們回答。史忠花忍不住也紅了臉，向他啐了一口，於是大家又笑起來了。這時的諸葛雄，幾次三番想跟露茜直接的談話，使彼此在陌生之中可以增加一些感情。不過一時裏頗覺無從說起，所以明眸只管脈脈地向她瞟望，有時四目相接，大家都很難為情的低下頭去，因此越想親熱反而越顯得淡漠了。一回看護送上飯菜，志堅請看護添了兩客客飯，四個人圍坐一桌，也就開始吃飯了。在吃飯的時候，諸葛雄方才有了說話的機會，遂挾了一筷子魚，送到露茜的碗內。說道：

「郎小姐別光吃白飯，小菜也吃一點，不要做客呀！」

「我既然在這兒吃飯，那裏還會客氣呢？」

郎露茜一面稱謝，一面回答，秋波水盈盈的瞟了他一眼，臉上浮了媚笑，她芳心裏是充滿了甜蜜的滋味。諸葛雄似乎也得到了一種深深的安慰，臉上頗有得意的神氣。史忠花瞧了，忍不住故意笑問道：

「相敬如賓，這四個字是什麼古典兒？」

「這是形容夫婦之間之和睦，你敬我愛，好像賓客一樣，這種夫婦在現代社會是很難得找到的。」

蔡志堅早已明白忠花問這一句話的用意何在？於是笑了一笑，遂滔滔地一本正經的回答。諸葛雄和郎露茜都是一個聰明人，他們當然曉得志堅忠花兩人的問答，是完全取笑他們的意思。一時兩人的臉上，熱辣辣地發燒起來，諸葛雄見露茜垂了粉臉，只管吃飯。於是也俏皮地說道：

「你們兩人一吹一唱，倒是相得益彰。」

郎露茜聽了，這才抬頭望着他們也笑起來。四個人都暗暗的好笑着，這就沒有再說什麼話，大家匆匆的飯畢，方由院役來收拾了去。大家飯後彼此談話，又隨便了許多，顯然還是因為比較熟悉了一點的緣故。直到九點鐘敲過，露茜方才催忠花一同回家去了。

晚上的氣候，比白天裏要涼快得多。夜風陣陣的吹，只覺遍體涼爽。露茜和忠花出了廣

德醫院的大門，遂低低的說道：

「史大姊！我瞧你也還是早一些回去吧！別送我回家了，你我都沒有洗過浴。全身怪膾膾哩！」

「沒有關係，此刻吹了幾陣風，倒不覺什麼熱燥了。這裏人行道很幽靜，我們譬如納涼，就踱一回步好不好？」

忠花很有興趣的回答，露茜不忍拂她意思，遂點頭說好，兩人徐步而行。這裏四周是很靜寂，只有夜風吹着樹葉兒發出洒洒的聲響。忠花見露茜垂了粉臉，兩眼看着自己的脚尖，第二步向前移動，默默地好像在想什麼心事的樣子。於是低低的說道：

「小妹妹！你終算不虛此一行吧！」

「史大姊！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露茜抬頭望了她一眼，怔怔地問她，表示莫名其妙的樣子。忠花拉過她的纖手，神祕地一笑。說道：

「怎麼？我給你介紹了一個小諸葛，你難道不喜歡嗎？」

「大姊！你不要自說自話罷！人家是個大學生，外面女朋友要多少，我可够不上這個資格，還是安靜些兒的好。」

露茜此對於諸葛雄，在她腦海裏雖然也留了一個好感的印象。不過女孩兒家是慣會假惺惺作態的，口裏却偏偏毫不介意的回答，忠花連忙說道：

「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的，比方說像志堅，他也不是一個大學生嗎？但外面女朋友也很少，其實可說一個也沒有的。」

「這和你蔡先生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爲什麼？」

「蔡先生不是已經有了你了嗎？他在外面要如再交女朋友，你當然要跟他打碎醋罐子了。……」

夜風吹着露茜的頭髮，一絲一絲的飄飛到她的額角旁來。她伸手一面理着雲鬢，一面從月光之下繞過媚意的俏眼，向她盈盈的一瞟，笑嘻嘻的回答。史忠花籠上了一層桃花的色彩，却老實地說道：

「那麼小諸葛有了你這個女朋友之後，他自然也再不會到外面去濫交女朋友的了。否則，你也可以跟他鬧醋勁兒呀！」

「這情形又不同了。」

「怎麼不同呢？」

「大姊！你這樣聰明的人，如何糊塗起來呢？蔡先生和你的友誼當然不是一朝一日而成功的，至少你們是遠在幾年前就認識的。那麼憑了幾年的往來，彼此自然生出感情來了。但拿我們來說吧！根本是萍水相逢，還只有第一次見面，我固然不知道他的性情，他也不曉得我的脾氣；說不定他已經有了女朋友呢？那麼我又何苦加入這

個三角戀愛的圈子裏去自尋煩惱？再說我不過是一個產科醫院裏的女看護而已，有什麼學識能配得上跟大學生交朋友呢？所以我絕對不敢作非分的妄想。」

史忠花聽她滔滔不絕的說出了這一番話，却連連的搖頭，表示大不為然的樣子。說道：

「小妹妹！你不要自視太低，大學生是人，我們也是人，為什麼我們配不上他做朋友呢？你說這話，我覺得不中聽。不過你所考慮的，他是否已經有了女朋友？這倒是一個問題。因為三角戀愛這是最糟糕的事情，可以避免，當然是避免的好。但這也無非是我們的猜想而已，志堅和他很要好，我過兩天不妨細細的問問他，小諸葛到底是否還是一個沒有對象的人呢？志堅一定會坦白的告訴我。」

「我認爲可以不必煞費苦心的用這些腦筋，因為我們正需要學習產科，假使一有了男朋友的話，至少要分去了一半學習的心。」

郎露茜是個好勝的姑娘，她絕對的表示這一個問題，並不放在她的心上。史忠花笑了一笑，拍拍她的肩胛。說道：

「話雖不錯，但你的年紀也不算小了。……」

「怎麼不算小？你不是還叫我小妹妹的嗎？」

「從十四五歲叫你到現在，如今你二十歲了，但小妹妹就成了你的名字，將來你到七老八十歲的時候，我若還在世界上活着的話，那我一定仍舊叫你小妹妹。」

「小妹妹變成老妖精了！」

郎露茜嘆味的一聲，兩人都笑起來了。史忠花接着又說道：

「所以你這個小妹妹，實在也不算小了，趁如今正年輕的時候，找一個對象，比較容易一點。就是我老大姊的心中，也可以放下一頭心事的了。」

「這個年頭兒，外侮日亟，瞧日本人得寸進尺的侵略我們國家，民族存亡未卜，如何還談得上兒女之私呢？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史忠花見她憂容滿面的竟發起牢騷來，忍不住倒又感覺好笑。遂說道：

「然而男婚女嫁，努力生產，也未始不是強國之本。況且你爸爸年紀也老了，下面弟妹又多，你的負擔可也不輕呢！」

「大姊！我們別談這些吧！唉！一個人做到那裏是那裏，假使要有這麼多的顧慮，我就一天都活不下去。」

郎露茜被忠花勾引起無限的煩惱上來，她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話聲是包含了淒涼的成分。史忠花連忙安慰她，笑道：

「這是我不好，倒又引起你的不快來了。小妹妹！你這話不錯，一個人做到那裏是那裏，青年人應該自尋快樂，不要自尋煩惱。我們到咖啡館去聽一回音樂好嗎？」

「不！我想早一些回家了。……」

「大熱的天，回家也沒有事，這樣早睡得着嗎？」

史忠花是因爲她悶悶不樂，所以竭力要想引逗她的高興。但郎露茜看了看手錶，却搖頭

說道：

「九點半也不算早了，回家至少要十點鐘，忽忽浴，汰汰衣服，睡覺起碼要在十一點以後的了。你把吃咖啡的錢，明兒請我吃兩只陳皮梅吧！」。

「好的，好的，我一定還請你吃巧克力。小妹妹！那麼我們明兒見！」

兩人說着話都又笑起來，大家握握手，方才匆匆的分別，各自回家去了。露茜的爸爸與民，今年已經五十四歲了，他前清的時候，倒是一個秀才，舊文學是相當的好。但性情濃厚而軟弱，因此歷年下來，就沒有做什麼生意，只在幾家學校裏教書。無論什麼事，要算做教員是最苦的生活，真是吃不飽，餓不死。露茜上面本來還有一個哥哥，要如在世的話，倒也可以做郎與民的幫手了，但可惜的他是不幸早天了。現在剩下的，除了露茜之外，還有一個十五歲的妹妹露芬，一個十二歲的弟弟露清，和一個八歲的妹妹露英。六口之家，都要一個做教員的與民來維持生計，這是多麼的苦惱呢！

露茜的家是在寶山路中原里十八號的一個前廂房內，一個房間却用幾只箱子疊起來劃分了兩間。前面一間是與民夫婦和露清露英睡的，後面一間，就算是露茜跟妹妹露芬的臥房了。這時露茜回到家裏，八歲的小妹，先跳到她的面前。含笑叫道：

「大姊！大姊！你可曾帶了陳皮梅來給我吃呀？」

「啊呀！我忘了，小妹！我明天晚上回家，一定帶給你吃好嗎？」

露茜自己捨不得買，剛才她所以問忠花討陳皮梅吃，就是爲了這個緣故。露英聽了，雖

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連連叮囑，說明天晚上不要再忘記了。郎太太回過頭來，向露茜望了一眼。低低的問道：

「露茜！今天怎麼這樣晚回家？吃了夜飯沒有？」

「媽！是史大姊請我在外面吃飯的。」

「現在東西這麼貴，你也別老是叨擾人家，很不好意思的。」

郎興民坐在寫字檯旁批改學生們的考卷，聽了女兒的話，便插嘴低低的關照。露茜不敢說什麼，只應了一聲哦。郎太太已提了銅勺子進來，說道：

「此刻熱水倒有着，你快澀浴吧！」

「媽！我自己來拿好了。」

露茜慌忙走上去，接了銅勺子，她便走入箱子劃界的所謂後房間去了。她拉攏了布幔，然後脫去衣服，跳入浴盆內洗身了。露茜在澀浴的時候，聽母親在勸着爸爸說道：

「天這麼熱，你就息息罷！好在明天是星期日，你就明天再改吧！」

「白天裏更加熱，倒還是晚上風涼，沒有幾張了，不多一回，就改完了。」

「唉！要如露光在着的話，至少你也可以不用這麼辛苦了。」

露茜聽了爸媽的話，心頭也很感傷，遂急急的洗好浴，一面穿衣服，一面把浴水去傾倒了。然後走到寫字檯旁，低低的說道：

「爸爸！我來幫着你批改好嗎？」

「也好，可是你得小心一點兒，別改錯了，叫學生們笑話。」

郎興民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在燈光之下久坐了，兩眼也有些昏花起來。遂點了點頭，向她輕聲兒關照。露茜含笑答應，遂在父親對面坐下，幫着爸爸批改考卷了。這晚露茜睡到床上已經是十二點半了，露芬是早已睡得很香甜了。室內已沒有了電燈的光，但一切傢具還隱隱約約的顯露出來。原因是今夜的月色很好，水銀像的光芒，無縫不鑽般的照射到露茜的床邊，這使露茜一時裏却再也睡不着了。

於是她腦海裏浮上了史大姊這兩句話，趁年輕的時候找一個對象比較容易一點。是的，這是所謂人老珠黃不值錢，一個男子也是如此，那何況是一個女子呢？但像我這樣的環境，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弟妹，就是有人來娶我，我又怎麼能忍心拋掉他們而只管自己遠走高飛的呢？這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的，除非對方能負擔我家庭中一半的生活，然而誰有這一分力量來維持兩個家庭的生活呢？唉！那也不過是夢想罷了。露茜胡思亂想的想了一回，終覺得很失意，輕輕的嘆了一聲，也就閉眼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露茜匆匆起身，漱洗完畢，便到普濟產科醫院去服務了。普濟和廣德相差不遠，露茜在經過廣德醫院門口的時候，她有些情不自禁的，會跨步入內去探望諸葛雄和蔡志堅。當她步入病房的時候，只見諸葛雄的床邊，除了一對中年夫婦之外，尚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坐在他的床邊。這情形看在露茜的眼裏，是很受一些兒刺激的，心頭一陣子難過，她不禁怔怔地愣住了。

火球似的太陽，從地平線上慢慢地昇起來了，夏天的陽光，沒有像冬天那麼的受人歡迎。而且還使人感到十分的憎厭，最好太陽永遠淪落在西山沒有爬起來的時候，這是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希望着想。

這裏一間很寬敞的臥房，房內陳設的全都是克羅米梗子的傢具，在夏天裏很適宜，至少使人有種陰涼的感覺。這時床上躺着一個中年的男子，還呼嚕呼嚕的睡得很熟。旁邊有個中年婦人，披着一件晨衣，靠在床欄上，皺了眉頭，連連吸着烟捲。好像很煩悶的，在想心事的樣子。不多一回，房外悄悄地走入一個老媽子來，似乎來收拾臥房的神氣。那中年婦人就低低的問道：

「張媽！昨天晚上，少爺幾點鐘回家的？」

「太太！我也正要來告訴你，昨天晚上，少爺並沒有回家來呀！」

「啊！少爺沒有回家嗎？這……孩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真……是太糊塗了，噯噯！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呀！」

張媽告訴的話，使那位太太感到格外的吃驚。忍不住啊呀了一聲。起來，一面伸手把旁邊睡熟着的那男子連連的推動。那男子在睡夢中驚醒，還有些糊裏糊塗的樣子，唔了一聲。喃喃地說道：

「不要吵，不要吵，今天是星期日，給我多躺一回兒吧！」

「別在做夢了，誰和你吵呀？你的兒子沒有了，你……還安安穩穩的睡得着嗎？快起來，想想辦法才好啊。」

「什麼？阿雄沒有了？他……到那裏去了？」

諸位大概已經明白，這一對中年夫婦，便是諸葛雄的父母了。當時諸葛龍聽了太太的話，方才也有些着慌，連忙從床上坐起身子，急急的問。諸葛太太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恨恨的說道：

「你這話不是問得奇怪嗎？我假使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還會這樣的着急嗎？」

「其實你着急也沒有用，好在阿雄這孩子也不是三歲兩歲了，難道還怕什麼人把他拐走了不成？我想他和了三朋四友，一定在什麼地方遊玩，忘記了時間，所以在外面宿夜了。唉！這個年頭兒，讀書反把孩子讀壞了。」

諸葛龍在想了一回之後，方才向太太這麼的安慰。並且感慨地的神情，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諸葛太太暗暗想道，阿雄是個二十一歲的年紀了，況且他平日的胆子也很小，大概不至於會闖禍吧！不過想到諸葛龍昨晚也很遲的回家，而且還喝得醉醺醺的，所以欲借題發揮幾句。冷笑着說道：

「這都是你做爺老頭子的家教好，瞧你自己吧！一天到晚，也不是花天酒地的只知道在外面胡調嗎？所以兒子就學你的好樣了。」

「太太！我可比不了孩子呀！比方我在外面應酬，那是出於不得已的辦法。老實說，我們吃這一項公事飯的，局長喜歡喝酒，你能不陪他喝嗎？局長愛玩跳舞，你能不陪他一同玩嗎？爲來爲去，也無非是爲了飯碗問題，所以對於這一點，你做太太的應該要原諒我的苦衷。」

諸葛龍聽她爲了兒子的事，倒又罵到自己的頭上來，一時賠了笑臉，只好向她低低的解釋。同時不敢再躺在床上，就匆匆起身，叫張媽倒面水洗臉了。但諸葛太太還是嘮嘮叨叨的說道：

「你這話簡直是放屁，你們做公務員的，原是吃國家的飯，只要盡心給國家做事情，局長又有什麼大不了呢！他終不能因你不陪他喝酒跳舞而停你的生意啊！並不是我坍自己的臺，國家有你們這一般寶貨，所以才會弄到外頭人一步一步欺侮進來呢！」

「張媽！你把牛奶去燒來。」

諸葛龍對於太太的嘮叨，只裝一個沒有聽見，管自的漱洗完畢，向張媽低低的吩咐着說。張媽答應着，便走出房外去。這裏諸葛龍穿上紡綢短衫袴，坐在沙發上，取了烟捲，悶悶地吸烟了。諸葛太太見他大有不樂意的樣子，心中也很不自在；她此刻把兒子沒有回家的事倒忘記了，一心的在對付自己的問題了。於是繼續的問道：

「你昨天晚上在那一個舞廳跳舞？」

「沒有在舞廳裏跳舞，是在咖啡館內和局長聽一回音樂。」

諸葛龍雖然不情願再和太太談這些事情，但事實上却又不能不回答她，因為他怕太太要發更大的脾氣。諸葛太太把捲烟的灰用手指彈了一下，很俏皮地冷笑一聲。說道：

「聽音樂？別說好聽話，你們這般色鬼，旁邊要沒有女人陪着的話，你們如何能坐得長久？從實的說吧！你們身旁有幾個野女人陪坐着？」

「就……是……局長有一個女朋友，我……我們都是一個人的。」

諸葛龍想不到太太像鬼靈精似的，一猜便猜到自己的心眼兒上去，一時紅了兩頰，有些吱吱唔唔的，才說出了這一句話。諸葛太太是個好腳色，憑他那種慌張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他在外面的行動是相當的荒唐。於是聲色俱厲的問道：

「你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你果然這樣安份守己嗎？」

「當然真的，老實說，我已經是個五十相近的「亞爾曼」了，我怎麼還有心思去交女朋友呢？所以太太千萬不必多心的。」

諸葛龍噴去了一口烟，竭力鎮靜了態度，含了笑容，低低的回答。諸葛太太恨恨的逗給他一個白眼，怨憤地說道：

「我瞧你這人越老越騷了，簡直在老變死了！時常的深夜回家，這終究不是一個道理，事實上你是在外面胡調，怎麼倒反而說我多心呢？我警告你，明天若給我打聽出來你外面有野女人的話，那你就當心着命根兒是了。」

「好，好，你只要拿着我的憑據，我情願受罰的。」

諸葛龍雖然心跳得厲害，但他表面上還是態度強硬地回答。諸葛太太這就弄得無話可說，只死勁地白了他一眼，把捲烟屁股在痰盂內一丟，也披衣起身了。這時張媽把牛奶拿上，一面又給太太倒洗臉水，然後到床邊整理線毯等物。諸葛太太從梳粧檯鏡子內看到諸葛龍喝牛奶那種安閒的神情，不知怎麼的心頭終有股子氣憤塞上來？遂滔滔地又說道：

「阿雄的年紀不小了，你做爺的也該留心留心，瞧那家姑娘好，快給他定一頭親事才是，也免得他在外面東逛西蕩的胡鬧。明兒碰着了一個壞女人，那不是糟了嗎？」

「你這話很不錯，我是早已看中一個姑娘預備做我家的媳婦了。」

「是誰家姑娘呢？」

諸葛太太回過身子來，很迫切的問他。諸葛龍笑了一笑，把牛奶盆子放下了，還故意賣着關子似的。問道：

「你猜一猜？」

「我那兒猜得着？哦！莫非你看中的是玉梅這個姑娘嗎？」

玉梅是諸葛太太姊姊的女兒，和諸葛雄是姨表兄妹。當時諸葛太太轉了轉眼珠，便猜出玉梅來了。諸葛龍却搖搖頭，說道：

「不是，玉梅這姑娘沒有爹娘，阿雄已經沒有兄弟姊妹，娶個妻子，若再是那麼孤零零的一個，將來生活上就未免太寂寞一些了。」

「算了罷！你就乾脆的說，玉梅沒有家產，沒有一副好嫁奩陪嫁，你所以看不上眼了，是不是？」

諸葛龍雖然是被太太猜中了，不過他還辯白着否認說道：

「不！不！你倒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爲了這個問題。老實說，以我的環境而說，我決不要女方多陪什麼嫁奩，我的宗旨，是完全揀一個人材兒爲目標。玉梅這女孩子，第一就是脾氣太古怪，如今担任了兩年小學教員，性情更加的怪僻起來；所以我不大歡喜她，你覺得怎麼樣呢？」

「我說玉梅這孩子是怪可憐兒的，她所以沈默寡言，還不是爲了這環境惡劣的緣故嗎？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我倒非常的愛惜她。」

「這當然因爲玉梅是你姊姊的女兒，所以你有這樣同情她的論調。否則，你一定也會不贊成她的。」

「照你說來，我有一些偏見嗎？」

「太太！你不用生氣，我拿大體來跟你說一說，你就知道你自己確實是有些兒私心的了。這個年頭兒做人，大家最顧全的就是面子問題，尤其是像我們在社會上稍有地位的人，更不能疏忽這面子兩個字。況且我們孩子又不多，一共只有阿雄一個兒子，假使結了一份毫無聲望的親眷，這被外界說起來，還以爲我們配不起高親，所以娶一個孤零零的姑娘，這在阿雄本身而言，也很沒有光榮的。比方說，我們娶了

一個有財有勢人家的千金小姐做媳婦，外界就會奉承着說，「啱！到底諸葛龍有手腕，配了這一門高親。你想，假使我們在聽到這兩句話的時候，我們心中又是多麼的光榮呢！太太！你仔細考慮一下，我的意思可有些道理嗎？」

諸葛太太也是一個極其愛好虛榮的女子，她聽了丈夫滔滔不絕地說出這麼一篇大道理來，仔細想想，也覺得很以為然。一時呆呆地望着他，倒是無話可答。一回方才微笑着問道：

「那麼你到底看中了誰家姑娘做媳婦呢？別賣什麼關子了，還是爽爽快快直截的告訴我吧！」

「好，好，我就老實跟你說了，我是看中我們局長的千金小姐做媳婦呢！哈哈！你說，這事情若成功了，將來阿雄的出路，還用擔心了嗎？就是我做父親的，對於前途問題，也着實可沾點光哩！」

諸葛龍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他內心是萬分的得意；右脚擱在左膝上，還微微地搖擺着，同時揚着眉毛，哈哈地笑出聲音來了。諸葛太太沈吟了一回，慢慢地走到窗口旁去吹風涼，她有陣考慮的樣子。說道：

「你不要以為攀高親是件得意的事，但將來受氣的時候，你就會懊悔起來了。」

「你說羅局長是我頂頭上司，恐怕我們配了親眷，將來會受他的氣嗎？不！不！那是決不會的。羅局長平日對我最有感情，他一些沒有上司的架子，尤其在外面交際的

時候，我們隨便得彷彿是個極知己的朋友一樣。所以我在他面前，絕對不用受一些兒拘束的。假使我們結了秦晉之好以後，那當然更加的莫逆了，如何還會受他的氣呢？太太！這不是你太多憂慮了嗎？」

「那麼羅局長的小姐，她有多大年紀了？」

諸葛太太那顆心兒被丈夫說得活動起來了，於是開口向他又低低的追問。諸葛龍已把牛奶喝完，站起身子，走到面湯檯旁，拿了一條毛巾抹抹嘴兒，回頭望了太太一眼。笑道：

「大概比我阿雄小兩年，還只有十九歲吧！」

「她叫什麼名字呢？」

「叫羅淑嫻，容貌生得很美麗，還在高中讀書哩！」

「我說最要緊的就是性情好不好？因為這種千金小姐的脾氣，很不好弄，也許比玉梅更古怪，那將來我做婆婆太太的不是還要向媳婦大人時常的賠小心了嗎？」

諸葛太太怕嬌養慣的羅小姐脾氣更難弄，所以她蹙了眉毛，有些兒憂愁的意思。諸葛龍笑嘻嘻搖頭不迭的說道：

「你放心，羅小姐我時常的瞧見她，她不但沒有一些兇惡的性情，而且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不顯出討人歡喜的神態。這樣一位好小姐，並非我過分的捧她，實在是提了燈籠到滿街去找也找不到哩！」

「果然是個十全十美的好人材嗎？」

「當然囉！我的眼睛在這世界上瞧過了多少的人兒，難道還會含糊的嗎？所以我們若娶了這個好媳婦，那不只是阿雄的福氣，而且也是我們公婆的福氣哩！」

「你也慢慢的再高興吧！羅局長不肯把女兒配給我們阿雄，這還是一個問題哩！事情沒有一個把握，先橫一個福氣，直一個福氣，我瞧你啊！真是想癡的了。」

諸葛太太披了披嘴，有些生氣的意思，向他恨恨的埋怨。諸葛龍却賊忝嘻嘻的樣子，笑着說道：

「所以我陪着羅局長在外面交際忙，其中也有一個道理的。我想在找到一個機會之後，我馬上就向羅局長提親；只要他一高興，我想他一定會答應我的。」

「太太！你早晨吃什麼？也喝牛奶嗎？」

諸葛太太正在靜默無語的時候，張媽却走上樓來低低的問。諸葛太太有些埋怨的語氣，說道：

「你這人越老越糊塗了，你在我這裏幫了這幾年來，難道還不曉得我牛奶是向來不愛喝的嗎？還匆匆上來問我，真是太叫人生氣了。」

「太太！那麼你愛吃的是什麼呢？」

「有麵燒些麵上來，否則，我情願吃稀飯。」

「麵沒有了，我拿稀飯來罷！」

張媽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悶悶不樂的走下樓去。心中可在想着，你自己這樣脾氣，那裏

還給你娶個好性情的媳婦呢！諸葛龍等張媽走後，便說道：

「那伊府麵才前星期買來的，怎麼吃得這樣快就沒有了嗎？」

「怎麼？不是我吃完了你心中肉疼嗎？」

諸葛龍見太太滿面惱怒的神情，顯然是誤會了自己的意思。這就連忙賠笑說道：

「那裏那裏？我是怕低下人也偷着吃了，所以這麼查問一聲的。」

諸葛太太方才沒有話說，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見外面匆匆走入一個姑娘來；她手裏拿了一份報紙，粉臉有些兒驚慌。一見了諸葛夫婦倆，便急急的叫道：

「姨爹！姨媽！你們瞧見報上登着這一段消息嗎？」

「玉梅！是什麼消息呀？」

諸葛太太心頭有些震動，忍不住也急急的問她。玉梅把報紙交到諸葛龍的手裏，一面很快的告訴道：

「表哥被人毆傷了，他現在睡在醫院裏呢！」

「什麼？阿雄被人打傷了，這……這……可怎麼辦呀？」

諸葛太太一聽這個消息，她急得說話的聲音已有些顫抖的成分，大有哭出來的樣子。諸葛龍此刻也不及說什麼，急急的先瞧着報上登載的消息。諸葛太太見他皺了眉尖，瞧着報紙，呆呆的出神，這就急得跳腳。說道：

「噢！噢！你怎麼看了報紙不說話呀？阿雄被什麼人毆打的？到底又是爲了什麼事

情？傷勢重不重？你也該快些告訴我呀！我心中真是急都急死了！」

「打得好，打得好，這種混賬的孩子，不給他受一些兒教訓，他怎麼知道在社會上是應該怎麼樣做人呢？」

諸葛龍口中反而會說出這幾句話來，那在諸葛太太心裏真是夢想不到的事情。她又氣又急，又怨又恨，猛可走上去，伸手把報紙搶來，交到玉梅的手裏。一面說，一面罵的說道：

「你這個老甲魚真是要死了！你自己兒子被人打傷了，你還說打得好嗎？那你分明有不良之心呀！阿雄死了，你絕了後代，你又有什麼好處呀？我此刻不及跟你說話，玉梅快說給我聽，阿雄在外面到底闖了什麼大禍呢？」

「姨媽！你不要急，我說給你聽是了。表哥與同學們在火車站和警察發生了衝突，大家動武，因此受傷了。」

玉梅用了溫和的語氣，向她低低的告訴。但是單憑玉梅這兩句話，諸葛太太是絕對不能完全明白的。於是又急急的問道：

「這真是太奇怪了，他們到火車站做什麼去呀？」

「因為日本人侵略我們的華北，所以大學生都向政府去請願，要求政府出兵與日本打仗。警察局派員阻止學生們動身到南京去，學生們不答應，大家堅持了多時，各不相讓，彼此自然難免發生衝突了。」

諸葛太太方才有一個恍然大悟，她這時心中，也有些怨恨阿雄不該多事。這就情不自

禁的說道：

「向來很懂事的阿雄，這回子怎麼竟糊塗起來了呢？日本人侵略華北，這和他又有什麼相干呢？要他們學生子瞎起勁，現在自己反而受了傷，那真是太犯不着的了。唉！那麼他如今睡在什麼醫院呀？」

「可不是？你現在自己也這麼說了吧！一個學生子，不好好兒的唸書，偏喜歡遊行呀！請願呀！大都是抱着風頭主義。你想，這種人不打，還打誰去呢？國家大事，當然有大人物會管理，這般血毛未乾的黃口孺子，也要他們亂鬧鬧的來湊一脚，那世界怎麼不要造了反呀！」

諸葛龍剛才被太太罵了一頓的委曲，此刻才算有了吐氣的機會，這就淡淡的一笑，很俏皮的回答了這兩句話。玉梅站在旁邊，聽他們兩人說的話，都覺有些格格不入耳。遂代爲表哥辯白，說道：

「姨爹！姨媽！你們也不能完全說學生子們不好，其實在他們也無非爲了一點子愛國的心。大凡一個人，終有一股子氣，眼瞧着敵人一步一步侵略進來，假使還是糊裏糊塗過着燈紅酒綠的糜爛生活，那我們中國人真的要變成冷血動物了！」

「話雖不錯，但出兵打仗，這是政府的主意，你們小孩子懂得了什麼呢？」

諸葛龍聽了玉梅的話，不免有些兒臉紅，一時很不喜悅，還是顯出老氣橫秋的樣子，教訓似的說。諸葛太太這時很急促的說道：

「你們還只顧辯論這些空話做什麼，阿雄睡在那個醫院？我馬上要去瞧瞧他。唉！可憐這孩子不知傷得怎麼樣啊？但願老天保佑，沒有什麼危險才好。」

「姨媽！表哥睡在廣德醫院裏，我陪你去罷！」

玉梅低低的回答，諸葛太太連說好的，一面急急的開了櫃門，換了一身香雲紗的旗袍，穿了一雙黑緞子繡花鞋。諸葛龍也只好站起身子，穿了天青華絲紗長衫，套上一雙白麂皮鞋，三個人急急的坐車到廣德醫院去了。

病房內的蔡志堅和諸葛雄還只有剛吃過了早餐，兩人倚靠在床欄上，大家說着笑話。正在這時，忽見爸媽和表妹李玉梅急匆匆的進來，於是也連忙招呼着爸媽。諸葛太太坐到病床旁邊，看到兒子包紮着紗布的臉額，此刻心頭只覺肉疼，那裏還敢說一句埋怨的話？拉着兒子的手，幾乎流下眼淚來。說道：

「阿雄！你傷得怎麼樣？沒有什麼生命危險吧！」

「媽！你不要難過，我只有受一些兒微傷而已，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的。」

諸葛雄見母親流淚，他心中感到無限歉意，遂含了一絲笑意，向她低低的安慰。諸葛太太聽了，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說道：

「那真是謝天謝地，幸虧沒有傷及要害，否則，豈不是急死人嗎？阿雄！你也太糊塗了，爲什麼不叫人打個電話來呢？我知道你昨夜沒有回家，先眼跳心驚的着急了不得，後來一聽到你受傷的消息，我的魂靈也幾乎唬掉了呢！」

「媽！後來你怎麼知道我受傷在醫院裏呢？」

「今天早晨，還不是玉梅拿了報紙來告訴我們的嗎？」

諸葛龍聽了，向床邊的玉梅望了一眼，似乎包含了一分兒感謝的意思。玉梅秋波脈脈含情的也回望了他一眼，在她芳心中雖有千言萬語要想跟阿雄訴說，但此刻在衆人面前，反而連一句慰問的話都說不出來了。諸葛龍這時也插嘴訓誨地說道：

「阿雄！你幹這一回事，你知道你自己可有錯了嗎？」

諸葛龍在父親面前，不欲有所辯白，所以默然不作答。但諸葛龍却又滔滔地說下去道：「在從前你好像並沒有這麼的膽子大，你本來是個安份守己的好孩子；但是到了現在，年紀越大，反而越不懂事，竟會跟着不良份子闖起禍水來了。所以我對於你的行動，表示非常的失望。」

「爸爸！……這……這也算不了闖什麼禍水，其實每個國民都應該關心國家的事，我覺得我們的行動，沒有錯，是對的！」

諸葛龍聽父親說出這些話來，這就再也忍熬不住了，他爲了正義，不得不回說了這幾句話。諸葛龍當然非常的惱怒，瞪着眼。喝道：

「什麼？你們膽敢和警務人員發生衝突，這還不能說是闖了大禍嗎？我做爸爸的教訓你，你還要倔強地不肯認錯，那你簡直是瘋了！真豈有此理！我給你讀了十多年的書，這一筆教育費，數目可不少，誰知你讀得這樣不明事理，叫人灰心不灰心？」

「爸爸！你……」

「孩子！你就讓爸爸說幾句吧！別跟他辯白了。不是爲娘的也埋怨你，以後這種閒事少管賬，空下來瞧瞧電影，玩玩公園，那是正當的娛樂。加入這種團體，又有什麼好處呢？如今挨了打，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諸葛太太見兒子還要辯答，恐怕他們父子間事態擴大，所以阻止了阿雄開口，也低低的勸告。諸葛雄聽父母都是一樣的沒有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心中覺得痛苦，望着玉梅，由不得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玉梅逗給他一個眼色，搖搖頭，努努嘴，表示不必再和他們頑固的人們多說話的意思。但諸葛龍却又一面孔爺老頭子那麼態度，說道：

「常言道，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我明白阿雄近來結交的朋友不大正路，一定都是些搗蛋鬼，所以他也慢慢地學上了流氓的舉動了。阿雄！你的年紀不小了，我做爸爸的不能永遠跟在你的身後，這是有關你將來前途的問題，所以你自己得特別的注意才好。」

「哼！那才真是笑話。」

蔡志堅對於阿雄父母一進病房就嘮嘮叨叨的埋怨着先感到大不受用，此刻聽他拖泥帶水的又說出了這些一竅不通的話來，一時把他的肚子也幾乎氣破了；因此冷笑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着。諸葛龍回頭向他望了一眼，見志堅頭上也包紮着紗布，知道他一定也是要到南京去請願的一份子。於是向阿雄問道：

「這個人是你的同學嗎？」

「是的，他是我的同學蔡志堅，……」

諸葛雄點點頭回答。諸葛龍很卑視的樣子，斜睨了他一眼。蔡志堅本來要向他招呼一聲老伯，因為他那種矜矜的神態，實在使自己看不入眼，所以別轉頭去，却故意裝做一個不理會。但諸葛龍又向兒子教訓着說道：

「我知道你在學校裏的同學，當然很不少，然而許多同學之中，難免良莠不齊，有好的，也有壞的，可是這就要看你的眼光了。假使你眼光準確的，你一定會找好的同學做朋友，那麼也決不會發生昨天這樣不幸的事情了。只可惜，你結交的同學，都是一些胡鬧而不知上進的無賴，因此我爲你的前途，真覺得十分的擔憂。」

「老先生！我覺得你這些話完全是錯的了！」

蔡志堅聽他指桑罵槐，明明是在和尙面前罵賊禿，一時心中的氣憤，真是像火山般的爆發出來；他忍耐不住的回過頭來，連一聲老伯都不情願喊的，向他辯駁了這一句話。諸葛龍當然表示惱怒，遂瞪了他一眼。喝道：

「你是什麼東西？我在教訓自己的兒子，你敢來多嘴嗎？」

「不錯，你的家教太高明，太賢達了，我是十分的敬佩。本來你教訓兒子，是用不到我來多嘴的；但是你既問明白了我是阿雄的同學，你立刻又罵出什麼胡鬧無賴的話來，那你不是明明在罵我嗎？」

諸葛龍聽他這樣說，由不得陰險地冷笑了一聲，睜大了那雙三角眼，俏皮地問道：

「哦！我倒要請問，阿雄莫非就是把你帶壞的嗎？爲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要你多什麼心？」

「爸爸！你……何必跟旁人吵鬧呢？」

蔡志堅被他這兩句話倒是問住了，因爲心頭痛恨的緣故，所以把他兩頰逼漲成血一般的通紅，額角上的汗水也直冒出來了；諸葛雄恐怕大家越吵越僵，所以蹙了眉毛，向父親低低的勸阻。不料諸葛龍把怒氣却出到阿雄的頭上去，向他大罵了一聲放屁！惡狠狠的說道：

「你這小畜生！結交了這種流氓似的朋友來欺侮我嗎？還敢阻止我不說話，你簡直是沒有王法了！我告訴你，從今天起，不！從此刻起，馬上給我跟這混賬東西絕交！」

「小諸葛！我想不到你家中有着一個這樣寶貴的爸爸！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當初我認爲你還有一些希望，還有一些感情可結交，現在我老實對你說，爲了你這個無知無識的家長，我先提出跟你絕交！」

蔡志堅爲了不甘示弱受侮辱，所以他顧不得朋友間的情感，先靈敏地向小諸葛說出這幾句話。聽到諸葛龍的耳朵裏，真是氣得發昏第十一章，暴跳如雷的戟指大罵，好像把蔡志堅要吞吃的樣子。但蔡志堅這回子倒很有涵養似的冷笑道：

「請你不要亂罵人，尊重你自己的人格罷！」

「罵你這個王八蛋怎麼樣？」

「好！我瞧在小諸葛的面上，我就當你在放屁！」

蔡志堅還是冷冷的回答。諸葛龍氣得發抖。正欲有所舉動，諸葛太太開口阻攔着說道：

「好了，好了，在醫院裏別大聲的吵鬧了，你是探望兒子的傷勢來的？還是跟人家相罵來的？」

「我本來就不願跟這般小人吵鬧，倒失了我自己的身份，但小子欺人太甚，我實在有些忍耐不住呢！」

諸葛龍被太太一阻攔，他的火氣會殺住了一大半，但嘴裏還神氣活現的咕嚕着說。志堅冷笑道：

「你的身份固然高人一等，然而你的人格，你的靈魂，恐怕早已被黃狗吃掉了！」

「放屁！你……說的什麼？你這狗小子！」

「你這情形預備打人嗎？老實告訴你，打人是刑事犯，你不怕吃官司嗎？」

蔡志堅見他狼狽地趕到自己床邊來，大有動手欲打的神氣；這就逗了他一瞥輕蔑的目光，冷冷地諷刺他說。諸葛太太恐怕闖禍，遂把諸葛龍狠命拉了回來。怨恨地說道：

「算了，算了，我瞧你還是回去吧！別在這兒淘閒氣了。」

「都是阿雄這小畜生不掙氣，倒叫我受人家野小子欺侮！明天若不跟這般野畜生斷絕往來，我也不要你這個畜生了，還是給我滾出去！我也譬如沒有養你這個孩子！」

玉梅坐在床邊，是竭力壓制着阿雄再不要開口說話，免得多生是非。此刻聽姨爹又攻擊到阿雄身上來，遂含笑說道：

「姨爹！大熱的天氣，你把火氣熄一熄吧！况且表哥的傷勢還很重呢！瞧他臉色，多難看的！」

「阿雄！阿雄！你……怎麼啦？」

諸葛太太聽了玉梅的話，慌忙挨近床邊，又肉疼十分地急急的問。阿雄故作萬分痛苦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被爸爸一吵鬧，我的傷口頓時會漲痛起來呢！醫生說過了，傷口假使漲痛，性命恐怕就會發生危險哩！」

「啊呀，真的嗎？斷命你這老甲魚太狠心了！你不是來探望兒子的傷勢，你簡直是來要兒子的命！你死了兒子，橫豎可以娶小老婆再養的，叫我到什麼地方再去找這麼一個又長大又俊秀的好兒子啊！可憐我兒子若有三長兩短的話，我非跟你這老甲魚算賬不可！」

諸葛太太邊說邊泣，說到後來，竟撞撞顛顛的哭起來了。蔡志堅想不到小諸葛竟有這麼一個畸形的怪家庭，一時又好氣又好笑；眼見諸葛龍一聲不響的呆住着，顯然是個十足道地的怕老婆，因此忍不住倒又嘻嘻的笑起來了。玉梅連忙又勸住了諸葛太太，低低的說道：

「姨媽！你別急，你別哭呀！有傷的人，最需要是清清靜靜的休養，切不可大驚小怪

的驚擾他，否則，都能增加他的傷勢。」

玉梅這兩句話是很有功效的，諸葛夫婦倆聽了之後，果然靜悄悄地連呼吸都不敢過份的了。就在這個當兒，郎露茜也輕輕地走入病房來；當她看到阿雄床邊坐着一個年輕姑娘的時候，她猛可想到昨夜自己所憂慮的一點，覺得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因此心頭大受刺激，站在病房門口，倒是怔怔地愣住了。蔡志堅發覺了露茜之後，便忙着先叫道：

「郎小姐！你早！對不起你，今天又勞駕你來探望了！」

「蔡先生早，我是順路經過的，你可不要太客氣，怎麼樣？今天好多了嗎？」

露茜被志堅一招呼之後，她的窘態就解除了，遂笑盈盈的走上來，向志堅回答。她心中暗想，我不要使諸葛先生爲難，倒還是裝個不認識的好。但諸葛雄如何肯不理睬她？遂笑着叫道：

「郎小姐！你沒有和史小姐一同來嗎？」

「唔！諸葛先生！你的傷也好了嗎？」

「好些了，謝謝你……」

玉梅見表哥對待這位姑娘的情景，好像是特別親熱的樣子，一時芳心中暗暗生疑，遂站起身子，故意欲作招呼的意思。諸葛雄似乎先理會過來了，遂把手一擺，給她們介紹道：

「這位郎露茜小姐，是普濟產科醫院的護士；這是我表妹李玉梅小姐，她在同德小學教書；你們都是服務社會的同志，大家應該認識認識。」

露茜聽了，遂含笑走上前來，和玉梅緊緊地握了一陣手，彼此說了幾句客套，玉梅因指了諸葛龍夫婦，也介紹說道：

「這是我姨爹姨媽，鄭小姐可曾瞧見過嗎？」

「沒有，還是初會；伯父伯母！」

露茜知道是阿雄的父母，遂向他們恭恭敬敬的鞠躬招呼。諸葛太太見露茜長得美麗，若和玉梅相較，似乎更勝一籌，所以心頭有些好感，遂笑嘻嘻問她長問她短的了。這時病房外面見姨媽和她很親熱的樣子，一時倒又懊悔自己不該多此一舉把他們介紹的了。這時病房外面又走入一個西服青年來，他的年紀，已在二十三四歲左右，臉兒白淨而又瘦削，鼻子高而尖，兩眼很銳利，從這外形上看來，一望而知是個很精明能幹的人。他先向志堅叫了一聲老蔡，然後笑道：

「怎麼樣？請願的報酬，很有滋味嗎？哈哈！哈哈！」

「小金！你來譏誚我？還是來慰問我？」

志堅聽他這樣說，不由緋紅了兩頰，有些生氣的表示，恨恨的問。那個小金連忙搖搖手，賠笑說道：

「不要動氣，我和你說句笑話玩玩的，正經的，你傷得沒有什麼關係罷！」

「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倒叫你關心着，真是多謝了！」

志堅在學校裏素來跟這個金廷德不大和睦，因為兩人思想各別，而行動更加相反，所以

對他並沒有什麼交情可言。今天覺得他來探望自己，至少還包含了一些幸災樂禍的成份，因此淡淡的回答着說。金廷德見他意殊冷淡，遂走到諸葛雄的床邊來，打了一個哈哈。笑道：

「小諸葛！怎麼樣？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我叫你不要加入，你偏聽了旁人的話，瞎起勁的加入了，到現在被打傷了，瞧多麼不犯着哩！好好一個小白臉，如今包紮得像個怪人似的，明兒臉上要有了傷疤，女朋友見了一個一個逃掉，那你可悔恨也來不及了！」

金廷德這幾句半認真半打趣的話，聽到諸葛龍的耳朵裏，心中倒由不得急了起來。暗想，這話可不錯呀！萬一臉上留下了傷疤，局長的小姐她如何還肯嫁給阿雄呢？於是急急的問道：

「阿雄！你這臉上到底會不會成傷疤嗎？」

「就是成了傷疤，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反正我又不是賣面孔吃飯的。」

諸葛雄却毫不介意的回答，表示不放在心上的意思。諸葛龍嘆了一聲，皺了眉毛，埋怨他說道：

「你這孩子懂得什麼呢？好好兒的面孔，若弄成了一個傷疤，這不是破相了嗎？唉！阿雄！並非我一再的埋怨你，既然有這位先生勸阻過你，你也應該省悟才好，誰知你還跟了不良份子去胡鬧，那你不是自作其孽嗎？我告訴你，一個人交朋友，也得放出一些眼光來，比方像這位先生，他是有頭腦，有思想，預先知道這種事情要鬧

禍，所以他關照你，叫你別加入，但是你偏偏遠賢人，近小人，你這孩子簡直是昏頭的了。」

「這位就是阿雄的爸爸嗎？」

金廷德聽諸葛龍這樣的捧他，心中非常的得意，揚着眉毛，望了他一眼，低低的問。諸葛龍連忙含笑說道：

「不錯，你貴姓？是阿雄同學嗎？」

「哦！老伯！我叫金廷德，大家都是同學，剛才承蒙老伯誇獎，真是慚愧得很！」

「那裏那裏，金先生將來前程遠大，我知道你一定會做很偉大的事業。阿雄！以後你千萬要跟金先生做朋友才好，因為他是一個有才幹的青年，他往後一定有許多幫助你的地方，像這種朋友你實在是少不了的呢！」

諸葛龍見他很自謙的樣子，因此益發佩服他到五體投地的模樣，還回過頭去，向阿雄像煞有介事的叮囑。阿雄眼皮眨了兩眨，却並沒有什麼表示。倒是蔡志堅聽得有些不耐煩起來，冷笑了一聲，望着阿雄說道：

「小諸葛！你聽到了沒有？你的好爸爸叫你以後多多跟這位有才幹的先生交朋友吧！他將來會幫助你做大事業，陞官發財，哼！真是了不得啦！」

「怎麼？老蔡！你譏笑我將來沒有這個能力嗎？」

金廷德聽他話中有骨子，不由很生氣的瞪了他一眼，惱怒似的問他。志堅却怪俏皮的神

氣，說道：

「誰說你沒有這個能力呀？中國未來的大總統還等着你來上臺哩！」

「要如就有這麼一天，哼！你……」

「我怎麼樣？」

「先把你鎗斃，免生後患。」

「放你媽的臭屁！你倒真想做總統？只怕在做夢！」

蔡志堅氣得血紅了兩頰，他幾乎要從床上跳起來；郎露茜連忙搖搖手，含了微笑，溫和地說道：

「蔡先生！你不要動火，同學們說句玩話，別認真呀！」

「哈哈！對啦！說句玩話，你發什麼脾氣呢？這位小姐貴姓？」

金廷德方才也陰險地笑起來，表示毫無意氣用事的回答。他一面色迷迷的樣子，兩眼向露茜的粉臉上打滾，搭訕着問。心中暗想，這位姑娘真美麗，我們學校裏的女同學一個都及不上她，就是舞廳裏最紅的舞國皇后張曼華，也沒有她的嬌豔可愛哩！郎露茜聽他向自己請教姓名，當然不能置之不理。遂低低的告訴，說我姓郎。金廷德竭力要跟她多說話，遂故作沈吟的樣子。問道：

「這郎字是怎麼寫的？」

「是兒郎的郎。」

「哦！哦！郎小姐！你這個姓倒是很少的呀！」

露茜因為他和志堅不是一路人物，所以也不願和他多說話，只點點頭，報之以微笑而已。金廷德還要想和她搭訕，但露茜看了看手錶，却向志堅說道：

「蔡先生！我走了，諸葛先生！我們再見。」

「郎小姐！謝謝你來看望我們。」

諸葛雄連忙含笑的回答。蔡志堅望了露茜一眼，也低低說道：

「郎小姐！你見了忠花，叫她不用到醫院來了，因為我們下午就要出院的。」

露茜應了一聲，又向諸葛夫婦和玉梅招呼道別，方才匆匆的走了。金廷德見露茜一走，他的神魂好像也會飄飛着跟她去了。暗自想道，這姑娘可愛，我非跟她接近接近不可；她此刻一個人出醫院去，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豈能讓它白白的錯過呢？廷德這樣想着，遂向衆人點點頭，說聲我還有事情先走一步了，他便匆匆忙忙像魂不在身似的也跟蹤走出病房外去了。

三

蔡志堅眼望着廷德失魂落魄似的匆匆地跟着露茜走出病房去了，他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憤怒，遂恨恨地罵了一聲他媽的！咬牙切齒的說道：

「這小子真是我們青年中的敗類，害羣之馬；遺臭萬年的事情，將來也只有他會做出

來。小諸葛！你看着吧！老蔡的話是決不會冤枉人的！」

「哼！人家是敗類，你是棟樑大材嗎？真是放屁之至！我眼睛裏看起來，你才是青年中的腐化份子，只知道闖禍，搗亂，不曉得努力上進的壞東西！我的孩子都被你帶壞了。我現在警告你，你以後少和我們阿雄往來，我們阿雄是決不需要有你那麼一個好朋友的！」

諸葛龍對於志堅的痛罵金廷德，心中表示大抱不平，遂冷笑了一聲，向他竭力的諷刺並警告。志堅氣得臉都青了，兩手有些發抖。大聲道：

「好！我也不希望和一個沒有人格的父親底兒子做朋友，從此一刀兩斷。」

「什麼？你敢罵人？」

諸葛龍不甘示弱的趕上一步，惡狠狠的喝問。玉梅看不過，遂走上來，拉了拉諸葛龍的衣袖。低低的說道：

「姨爹！在醫院裏你跟病人吵鬧，回頭醫院當局來說句公話，也是怪姨爹不好的，所以我勸姨爹還是忍耐一些兒吧！好在表哥下午就可以出院，你有什麼話不是可以回家去好好兒教訓表哥嗎？何必在這時候生氣呢！」

「哼！真豈有此理，都是阿雄這畜生不好，回家之後，我再做規矩，問他下次還要再交這種匪類似的朋友嗎？」

諸葛龍也覺得這樣下去，沒有一個落場勢，所以聽了玉梅的勸告，也樂得順水推舟的，

一面罵，一面管自的恨恨出院去了。諸葛太太見丈夫走後，反而向阿雄低低的安慰道：

「阿雄！你爸爸就是那麼一副牛脾氣，隨他怎麼的說，你都不用放在心上；等回兒到了家中，一切都有我在着，你也可以不必害怕。不過我做娘的也得勸勸你，一個求學時代的青年，最好不要多管閒事，只要努力用功，研究學術，我認爲這已經是很對得起國家了。何必還要瞎起勁的，遊行啦！請願啦！到現在弄得頭破血流，這難道說是愛國的代價嗎？唉！我覺得真是太以犯不着了！」

憑心而論，不要說諸葛太太是女流之輩，她說的幾句話，倒比諸葛龍要有道理得多；因此阿雄和志堅倒呆呆地說不出什麼回答的話來。諸葛太太接着又說下去道：

「我這人就不喜歡怪別人不好，總而言之，做人都要自己有意識才好，像你爸爸一味的怨別人把你帶壞了，這也太不近人情，你也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難道胸中一無城府的嗎？所以這位蔡先生也不必生氣，阿雄爸爸原有些自說自話，你是不用去聽他的。不過，我也勸勸蔡先生，你以後把這些精神，還是放到書本上去的好；等學業成就之後，你再愛國，我以爲也不算遲哩！」

「伯母這幾句話自然中聽得多，但國家已經到了壘卵之危的時期，我覺得光讀書實在是救不了國家的。唉！我恨不得投筆從戎，馬上跟敵人去決個他死我活呢！」

蔡志堅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兩頰是漲得血紅的，就可知他是從血性中流露出來的。諸葛太太認爲這個人有些神經病，於是也不和他多說話；玉梅對於志堅，却表示敬意。遂點頭說

道：

「假使全國的青年，個個都有像蔡先生那麼愛國的精神，我相信中國絕對有救的，就只是醉生夢死的人太多罷了！」

「我以為醉生夢死的人決不會醉生夢死到底的，只要我們有力量，我相信也會有喚醒他們的一天。但可惡的是社會的魔鬼，它會阻止我們的前進，因此醉生夢死的人也就越發多起來了！」

「蔡先生！你不要灰心，我覺得像你那麼的青年，將來的責任是太重大了；我們都受不了你，有些人都認為要遠離你，然而我却覺得需要接近你不可。」

「哦！小姐！你……真是我們的同志！我……還沒有知道你的貴姓大名？」

蔡志堅想不到被諸葛龍一再的辱罵之餘，還有那麼一個姑娘來頌仰自己，心頭這一道：與奮，臉上立刻堆滿了笑容，他似乎得到深深的安慰。諸葛雄不等玉梅開口，就先介紹說：

「她是我的表妹李玉梅小姐，剛才我不是跟鄧小姐先介紹過了嗎？」

「李小姐！剛才我沒有注意，此刻我覺得你真是我們的同志，請問李小姐在什麼學校裏唸書？」

「我在高中畢業之後，却沒有再進大學。」

「那麼你一定在辦事囉！」

「我表妹在求智小學教書，她是一個模範教師。」
 諸葛雄笑嘻嘻地爲告訴，有些打趣的成份，玉梅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唔了一聲，微紅了臉兒。笑道：

「說正經的，你偏拿我笑話。」

「我說的也是實在的話，學校裏同事不都稱你爲模範教師嗎？因爲她辦事認真，從不說什麼開玩笑的話，所以她就榮任了訓導主任的重職哩！」

「可敬，可敬，李小姐真不愧是個時代的女性。」

「你們這樣說，我可站不下去了，姨媽！我先走一步了，你怎麼樣？」

玉梅含笑說着，回頭又向諸葛太太低低的問。志堅以爲她生了氣，顯出慌張的成份，賠笑說道：

「李小姐！你別走，我們說話造次，請你原諒吧！」

「已經九點多了，我該到學校去了，因爲今天學校裏開教務會議，改天再會吧！」

「玉梅！我也走了，一同回去罷！阿雄！下午我再來陪你出院好嗎？」

「媽！那可不必了，我自己會回家的。」

諸葛太太對待兒子到底是慈愛的，臨走的時候，又向他低低的問，阿雄很感動的叫了一聲媽，柔和地回答。玉梅向兩人招招手，方才和諸葛太太一同走出病房去了。剛才病房內是亂鬧鬧的，他開口你說話，聲音是沒有一分鐘停息過。但此刻衆人走了之後，病房裏這就又

歸到原有的沈寂。只有窗外梧桐樹上的知了鳴聲，在太陽光裏又吱吱喳喳地吶喊起來。

「小諸葛！我真沒有想到，你竟有這麼一個爸爸？」

「唉！你叫我有什麼辦法？」

靜悄悄的蔡志堅終於開口說話了，他的語氣是有些惋惜的成份，諸葛雄無話可答，他內心是說不出的痛苦和慚愧，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志堅爲了小諸葛的面子關係，他有許多憤激的話，一時裏不便說出來。望着阿雄憂形於色的臉兒，呆呆楞住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道：

「小諸葛！剛才的事情，請你應該原諒我。」

「什麼事啊？」

「我此刻想來，覺得不該跟你爸爸這樣的吵鬧，因爲我很魯莽的，對不起你的好朋友。……」

「志堅！你不要提了好不好？我求求你，剛才的事，請你別說了吧！」

諸葛雄兩手掩着臉，他說這兩句話的神情，痛苦得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志堅於是沈默了。過了好一回，方才又低低的說道：

「不過，我相信你，你決不會效那些愚忠愚孝的故事，而改變你的思想和宗旨。……」

阿雄！我覺得你處身在這個環境之中，你的前途實在是太危險了！」

「不！你放心，我有勇氣來反抗這四周惡劣的環境。……」

「是的，我也相信你有這一種勇氣。」

蔡志堅點點頭，合了笑容鼓勵他說。諸葛雄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辛酸，他的眼角旁竟湧現了兩顆晶瑩瑩的淚水。志堅和顏悅色的又說道：

「傻孩子！你爲什麼要淌淚呢？」

「我恨！我恨！」

諸葛雄握了拳頭，咬牙切齒的說。蔡志堅忍不住笑了起來，淡淡的說道：

「你恨，你就淌眼淚嗎？不！你錯了！淌淚是最懦弱的表示，你也讀過唐雎不辱使命的文章嗎？我們若憤恨起來，我們應該舉起鎗來跟敵人拚命，淌淚又有什麼用呢？」

「是的，你這話很不錯，從今以後，我不再出一點眼淚。志堅！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我，我希望你能多給我一些兒勇氣。」

「可是，你爸爸叫你跟我斷絕往來呢？」

「唉！你爲什麼老提這些呢？你不是明明的叫我心中感到難過嗎？」

蔡志堅見他又唉聲嘆氣的樣子，遂笑了一笑，不再說什麼了。過了一回，方才又微笑着說道：

「我們不談這些，就談談旁的吧！嚶！阿雄！你這位表妹的思想倒很不錯啊！她的家庭，我猜比你要好得多了吧！」

「我表妹的身世很淒涼，她孤零零的只有一個人，沒有爹沒有娘，所以我非常的可憐她。」

「那麼她和忠花竟是同病相憐的了，真奇怪，世界上的女孩子都是這樣的命苦。不過，正因為她們的命苦，所以她們才有這樣堅強的思想 and 意志；假使她們都生長在富貴之家的話，恐怕她們也都是醉生夢死的一份子吧！」

蔡志堅很感慨的說，諸葛雄點點頭，表示他的話說得有理。說道：

「所以歷古來的有志之士，大都是苦出身的。這和做文章一樣，杜工部的詩詞，也是先窮而後工，不窮則不工，愈窮則愈工。」

「你不是說很可憐你的表妹嗎？那麼你們表兄妹之間的感情，當然是很好的了；說得明白一些的話，我覺得你們之間至少已有了愛素的成份，哈哈！你說我可猜得對嗎？」

諸葛雄想不到志堅忽然又會笑嘻嘻的問出這些話來，一時兩頰也由不得微微的紅起來。笑了一笑，搖頭說道：

「不！你不要亂猜，我們之間根本沒有什麼愛素成份的；因為我這位表妹的脾氣很古怪，她好像還不懂得愛情是件什麼東西。」

「你這話也不盡然，我見她剛才對待你的情形，又關切又體貼，完全有着柔情綿綿的神態，你還賴什麼呢？」

蔡志堅一面說，一面忍不住又笑出聲音來了。諸葛雄兩眼望着窗口外的樹篷，心頭倒是別別的一跳，暗想，當局者混，旁觀者清，難道表妹對我果然已有兒女之私了嗎？但口中還否認着說道：

「我倒並沒有抵賴，這也許是你的神經過敏吧！」

「那麼我問你一句話，你對於這位表妹有沒有愛的意思呢？」

諸葛雄聽他追根究蒂的問得這樣詳細，一時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遂微微的憨笑着，並不作答。志堅還是繼續的追問道：

「爲什麼不說話？那顯見你是默認的了。」

「不！我覺得現在還不是談愛的時候。」

「這是你的藉口而已，我想你也許是另有所愛的緣故。」

「別說笑話，我根本沒有一個愛人。」

「可是從昨天起，我知道你也許是愛上郎小姐的了。」

諸葛雄聽他這麼的說，心頭似乎有些慌張，紅了臉兒；急急的說道：

「奇怪，你怎麼知道我愛上郎小姐了呢？難道我的行動上已有明顯的表示了嗎？志堅！請你快告訴我。」

「是的，我看得出來，而且我覺得那位郎小姐，她確實也有愛上你的意思，因爲她今天到醫院來望你，這就是一個愛的啓示。……」

蔡志堅從他精細的觀察之下，向他明白的告訴。諸葛雄默然了一回，似乎有些不以爲然的意思。搖頭說道：

「你這話也未必一定如此，也許郎小姐是望你來的呢？」

「哈哈！你還強辯做什麼？我這人就喜歡說老實話，郎小姐知道我的好朋友是史忠花，她沒有這麼傻，會跟忠花來奪愛嗎？從這一點看來，郎小姐到醫院來探望，其目的決不是我，而完全是你。」

諸葛雄被志堅這樣一說，一時也就弄得啞口無言，低下頭來，出了一回子神。志堅也沈吟了一回，他似乎有所考慮的樣子。方才徐徐的說道：

「小諸葛！我覺得你的環境，已經是陷在尷尬的局面了。」

「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諸葛雄驚奇地抬起頭來，望着他發怔。志堅笑了一笑，說道：

「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又有什麼不懂呢？李玉梅她愛着你，郎露茜她也愛着你，你在二美包圍之下，問你捨誰而取誰呢？這局面還不是太尷尬嗎？」

「我覺得這在你不過是一種猜想而已，也許事實是不會這樣的。」

「然而我的觀察大多數不會錯誤，阿雄！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才預先提醒了你，你應該自己來選擇一下，不要太糊塗的混下去；否則，你會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同時使李小姐和郎小姐之間，至少也有一個人會感到失敗的悲痛，到那時候未免是

你的罪惡了！」

蔡志堅不愧是阿雄的知己，他這一番話說得相當的透澈而爽快；這使阿雄的心頭，也開始感到左右為難的憂愁起來。暗自想道，表妹和我從小一塊兒長大，看她對待我的情形，確實處處關懷，十分的有情，女孩兒家為什麼要這樣呢？那當然是爲了愛我的緣故；雖然她並沒有向我明顯的表示，但她也許是爲了怕羞的關係。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玉梅很天真活潑，我們時常手攙手的一同遊玩，那時我確實很愛她，好像除了她，在我眼睛裏就沒有第二個女孩子了。但到了十七八歲的那年，玉梅的性情變了，記得有一次我去拉她的手，她却惱怒地摔脫了我，說我們年紀大了，再不能顯出太親熱的樣子了，倒叫人家笑話；從這日起，我們疏遠了。同時她的父母相繼而亡，她便輟學做小學教師去了，我也考入大學來讀書，彼此也就更少有機會。我只道她另有了愛人，所以我在我惱海裏可說已沒有了她的影子；但照志堅觀察所得，說玉梅仍舊有愛我的意思，因爲我的心中的確有愛上郎小姐的意思了，如今被志堅一提醒，那真叫自己弄得左右爲難的了。阿雄只管暗暗的沈思，因此沒有回答。志堅有些不耐煩地，接着又說道：

「對於李小姐和郎小姐兩個人，因爲我還是初見，所以我不敢批評誰好誰壞？不過我們青年選擇對象，決不能拿外表的美來做標準，因爲內心的美，那才是真正的。同時還要講究到志同道合氣相投，假使一個向東，一個向西，這將來當然也不會

有美滿的果子。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拿出目光來，仔細的挑選一下才是。」

「唉！……」

「奇怪！你幹麼老是不開口？嘆氣做什麼呢？」

「你所考慮的，我簡直完全沒有想到過，我也未必一定會愛上誰，也許我一個都沒有資格去愛她們。」

「那麼你願意糊裏糊塗的混下去嗎？……阿雄！我真代你前途擔憂，……」

志堅很感嘆的說着，表示代替惋惜。諸葛雄猛可抬起頭來，問道：

「那麼請你給我決定一下，叫我究竟怎麼辦呢？」

「我問你，你到底和那個交誼深厚？我以為一個青年，最不好的就是有了新的，便忘了舊。」

「那麼照你的意思，要我去愛上表妹嗎？」

諸葛雄聽他這種論調，那是很顯明的了，遂向他低低的問。蔡志堅點點頭，他心裏在想，剛才玉梅說的幾句話，他覺得玉梅至少也是和史忠花一流的女性，這將來對於小諸葛的前程是大有幫助的，因此他就下了一個判斷。諸葛雄苦笑着說道：

「不過，郎小姐她一定會怨恨我。」

「她會怨恨你？難道你已經對她表示過愛的意思了嗎？」

「昨天你們不該說什麼相敬如賓的打趣話，在人家姑娘心中多少留了一個痕跡的。」

「這個！……說來也是你自己不好，你不該把你有個表妹的事情向我瞞騙着，我因為

「不知底細，所以才說這些話的。」

「我那裏是存心瞞着你，無非沒有提起罷了；因為有一個表妹，這也不是什麼大不大的事，又何必要跟報告呢？」

兩人說到這裏，看護陪了醫生走入病房來，於是也不再說話了。經過醫生診察之下，認為沒有什麼問題，決定兩人下午出院了。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太陽光是最猛烈了，它晒着大地上的萬物，都顯出垂頭喪氣連一點兒精神都沒有。病房裏的志堅，因為昨夜沒有睡暢，所以此刻呼呼地睡得特別香甜。諸葛雄獨個兒睜大了眼，望着白漆的天花板，却呆呆地想着心事；他的心事，當然是爲了玉梅和露茜兩個人。因為露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太使人懷念了；這樣一個姑娘，實在是天上有人間少，現在她肯愛上我，這不是千載難逢的豔遇嗎？我若拒絕了人家，這不但使人家姑娘心中感到失望，就是我這個人也未免太傻太不知情了。諸葛雄完全是存了一種偏見，所中才這麼的思忖。不料正在這時，忽聽一陣皮鞋聲響入房中，原來表妹玉梅已笑盈盈的站在房中了；只見她手拿帕兒，兀是拭揩着額角上的涇涇的香汗。諸葛雄不知怎麼的？見了表妹，心頭開始忐忑的亂撞起來。遂低低的問道：

「表妹！大熱的天氣，你此刻怎麼又來了？」

「姨媽方才打電話到我學校裏來，託我來陪伴表哥回家去，不知表哥可曾準備好了沒有？」

「哦！那真是太對不起你了，此刻太陽晒得最厲害，累表妹跑來跑去，當心中暑，我真不安心，快坐下來休息吧！」

諸葛雄方知志堅的觀察沒有錯，因為自己對她並沒有什麼愛，所以對於表妹在自己身上盡力，心頭會感到極度的不安；他從床欄旁靠坐起來，感謝地說。玉梅走到窗口旁去吹風納涼，搖搖頭，笑道：

「我坐車子來，倒沒有什麼感到炎熱。表哥的意思，此刻走，還是等回兒回家？」

「我想等太陽偏了西，路上可以涼快一些，你說好不好？但表妹不知道另有別的事情嗎？」

「我沒有事情，反正今天是星期日，我在學校裏也不過批改着學生子的考卷罷了。」

「那麼表妹就坐一回，你喝茶嗎？」

「別忙，我自己會斟着喝。」

玉梅見他欲招待自己的樣子，於是搖搖頭，她又走到桌子旁去自己斟茶了。諸葛雄見玉梅的粉臉雖然並沒有塗着臙脂，但是却也顯現着白裏透紅的雲霞，可見外面是熱得怎一分兒的程度。因為她到底是爲了自己而奔波，所以心頭也不免激起了一陣愛憐之情。望着她低低的說道：

「表妹！爲了我，累你奔波了好多次，我心裏真過意不去。」

「你說這話太見外了，只要你平安無事，我已經是夠安慰歡喜了。跑幾次又有什麼關

「係呢？」

玉梅回過身子，捧了玻璃盃，殷紅的嘴唇，湊着盃子正在微微的呷着喝；聽諸葛雄這樣說，遂把秋波逗給他一瞥哀怨的媚眼，輕輕的回應。諸葛雄對於她這兩句話，心頭更加的難過起來了，但表面上只好微微的一笑，却没有再回答什麼。玉梅喝了半盃茶，問道：

「表哥！你也要喝一盃嗎？」

「謝謝你，我喝半盃好了。」

「那麼我這喝剩的半盃給你喝了，你嫌髒嗎？」

玉梅一撩眼皮，走近床邊，把盃子遞過來，笑盈盈的問。諸葛雄想不到表妹對自己忽兒會顯出這樣親熱的舉動來，一時心頭倒有些甜蜜的感覺；遂含笑接過，喝了一口。說道：

「那裏嫌你髒？我只覺甜入心脾，香留舌本哩！」

「唔！表哥！你這人真……不是好東西。……」

「哈哈！哈哈！……」

玉梅紅了嬌靨，忸怩着腰肢兒，話還沒有說完，忽聽有人哈哈地大笑起來。這把玉梅阿雄都吃了一驚，回頭去望，原來笑聲出自志堅的口中。諸葛雄明知他偷聽我們的話而發笑，但表面上還假癡假呆的叫道：

「老蔡！老蔡！你怎麼啦？大聲地笑起來。」

「哦！哦！我做了一個夢。」

志堅伸手揉揉眼皮，表示剛醒來的樣子。諸葛雄望了玉梅一眼，玉梅也表示心定的神氣。諸葛雄接着又問道：

「你夢見了什麼呀！」

「我夢中看見我的表妹，她把喝剩的半盃茶拿給我喝，還問我嫌她的髒嗎？我說表妹嘴裏喝過的茶，叫我喝了，真是甜入心脾，香留舌本哩；表妹聽了，罵我不是好東西，因此我就哈哈地大笑起來了。」

諸葛雄和玉梅還一本正經聽他告訴夢中的事情，及至聽到後來，方知上了他的圈套。玉梅這一難爲情，連耳根子都通紅起來了。諸葛雄忍不住笑罵着說道：

「你這嚼舌根的壞傢伙！在胡說些什麼鬼話？」

「噢！李小姐什麼時候進來的？我怎麼竟一些兒也不知道呢？」

蔡志堅並不理睬阿雄，管自從床上坐起，見了玉梅，故意又認乎其真的問她。玉梅在這時候真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才好？因此也只好厚了面皮，笑嘻嘻瞅了他一眼。說道：

「我在你夢醒的時候剛進來的，蔡先生！預備什麼時候出院呢？」

「早哩！等太陽落了山，我才出院去。李小姐！你來陪伴阿雄回去嗎？」

蔡志堅聽她回答的也很刁滑，於是又笑嘻嘻的問她。玉梅竭力鎮靜着羞澀的神情，很大方的樣子。說道：

「是姨媽叫我來陪伴表哥回家去的。」

「阿雄的福氣真好，像我有誰來陪伴出院呢？」

諸葛雄聽他這樣說，遂情不自禁的笑道：

「不要難過罷！史小姐馬上就會來陪伴你出院的。」

「表哥！史小姐是誰？」

「是志堅的大令。……」

「哦！我知道了，來陪伴出院的人，都是大令的資格對不對？」

蔡志堅很靈敏的把話又反射到玉梅的身上去，玉梅緋紅了兩頰，轉了轉烏圓眸珠；連忙辯解着說道：

「這也並不一定是這樣的關係，比方拿我來說，完全是親戚情誼而來陪伴的。」

「這當然，表兄妹的關係，那又作別論，這是所謂甜入心脾，香留舌本的一句話了。」

哈哈！哈哈！

蔡志堅說到後面。忍不住又大笑起來，連諸葛雄都忍俊不置；玉梅這就無話可答，表面上雖然是很羞澀，但心眼兒上多少有些甜蜜的意味，不過她身子是朝着窗外去，兩眼却望着猛烈的陽光發怔。蔡志堅恐怕人家姑娘動了氣，遂又正經地道歉着說道：

「李小姐！我這人說話不知輕重，你不能生氣才好。」

「說着玩玩打什麼緊，這些事都生氣，那麼生氣的事可實在太多了。」

「李小姐說話很爽快，我非常贊成你。以後我希望大家時常見面，彼此可以交換一些

新的學識。」

「交換兩字，我可有些不敢，只是我便有了討教你的機會了。」

玉梅笑盈盈的回答，神情令人可愛，志堅暗想，好伶俐的口才，到底是個學校裏的教師；阿雄若得她爲妻，倒實在是個賢內助哩！大家又閒談了一回，時已四點多了。看誰來說，有電話請李小姐接聽，玉梅於是匆匆的去了；不多一回，玉梅又匆匆的進來。阿雄先開口問道：

「誰來的電話？」

「是姨媽打來的電話，她問爲什麼還不回家去？我說馬上就回來了。表哥！我已打電話叫了汽車，那麼你就穿上了衣服吧！」

玉梅一面說，一面走到床邊，把襯衫襪子都交到他的手裏，大有服侍阿雄起身的樣子；阿雄遂匆匆的穿上了，玉梅給他又套上了皮鞋，阿雄忙說我自己來。十分鐘後，看護入內說汽車來了，諸葛雄向志堅握握手，笑着說聲我先走一步，明兒見；玉梅也向志堅招招手，便跟着諸葛雄走出病房去了。志堅眼瞧他們消失了影子，回顧病房四周，好像顯得分外的靜寂，一時感到孤獨的淒涼，也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玉梅和阿雄坐在汽車裏，彼此默默地並不說話。只有汽車在馬路上經過，發出了微微震動的聲音。過了一回，還是玉梅先開口說道：

「表哥！我們回家之後，姨爹少不得有向你教訓的話，我勸你任他老人家說幾句，就是你不中聽，你也不理他是了。」

「唔！我知道。」

諸葛雄的兩眼從玻璃片子裏望着外面街頭的景物，呆呆地出神，只應了一聲我知道，好像心不在焉的樣子。玉梅望了他一眼，低低又問道：

「你在想什麼？」

「沒有想什麼。……」

諸葛雄方才回頭望着她粉臉，微微的一笑，玉梅眨了眨眼皮，她似乎欲語還停的意態。阿雄有些猜疑，忍不住問她要說些什麼嗎？玉梅笑着問道：

「早晨那個郎小姐是蔡先生的女朋友？還是你的女朋友？」

「那當然是蔡先生的女朋友。……」

有了志堅剛才對阿雄說的幾句話，此刻聽玉梅這樣問，阿雄覺得在表妹的芳心中多少不免有些兒醋意的成份；所以他毫不加思索的，就笑嘻嘻直截的作答。但玉梅似乎不肯輕易的相信，披了披小嘴，冷冷的說道：

「只怕不見得呢！」

「你這話奇怪，難道你以為我騙着你嗎？」

「嗯！蔡先生的女朋友，你剛才不是說姓史的嗎？」

「不錯，史小姐是老蔡女朋友，那個郎小姐也是他的女朋友，難道一個人不能有兩個女朋友嗎？」

諸葛雄聽她這樣說，覺得女孩兒心細如髮，可見她處處地方都留意的，一時心頭倒別別一陣子亂跳；但表面上還竭力掩飾着驚慌的神情，笑着回答。玉梅斜乜了他一眼，屁了一聲，却並不作答。諸葛雄見她低了頭，遂挨近了她一些，把她手兒撫摸了一回。笑道：

「照你的目光看來，郎小姐是我的女朋友嗎？」

「我不管，是你的女朋友也好，不是你的女朋友也好，本來我也不必問你，你也不用瞞騙我，這都是沒有什麼進出的事情。」

玉梅並不抬起頭來，輕聲兒回答，這語氣至少包含了一些怨恨的成份。諸葛雄慢慢地放下了她的手，默然了一回。又低低說道：

「怎麼？表妹！你生氣嗎？」

「不！我憑什麼要跟你生氣呢？」

玉梅這才抬起粉臉，在沈寂的神情上浮現了一絲不自然的強笑。諸葛雄覺得表妹所以這樣不快樂，完全是爲了妬忌的緣故；換句話說，是爲了怕我另愛別人的緣故。一時想到表妹癡情得有些兒可憐，我怎麼能忍心再和露茜去發生愛情呢？志堅說得對，一個青年最不好的就是見了新的便忘了舊。諸葛雄想到這裏，他把玉梅又疼愛起來，他想對玉梅說些安慰的話，但一時裏也無從說起，半晌之後，方才拍拍她的肩膀。說道：

「表妹！無論什麼事，最不好的就是發生了誤會，誤會容易傷彼此的感情，所以我勸你切勿誤會才好。」

玉梅聽他這樣說，芳心裏似乎得到萬分的安慰，因為他這幾句話，明明在向我解釋，他並沒有愛上郎小姐的意思。他不愛郎小姐，那當然是愛上我啦！玉梅想到這裏，這回子嫵媚地笑起來，秋波脈脈地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表示心眼兒上完全已沒有了怨恨的意思。諸葛雄見她笑得很可愛，情不自禁又去握她的手。低低說道：

「表妹！記得我們小時候就很親熱，後來長大了，你的脾氣有些改變了，見了我老是顯出冷淡的態度，我真不明白你心眼兒上存的什麼意思？」

「一年大如一年，見了面還是勾肩搭背的，那算什麼意思呢？你自己太天真了，還來怨着我哩！」

諸葛雄聽玉梅這樣說，方才明白她所以冷淡我，並非是爲了討厭我，實在是爲了避免外界說閒話的意思。這和紅樓夢中寶哥哥林妹妹一樣，小的時候，親熱可以顯在外面；年紀大了，彼此要親熱，是受了拘束，我是關懷，也只好放在心中的了。那麼玉梅心中是具有有一番苦衷，我怎麼糊糊塗塗的能怨她另有所愛呢？一時望着她憨笑了一回，雖然並不說話，却把她纖手兒握得緊緊地。玉梅蹙了眉尖，撇着小嘴，逗給他一個嬌嗔。諸葛雄方才覺着了，連忙放下手，兩人都笑了。

汽車到了靜安寺路寶裕里弄口停下，玉梅付了車資，和阿雄匆匆跳下，步入弄內，來到四號門口，伸手掀了電鈴。不多一回，張媽出來開門。叫道：

「少爺回來了？」

「老爺太太都在家嗎？」

諸葛雄向她探問。張媽點點頭，把手向樓上一指，表示都在家的意思。阿雄玉梅三腳兩步走到樓上，只見爸媽坐在小圓桌旁吃西瓜吹電風，真是非常的舒服。諸葛太太先叫着道：

「玉梅！叫你辛苦了，快來吹吹風扇，先把開水過了嘴，吃兩塊西瓜涼涼嘴，解解暑吧！」

「此刻還好，倒不覺十分炎熱。」

玉梅一面說，一面倒盃開水過嘴，吐在痰盂內；回身把開水交到阿雄手裏，也叫他過嘴的意思。她自己坐到桌邊來，便拿了西瓜吃了。諸葛龍始終沒有開口說話，直待阿雄吃西瓜的時候，他方才不樂意似的望着他。說道：

「這頭上的紗布還不能解去嗎？」

「醫生關照過，再過三天，方才可以透去。」

諸葛雄小心地回答，他低了頭只管吃西瓜。諸葛太太又肉疼又憂愁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說道：

「醫生說，明兒會不會留下了傷疤嗎？」

「不會的，原是一些微傷而已。」

「微傷？你這不孝的逆子！你還覺傷得不夠重嗎？明兒要如留有了傷疤的話，我可要你的性命。」

大家聽諸葛龍這樣說，一時倒不禁爲之愕然，諸葛太太由不得惱了起來，白了他一眼。恨恨的說道：

「你這話算是寶貝兒子呢？還是討厭兒子呢？那真叫人弄不懂起來了。」

「要如被人打死了，倒也乾淨；如今却被人只打壞了面部，好好一個小白臉兒，變成了一個醜臉。你想，還有什麼姑娘肯嫁給他？我心中實在是恨透了，所以才說這些話的。」

諸葛龍被太太問住了，倒是發了一回子楞。原來他的存心，是想娶局長的千金小姐做媳婦，只怕兒子面部毀壞了，人家小姐當然不肯嫁給他了；那麼他的計劃，自然也不成功了。他心中的怨恨，不能明白的說出來，所以恨恨的索性咒唸兒子還是死了乾淨。但諸葛太太却氣得大罵道：

「你這狠心的老甲魚！放你臭狗屁！你希望兒子被人家打死了，是不是你可以娶小老婆了嗎？不要做你的亂夢！你敢娶小老婆，我不拿斧頭來把她劈死，也不做你的老娘了！」

「你這話真也太好笑了，爲了兒子的事，說來說去，卻又說到我的頭上來。你打那兒知道我要娶小老婆呢？這不是天曉得嗎？」

「天曉得？哼！除非死人不知道，你時常深夜回家，你在外面做汙江浮屍嗎？你自己沒有做父親的資格，你還有臉兒來教訓兒子嗎？你自己也把身子先立得正一點吧！」

告訴你，從今以後，你要再深夜回來，我叫張媽不許開門了，索性叫你到外面去樂一樂，過幾天和你總算賬！」

諸葛太太越說越光火，漲紅了臉兒，伸手把檯子一拍，幾乎和諸葛龍要拚命的樣子。阿雄坐在旁邊，只顧吃着西瓜，臉上還含了微笑，好像死人也不關的還顯出得意的神色。玉梅看不過，遂把諸葛太太勸住了，說姨爹以後一定不會深夜回來了，姨媽也不要再生氣了。諸葛龍見兒子笑嘻嘻的神情，他氣得有火發不出來。嘆息着道：

「現在我這個做爺的好像是犯了罪，不能開口教訓兒子的；只要我說一句兒子不好，她就拍檯拍桌的會罵到我的頭上來。這樣的放縱下去，老實說，阿雄這畜生以後還好做出無法無天的事情來了，反正他娘是寶貝着他呀！可是她那兒知道愛他反變成害了他哩！」

「阿雄！你聽見了沒有？你也給我掙一些氣，明天做一些大事業給他看看，他才知道兒子比他強得多了！」

「媽！你放心，我一定掙氣，但是你們也不要吵鬧了，我此刻要去休息一回，被你們一吵，我的頭腦子又會像劈開一般的痛起來。」

諸葛雄站起身子來，低低的說。他皺了眉頭，已走到自己的臥房裏去了。諸葛太太方才不再嘮叨了，她取了一支煙捲，玉梅給她劃了火柴，她是悶悶不樂的吸着煙捲；諸葛龍見太太不說什麼了，他自然更不敢開口了，也取了一支煙捲，燃着了火，連連的猛吸。室內有了

兩個人吸着煙，那煙圈子是瀰漫着整個的臥房裏，玉梅陪着呆坐了一回，也就悄悄地走到表哥的臥房內來了。

諸葛雄這時坐在長沙發上，却獨個兒的嘆着氣；玉梅笑盈盈的在他身旁坐下來，秋波瞟了他一眼。溫情地問道：

「表哥！你幹麼嘆着氣呀！」

「沒有什麼。……」

「你不告訴我，我也有些猜到了。」

玉梅把粉臉靠着他的肩頭，嫵媚地說。諸葛雄見她這樣可人的意態，遂握着她的柔荑。

奇怪地問道：

「你猜到了什麼呀？」

「我想你一定聽了姨爹剛才說的話，所以心中在感到了憂愁，對嗎？」

諸葛雄聽她沒頭沒腦的向自己說出了這兩句話，益發弄得莫名其妙起來。遂怔怔地望了她一回子，問道：

「我爸爸剛才說了些什麼話？我並沒有知道呀！」

「嗨！你還假裝什麼含糊呢？」

「表妹！我真的沒有頭緒，爸爸他剛才怎麼說呢？」

玉梅見他十二分認真的說，似乎確實沒有理會的樣子，這就嬌媚地一笑，伸手撫摸了他

一下頰角。低低的說道：

「你不是擔心着你臉頰上留下了傷疤，會沒有一個姑娘來嫁給你做妻子嗎？」

「哦！你說的是這個嗎？」

諸葛雄方才明白了似的笑着說。接着又低低的說道：

「不！這我倒一些兒也不擔心。因為真正的愛情，並不是單講究這外表的美。……」

「表哥！你這話說得太對了，假使選擇對象，以外表的美為條件，那就沒有資格談愛情。所以你千萬不要難過，你的臉部雖然是受了傷，但愛你的人，始終還是愛你的。……」

玉梅頻頻的點頭，她無限柔順地說出了這兩句話。但當她說到末了的時候，芳心別別一跳，究竟有些兒難為情，這就紅暈了粉臉，忍不住赧赧然起來了。諸葛雄覺得她這幾句話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一時非常的感動，握緊了她纖手。低低的說道：

「表妹！我覺得像你這樣的姑娘，才有資格談真正的愛情哩！」

「嗯！表哥！你怎麼偏又取笑到我的頭上來了？那我可不依你。」

玉梅已經是感到很難為情了，聽諸葛雄這樣一說，這就越發感到不好意思起來；她站起身子，撒嬌地把腰肢兒一扭扭，就走向房門口去了。諸葛雄待要喊住她，但玉梅已匆匆地出房去了，諸葛雄笑了一笑，他似乎深深地感到一種無上的安慰。

光陰很快，一忽兒過了三天。諸葛雄頭上的紗布已經透去了，終算是天保佑的，他臉頰

上並沒有留着傷疤；諸葛太太口裏只管唸佛，就是諸葛龍心頭也落下一塊大石那麼的放下心來。諸葛雄雖然並不介意這些，但能夠一無傷痕，這到底也是一件欣喜的事；所以他非常慶幸。不過他心中想到志堅臉上的傷處，不知道也可完全復原了沒有？一時倒着實的記掛他。正在這時，張媽進來報告，說少爺有電話來了，諸葛雄也不及問她是誰來的電話，他匆匆來到電話間，接過聽筒。問道：

「你是誰呀？」

「我是玉梅，表哥！今天第三日了，你臉部上的紗布可曾透去了嗎？」

「早晨剛透去，表妹！我告訴你，我臉上一無傷疤，你聽了高興嗎？」

「啊！真的嗎？阿彌陀佛，真是謝天謝地，我太高興了。表哥！星期日，我非慶賀你不可；大光明戲院，我請客。」

「你太客氣，我來請客吧！」

「不！我來請客，……啊！上課鈴響了，表哥！我們再見。……」

諸葛雄聽她天真地說着話，一面把電話掛斷了。這就笑了一笑，覺得表妹太可愛了，放下聽筒，也就回到房中來了。

黃昏的時候，太陽已落下西山去了，空氣是涼快了不少；諸葛雄洗好了浴，坐在家中很悶，遂坐了電車，到外灘公園來納涼。這時公園裏遊人如雲，男女老少，十分擁擠。其實小小的外灘公園原沒有什麼好玩，所以遊人這許多，也無非貪圖門票最經濟而已。諸葛雄慢步

走到黃浦江的鐵欄杆旁來，望着江面上的別人國家的兵艦，心裏反而感到莫名的惆悵。正在感到徬徨之間，忽然迎面走來一個年輕的少女，兩人見面之下，都怔了一怔，諸葛雄忽然想到，這不是郎露茜嗎？一時忍不住嘆嘆的叫起來了。

四

郎露茜那天早晨在廣德醫院探望了諸葛雄出來之後，她默默地出了醫院的大門，懶洋洋一些兒精神都沒有的走在人行道上，心頭是滋長了悲哀的意味。一路上暗暗的想着，原來諸葛雄已經有個這麼親熱的表妹了，早知如此，我今天就悔不該到這兒來探望他了。唉！我何苦要自尋煩惱呢？其實像我這樣惡劣的環境，也原沒有資格來談情說愛呀！露茜低了頭兒，一個人正在邊走邊想，忽聽背後有人低低叫道：

「郎小姐！郎小姐！」

「哦！原來是金先生。」

郎露茜回頭去望，見是一個西服少年，那少年原來就是剛才醫院裏也在探望諸葛雄和蔡志堅的；因為大家叫他小金，而且他也曾經向自己招呼過，知道他和諸葛雄也是同學。雖然這人有些油腔滑調不大老實的樣子，但他既然叫了自己，自己終不能置之不理；於是含笑也還叫了一聲金先生。就在彼此招呼之間，金廷德已走到露茜的身旁。說道：

「郎小姐在什麼醫院裏服務呀？」

「我在普濟產科醫院裏做看護。」

郎露茜心中雖然不願意回答，但口裏不由自主的會說出來，她完全是個重情面的姑娘。

金廷德想了一想，把手向前一指，說道：

「哦！就是過去兩條馬路那個普濟產科醫院嗎？離這兒倒很近呀！這醫院地方很大，

我想裏面設備一定很完美，郎小姐大概也會接生了嗎？」

「不！我正在實習，還沒有到這個資格哩！」

「客氣，客氣，我覺得產科醫生比別的似乎容易學習吧！因為女子養小孩那是天生天化的事情，比方說，在鄉間沒有產科醫院，那一些沒有生理知識的穩婆，不是照樣也給人家平平安安的接生嗎？」

郎露茜覺得和一個男子談這些生產的事情，終覺有些兒不好意思；不過他既然這樣說，自己就非回答他幾句不可。遂點頭說道：

「你這話很不錯，鄉間還有更窮苦的人家，連收生婆都不用，自己養自己咬臍帶，我也曾經聽見過；但是就怕有人難產的時候，那就非請產科醫生動手術不可了。科學昌明，就是這種好處，比方說，這個產婦在鄉間也許是沒有活命的希望，但到了上海的地方，至少是還有許多急救的辦法。所以女子做產，能平平安安的生產，這自然沒有什麼希奇；假使一有了難產等情，這性命進出的關係，實在太重大了！」

「郎小姐這話完全是經驗之談，所以女子做產，實在是件很危險的事。假使做丈夫的

不待妻子好，那就太沒有良心了。」

金廷德表示他將來是個很多情的丈夫，望着露茜的粉臉，一本正經的回答。露茜覺得他後面這些話，有些不入正題，因此忍不住感到好笑，抿了嘴兒，却沒有表示什麼。金廷德見她要笑出來而又忍住了的意態，更覺令人可愛。遂又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和諸葛雄是朋友？還是和老蔡是朋友呀？」

「都是朋友。……」

郎露茜認爲他這些話多少包含了一些神祕的作用，於是烏圓眸珠一轉，很大方的回答。

金廷德楞了一楞，方才又搭訕道：

「你們在中學裏是同學，對嗎？」

「唔！」

郎露茜覺得沒有明白地告訴他事實的必要，遂點了點頭，毫不介意的應了一聲。金廷德見她好像有些冷淡的樣子，一時頗覺沒趣。想了一回，又搭訕而笑着問道：

「郎小姐！你看諸葛雄和蔡志堅兩人那一個有才幹？」

「我倒看不出誰有才幹。」

「你們在中學裏同學了幾年，怎麼會看不出來呢？」

「可是我們分別了也有好幾年，一個人的思想也隨了環境轉變，所以我和他們隔膜了兩年後，我也不敢加以評判。金先生和他們是現在的同學，照他們目前的情形看

來，我想你一定知道誰有才幹的。」

金廷德聽她這樣回答，覺得這位姑娘刁得可愛；她做人是很圓滑的，所以不肯輕易的得罪人。於是笑了一笑，說道：

「照我看來，老蔡的才幹當然比諸葛英雄強得多。然而這種人在社會上危險性也比較多，像請願被毆的事情，那就是一個例子。」

「你不贊成蔡先生這種行動吧？」

「那倒也不是，我認為老蔡有些傻，因為我們還是學生，學生的責任，就是求學業上的深造，荒廢了學業，我終覺得不大好。」

郎露茜笑了一笑，並不表示意見。金廷德接着又問道：

「郎小姐認為我這話沒有愛國心嗎？」

「不！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宗旨，我却不敢批評。」

兩人說着話時，不知不覺已走到普濟醫院的大門口了。郎露茜站住了步，向廷德點點頭，微笑道：

「對不起，勞你送了一大段的路。」

「沒有關係，你和郎小姐談談，覺得很投機，所以我冒昧地向你請求，以後我有資格跟你做一個朋友嗎？」

「金先生！你太客氣了，我們再見罷！」

金廷德這種請求，叫露茜回答什麼好呢？一時紅了粉臉，微微的一笑，向他點點頭，便匆匆走進醫院的大門去了。金廷德雖然沒有得到她的允許，然而想到她再見的一句話，顯然她還有願意我們見面的日子，那就是答應的表示了。因此很甜蜜的蕩漾了一下，方才匆匆的走開了。

郎露茜在醫院裏換上了白色制服，當她和史忠花在護士室見面的時候，彼此含笑說了一聲早。忠花在寫字檯抽屜內取出一隻精美的紙盒來，向郎露茜揚了揚。笑道：

「小妹妹！你瞧陳皮梅，我沒有給你忘記罷！」

「哦！史大姊！謝謝你，可是破費了你，叫我真不好意思。」

「你要這麼說，我們就不是好姊妹了。」

兩人說着，親熱地拉拉手，也就各自走開到產房去服務產婦了。午飯後的半小時之內，護士們在花園裏的樹蔭下休息。史忠花是個善觀氣色的機警姑娘，她見露茜今天的神情沒有像往常那麼的有說有笑，皺了細長的眉尖，大有西子捧心的神氣。一時疑心她和家裏鬧了意見，這就握着她手兒。低低問道：

「小妹妹！怎麼很不高興的樣子，你有什麼心事嗎？」

「沒有不高興呀！」

「我不相信，哦！我猜到了，昨夜你宴些兒回家，挨了你爸媽的罵了嗎？要如真的爲了這樣，那你可太受了委曲，我今晚送你回家去，跟你爸媽面前去做個證明好嗎？」

免得伯父母冤枉你跟了情人在一塊兒玩哩！」

史忠花絮絮地說到末了的時候，忍不住吃吃地笑出聲音來了。露茜的粉頰飛上了一朵豔麗的彩霞，秋波恨恨地逗給她一個嬌嗔。噫了一聲，說道：

「史大姊！你和小妹妹開玩笑，那可不應該了；我的情人在那裏？要末就是你。」

「好！我就做你的情人吧！但是只要你不要討厭我這個西貝的情郎。」

史忠花聽她這樣說，遂感情地把她擁到懷內，拍着她肩胛，笑嘻嘻的說。露茜推開了她身子，逗給她一個媚眼。笑道：

「別說肉麻當有趣的話了，回頭見了蔡先生，可早就把我這個小妹妹忘記到腦後去了！哈哈！……」

「你這小妮子！我不搥你，你還敢胡說嗎？」

郎露茜說完了話，天真地把舌兒一伸，一陣子嘻笑，便轉身逃到假山旁去了。史忠花一面恨恨的罵，一面揚着手兒，却從後面追上去。郎露茜在逃到假山面前的時候，因為無路可逃了，所以只好把手架在額角旁，向忠花行敬禮，一面還笑着連連討饒。忠花捉住了她，笑着說：你這壞東西，我老大姊可不饒你。一面說，一面伸手在她腰肢上呵癢。郎露茜最自癢，因此彎了腰兒幾乎笑得透不過氣來。忠花這才放了手，問道：

「你下次還敢取笑我嗎？」

「大姊！你也太專制了，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那我可不服氣。」

史忠花見她鼓了粉腮子，眼睛水汪汪的，那種表情不要說男子見了神魂顛倒，就是同性
的見了，也心愛歡喜。這就啞口無言的愣住了，說道：

「那麼依你說，是我錯了。」

「假使你承認也錯了，那才不愧是個賢明的史大姊。哦！正經的，我還忘記告訴了你
一件事。」

郎露茜說到後面，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一面伸手理着被風吹亂的雲髮，一面又正經的
告訴。史忠花忙也認真地問道：

「小妹妹！你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呀？」

「蔡先生和諸葛先生他們今天下午都可以出院了。」

「噢！你怎麼知道的？」

史忠花奇怪的表情，向她急急的問。露茜被她一問，一時倒紅了嬌靨，赧赧然地回答
不出什麼話來了。史忠花明知她早晨又到廣德醫院去過了，但表面上還假癡假呆的問道：

「哦！是不是剛才他們來電話過了？」

「不是，我早晨經過廣德醫院，順便進去望過他們。」

郎露茜不敢說謊，雖然是直截的說了出來，但她的耳根子都透現着血紅的了。史忠花笑
了，俏皮地說道：

「那也沒有什麼，幹嗎羞澀得這個樣子？」

「誰害羞？大姊又胡說八道了！」

「瞧你臉兒像塗了胭脂似的，我猜到你心中一定怕我會取笑你，其實我做大姊的，巴不得你和小諸葛有多接近的機會哩！」

史忠花一本正經的說，表面上是顯得那麼的認真。按諸實際，她這兩句話還是不脫取笑的成份。露茜又恨又愛的白了她一眼，但也無可奈何的只好裝了一個不理會的模樣。管自的接下去說道：

「我臨走的時候，蔡先生關照我，叫你下班後不必再到醫院去了。」

「還說些什麼話嗎？」

「沒有別的話了。」

「不是說蔡先生還有什麼話，我是問諸葛先生他跟你說些兒什麼體己的話？你不要過橋拔橋，這樣的保守祕密，倒把我介紹人忘記了。」

史忠花說完了這兩句話，以為露茜一定要向自己鬧着不依了。但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在露茜聽了，却並沒一點反應，竟然低下頭來，黯然神傷的樣子，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忠花這就奇怪起來，伸手去抬她的下巴。低低的問道：

「爲什麼顯出這樣難過的神氣？是不是他們有話得罪了你嗎？」

「不是……」

「那爲了什麼緣故？……噢！你說話呀！」

露茜始終沈默的神態，倒叫忠花急了起來，遂向她再三的追問。露茜勉強的一笑，說道：

「沒有什麼，時候不早，我們進去罷！」

史忠花待欲拉住她，但露茜已很快的走進院內去了。這在忠花心中自然十分的猜疑，雖然自己平日很會料事，但今天她也有些茫無頭緒了；因為此刻在工作時間內，不便多說話，覺得回頭非好好兒詰問她不可。一面想着，一面也走進院內工作去了。

在夏天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太陽還只有剛落到西山去休息，所以天空還是仗亮的。史忠花在脫下制服的時候，忽然想到了志堅，遂搖了一個電話去問詢。那邊看護說請等一等，讓她到病房裏去看看。忠花說聲謝謝你，遂等候了三分鐘之久。忽聽那邊有個男子聲音問道：

「喂！你找誰呀？」

「我找你呀！志堅！怎麼六點鐘了？你還沒有出院嗎？」

忠花一聽口音就知道是志堅，遂笑盈盈的問他。志堅在那邊也笑着告訴說道：

「天氣太熱，回到家裏也是受悶，所以我預備遲一些回去。你此刻在什麼地方？已經下班了嗎？」

「我在醫院裏呀！馬上來看你好嗎？」

「好的，我等着你，你快些兒來罷！」

忠花說聲再見，便放下聽筒，很高興的來找露茜。露茜這時拿着一盒陳皮梅，也正預備

回家去。忠花忙道：

「小妹妹！你跟我一同到廣德醫院去罷！」

「他們都出院了，你還做什麼去呀？」

「我打電話去問過了，他們還沒有走哩！」

忠花一面說，一面拉了露茜向醫院門口走。露茜沒有回答，跟着她來到廣德醫院門口的時候，方才停步。說道：

「大姊！我不進去了，明兒見吧！」

「噯！噯！小妹妹！已經到了門口，你幹麼不進去呢？」

「……我說不進去，就不進去了，你不用拉我，大姊！很抱歉，我先走了。」

露茜簡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因此就顯出小妹妹嬌嗔的樣子，把忠花拉着自己的手掙脫了，急急就奔。她奔了幾步，又怕忠花生氣，所以老遠的回過頭來，向忠花招招手，說了一聲抱歉。史忠花站在醫院門口，眼瞧着露茜消失了倩影，她呆呆地還想不出她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不高興。只好匆匆走進醫院，來到志堅的病房，只見病房裏只有志堅一個人等着自己。遂連忙問道：

「志堅！諸葛先生呢？」

「小諸葛嗎？他四點鐘的時候，已經由他的表妹陪伴回家去了。」

史忠花聽志堅這樣告訴，她心中的疑問已經有些明白起來了。這就啊了一聲，自言自語

的說道：

「怎麼？小諸葛原來還有一個表妹的嗎？那就無怪的了。」

「我也還祇有今天知道呢！忠花！那麼我們走罷！」

志堅並不理會這許多的，一面說，一面向病房外走。忠花點點頭，遂和志堅並肩走出了醫院的大門。一面說道：

「我們叫車子回去吧！」

「不！讓我們在人行道上散一回步，回頭在外面小館子裏吃了晚飯，我們再回家去吧。」

「你頭上包紮了紗布，被人家很注目，怪不好意思的。再說你的傷才好了一些，也不該太勞力，還是回家去休息的好。」

志堅倔強的個性，但是在忠花的面前，卻沒有違拗的勇氣。只好由忠花叫了兩輛人力車，一同回家去。志堅的家是在霞飛路尚武坊十六號的一個亭子間裏，因為他是一個單身的男子，所以生活非常的簡單。亭子間內除了一床一桌一個書架之外，是只有兩只圓櫈子了。兩人走進那斗形似的亭子間，在夏天的季節，第一步工作就是先來打開這扇窗子；讓傍晚的涼風吹幾陣進來，調劑這室內悶沈的空氣。志堅把襯衫汗馬夾都剝光了，說道：

「他媽的！這天真熱得要命！兩天不洗澡，全身都發臭了。」

「我給你泡壺熱水來揩個身子吧！」

史忠花望着他挺結實的肌肉，忍不住笑出聲音來說。志堅摸着西裝短褲的袋，說錢拿了去；忠花提了銅勺子，說了一聲我有着，她便匆匆的走下樓去了。這裏志堅拿了一方抹布，東措措，西抹抹；暗想，兩天不住這屋子，就有那麼許多灰塵，上海這地方真是骯髒世界哩！不多一回，忠花泡水回來，對在面盆裏，放下了手巾。笑道：

「孩子！過來，我給你擦背吧！」

「在我這孤零零的環境裏，倒確實是少了一個照顧我的媽，你要如真願意有我這麼一個兒子，我就決定叫你一聲媽！」

志堅走到忠花身旁，笑嘻嘻地說出了這兩句話。這倒叫忠花感覺難為情起來，紅了臉兒，啐了他一口。嬌嗔道：

「你這話說得沒有分寸，豈不折死了我？」

「誰叫你喊我孩子的？」

忠花這就啞口無言，輕輕的在他背脊上拍了一下，兩人都嗤嗤的笑起來了。志堅一面給她擦背，一面有一搭沒一搭的問道：

「剛才那小姐倒沒有跟你一同來嗎？她早晨來望過我們，她跟你說起過嗎？」

「你提起了那小姐，我倒要細細的問問你。」

「怎麼有意外的事故嗎？」

志堅聽她認真地說，一時有些驚異的樣子，急急的反問。忠花拿手巾在面盆水裏搓了

搓，然後擦了一下香胰子，又放到志堅背上去揩擦。一面管自的問道：

「郎小姐早晨來的時候，小諸葛的表妹也在嗎？」

「已經先在了，還有小諸葛的爸媽也一同來的。忠花！你不知道，我跟小諸葛的爸爸吵了嘴哩！」

「那爲什麼？」

「唉！我真想不到小諸葛的爸爸是個沒有心肝沒有知識的東西，他說出來的話，實在太氣人了，簡直叫我一分鐘也忍耐不了。」

志堅嘆了一口氣，遂憤憤地把早晨吵鬧的話向她告訴了一遍。忠花給他擦乾淨了背脊，似乎感到有些吃力，拿手巾拭拭自己額角上的汗水。望着志堅，有些埋怨的口吻。說道：

「我說你也是一個草包，一些涵養工夫都沒有；就說他爸爸沒有道理，但你也得看在小諸葛的臉上，受一些兒委曲也不妨。你只曉得痛痛快快的出了氣，可是你在好朋友面上怎麼對得住呢？」

「我想小諸葛一定能同情我，原諒我，況且我後來也會經向他賠過錯，其實他也反對他爸爸的論調的。」

志堅被忠花埋怨了後，便低低的回答。他拿了手巾，還預備浸到面盆裏去擰乾了擦臉。忠花忙攔阻了他，指指一面盆的烏沫。笑道：

「這樣骯髒的水，你還浸得下去嗎？我給你換一盆清潔的吧！」

「窗口外有水漏斗，你不用拿到樓下去的。」

忠花這樣關切的舉動，簡直是盡了賢內助的責任；志堅心中是感動得什麼似的，遂連忙低低的關照她說。忠花於是把面水傾在水斗內，然後在銅勺子裏又斟了一盆熱水。志堅先把手巾擰了一條，交到忠花手裏。說道：

「你累得滿頭是汗，快先擦個臉兒吧！」

忠花也不忍拂他情意，遂擦了一個臉兒。一面又繼續問道：

「那麼，郎小姐早晨到來，小諸葛可曾把她介紹給他父母知道嗎？」

「介紹過了，連他表妹也互相介紹的。」

「他表妹姓什麼叫什麼的？」

「姓木子李，名叫玉梅，她們還談了好一回兒話呢！」

忠花一面說着話，一面把他脫下的汗背心預備浸到面盆裏去。志堅連忙奪下了，拉了她手兒，到窗口旁去。笑道：

「我的好小姐！你忙什麼？爲了我你已經够辛苦了，還預備給我洗衣服嗎？我可不敢當，你還是息一回兒罷！」

這算得了什麼辛苦？此刻洗出了，明天可以乾；正經的給你幹些工作，你倒又和我鬧着客氣了。」

「不是鬧客氣，我們大家坐着好說話。」

「說話管說話，洗衣管洗衣，我洗了衣服，你難道就不好說話了嗎？你給我床上去靠着息一回，我本來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哩！」

志堅反而被忠花拉着坐到床邊去，然後取了汗馬夾和襯衫浸在面盆裏，她站在桌子旁，一面洗衣服，一面望着志堅。問道：

「你可看得出那位李小姐跟小諸葛很有些愛情的成份嗎？」

「我覺得李小姐對待小諸葛的情形，是相當的親熱。況且表兄妹之間，多少終有些愛情的成份吧！」

「那麼你的保險公司，是應該關門的了。」

「忠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忠花這句有趣的話，說得志堅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本來是靠在床上的，此刻目定口呆的又仰坐起身子，向她怔怔的問。忠花抿嘴一笑，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說道：

「昨天你在我小妹妹面前不是保過險嗎？你說小諸葛是個老實人，他決沒有一個愛人的。可是隔不了一天，就露出馬腳來了。」

「這件事情，我真沒有想到，因為他在平日，確實是沒有一個女朋友；但萬萬料不到他還有這麼一個表妹，我到現在方知他所以不敢再有女朋友的原因了。唉！保險公司真不容易開呢！」

志堅聽她這麼說，方才有了一個恍然大悟，一時連忙向她正經的解釋，表示並非故意代他瞞騙的意思。忠花聽他末後那句話，顯然近乎滑稽性質，這就又笑起來了。遂瞅了他一眼，眸珠一轉。忽然又一本正經的說道：

「可是，你保險公司既然做了担保，你是應該負一些兒責任的。」

「叫我怎麼樣負責呢？我到底沒拿過郎小姐的保險費呀！」

「但你說了這一句話，害得人家姑娘癡頭癡腦的樣子，那你不是傷了陰陽嗎？」

「啊！怎麼啦？郎小姐她……難道爲了阿雄有表妹的事，她竟癡起來了嗎？」

忠花說的話聽到志堅耳中，當然有些吃驚，情不自禁啊的一聲叫起來，慌張了臉色，急急的問。忠花兩手搓着襯衫，是挺有勁兒的。她低低的回答道：

「雖然不至於到發癡的地步，但我見了她今天的神情，悶悶不樂的，若有所失的樣子。可見在她心中，對於這件事多少受一些兒刺激罷！唉！一個少女的癡心，我真覺得有些兒可憐。」

「我覺得郎小姐也太會自尋煩惱了，在上海地方，一個女子，尤其是像郎小姐那麼年輕漂亮的女子，找一個男朋友，這真所謂容易得不費吹灰之力，她何必要這麼的鍾情阿雄呢？再說她和阿雄僅僅只有兩面之交，彼此實在還談不到什麼感情兩字，她見了李小姐就會感到難過，我覺得她是不善於談戀愛的緣故。……」

「你這話，……人家一個小姑娘，可比不了你呀！反正今天愛這個，明兒愛那個，再

「受些重大刺激，也是無所謂的了。」

「忠花！你……你……這話太挖苦我了。」

志堅聽忠花嬌嗔地回答，鼓着小嘴兒，顯然有些生氣的樣子；這就急了起來，顯現了那副尷尬面孔，笑着說。忠花並不說話，管自的洗衣服。彼此沈默了一回，天色是越弄越暗下來，志堅伸手開了電燈，在暗淡的燈光之下，見到忠花的粉臉，也可以發現她額角上冒着汗點。這就又說道：

「忠花！你太累了，還是放着休息休息吧！明天我自己會洗的。」

「馬上就好了，我一些兒也不累什麼。」

「那麼，我給你揮扇吧！瞧你額角上全是汗。」

志堅跳下床來，拿了一把芭蕉扇子，向忠花身上連連揮個不停。忠花笑了一笑，叫他不用煽；但志堅不理她，管自的給她打扇子。忠花知道他也無非是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的意思；芳心裏微微的蕩漾，也就不阻攔他了。志堅這時又說道：

「忠花！你是郎小姐的好朋友，你應該好好兒的勸導她，叫她不要爲了這些兒女私愛而悶悶不樂，這是不值得的。因爲目前的中國，在這樣惡劣的局面之下，誰知道將來變化如何？所以我們青年男女，大家還需要把全副精神替國家出力才好呢！」

「是的，我想露茜也只不過一時的難受而已，明天她一定全都會忘記的。好了，我的衣服洗好了，你不用給我打扇了。……」

忠花一面回答，一面已把衣服洗畢，回頭望了他一眼，端着面盆走到樓下去了。志堅知道她拿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洗了，一時很感動。暗想，忠花完全是盡了我妻子的責任了，我是應該加倍的疼愛她才好。十分鐘後，忠花把衣服洗清拿上來，給他晾在竹竿子上。志堅連連道謝笑道：

「辛苦，辛苦，那麼我們開始要籌備晚餐問題了。忠花！我們弄堂對過有家廣東小吃部，客飯很便宜，我的意思，到那邊去吃，好嗎？」

「那麼我到對面去叫一聲，讓他們送到這兒來怎麼樣？」

「不用不用，還是我們過去吃的好，可以熱一些，不會冷掉。」

志堅說着，他已披上了一件乾淨的襯衫，穿上了皮鞋，和忠花一同到弄堂對面那家味香園去吃客飯了。晚飯後，時已九點相近，忠花在味香園門口站住。向志堅說道：

「我不進去了，你好好兒回家去休養休養，我明天再來望你。」

「時候還早，你再進去坐一回吧！我一個人怪冷靜哩！」

志堅拉住了她的纖手，涎着臉兒央求。忠花把臉兒一洗，有些嗔意的成份。說道：

「我老是陪着你，我難道不用回家去洗澡了？你這人也別像小孩子似的，看你將來也不知怎麼樣爲國去出力呢？」

「我太自私了，我沒有想到你的身子是怪醜陋的呢！那麼明兒見吧！」

志堅含了笑容，只好把她手兒慢慢地放了下來，很抱歉的說。忠花把洗着的臉兒又浮現

出一絲笑意來，向他揮揮手，是叫他快進弄堂去的意思。志堅重複的又說了一聲明兒見，他才穿過馬路，走進尙武坊去了。忠花瞧着他走進弄堂，才放心地坐車回家。

第二天早晨，忠花在醫院裏碰見了郎露茜。她笑盈盈的在袋內摸出兩只陳皮梅來，塞到忠花的手裏。說道：

「大姊！我剩兩只給你吃，家裏弟弟妹妹吃了你的陳皮梅，大家都說謝謝史大姊。」

「小妹妹待我真好，還剩給我吃呢！我也謝謝你。」

「這是你自己的東西，還謝我做什麼？」

露茜瞟了她一眼，嫵媚地說。忠花見她已沒有了昨天那樣憂鬱的神情，遂也不敢再向她提起諸葛雄的事；兩人說笑了一回，也就各自走開工作去了。這天黃昏的時候，露茜下班後來找忠花，但忠花已經走了。露茜快快地出了醫院的大門，心中暗暗的想着，平日忠花終來找自己一同走的，今天怎會悄悄地偷偷溜去了；照我猜測，她一定和志堅有約會。一想到志堅，就不免連帶想起了諸葛雄，因此她感到孤獨的悲哀，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雖然是夏天的氣候，但此刻她的感覺，四周的一切，也都曾呈現了淒涼的意味。正在低了頭兒，一步挨一步的走着，忽然迎面走來一個西服青年。他一見露茜，便含笑叫道：

「噢！郎小姐！你剛從醫院裏出來嗎？」

「原來是金先生！你上那兒去呀？」

露茜抬頭一看，見是金廷德，遂也微笑着招呼。廷德倒是挺老實的說道：

「我原來拜望郎小姐的，很湊巧，給我碰到了；要如我遲一步的話，那我得撲一個空了。」

「金先生找我有什麼貴幹嗎？」

廷德被露茜這樣一問，倒是難以回答。遂搓了搓手，低低的笑道：

「沒有什麼事情，我想請郎小姐一同去玩玩。」

「謝謝你，我今天還有事哩！」

露茜因為廷德和志堅是相反的人物，他們在醫院裏也曾經劇烈的爭吵過，所以對於廷德根本就沒有什麼好感；況且他特地的來找自己，在他分明是有追求自己的意思；所以露茜心中感到害怕，她便婉言的謝絕。一面點點頭，一面便匆匆的走了。廷德見她這樣冷淡的神情，自然非常的失望；但他覺得女孩兒家大都歡喜假惺惺作態，擺一些架子，只要我一味的遷就她，我想終有達到目的的日子。在這樣思忖之下，於是立刻又追了上去。叫道：

「郎小姐！你急匆匆這麼要緊的樣子，莫非已經有了約會嗎？」

「金先生！你別開玩笑，我那兒來什麼約會呢？」

露茜被他追到了身旁，一時也只好把脚步緩慢了許多，繞過媚意的俏眼兒，斜乜了他一下，很正經的回答。廷德笑道：

「我以爲你和諸葛雄約好的呢！」

「不！這麼熱的天氣，我趕緊回家去洗浴的。」

露茜聽他提起了諸葛雄，她心頭有些兒刺激，但也有些感到難爲情，粉臉兒浮現了紅暈，搖搖頭，很快的否認。心中暗想，他一味的以爲我和諸葛雄有關係，誰知他早已有表妹哩！這真是鞋子沒有穿，却落了一個鞋樣。唉！我真倒霉；露茜這樣想，心中在淒涼之餘，又感到怨恨，忍不住暗暗地嘆了一口氣。廷德聽她這樣說，希望在他心頭又滋長起來。連忙賠罪般的說道：

「我猜錯了，你，很對不起，請你原諒罷！」

「這也沒有什麼，你也太客氣了！」

「郎小姐！你既然沒有約會，我就請你賞我一個面子；此刻正茶舞時間，凡拉蒙舞廳有冷氣，那邊坐着聽一回音樂，身子比洗了一個浴，還舒服得多哩！」

廷德見她微微的一笑，此刻倒又和顏悅色的表情回答。這就趁此機會，馬上向她再三的請求。露茜是個樸素的姑娘，她活了這二十年來，舞廳還沒有去遊玩過；雖然在書本上常見到描寫舞廳裏富麗堂皇的文字，但到底沒有親眼目睹，時覺爲憾。此刻既有這麼好機會，她那顆平靜的芳心，也不免微微的波動起來。不過剛才這樣堅決的拒絕，現在假使柔順地答應了，那似乎也很不好意思；所以她低了頭兒，並不回答。廷德見她沒有拒絕，那就有默允的意思。遂繼續的又慫恿着說道：

「郎小姐！怎麼啦？你難道一定不肯賞給我臉兒嗎？」

「我怕家裏等着我，會不放心的。」

「我想難得的玩一次，你爸媽也不見得會責怪你。郎小姐！一個人工作時間要工作，但娛樂的時候也應該要娛樂；否則，我覺得你的精神上是太疲倦了，這樣會影響你的健康問題的。」

「你倒是個衛生家。」

露茜聽他像傳道一般的勸說，一時望着他倒由不得抿嘴笑起來了。廷德覺得事情慢慢接近了，他非常的得意，遂不再徵求她的同意，伸手一招，討了兩輛人力車，叫他拉到凡拉蒙舞廳去。露茜在這個情形之下，那裏還有推拒的勇氣，也只好跟着廷德坐上人力車去了。

凡拉蒙舞廳是上海最富麗堂皇的一個舞宮，裏面佈置成夏威夷的風景；高高的椰子樹，樹葉子裏裝着五顏六色的小電燈，風扇吹着樹枝兒微微地搖動，置身其中，頓覺暑氣全消，感到無限的涼快；那身上的汗水自然而然的會收進汗毛孔裏去。露茜和廷德坐在舞廳的一角，因為她是第一次到來，自不免東顧西盼的瞧個不停。只見正中還有一個音樂臺，上面建築成半圓形的，遠遠望去，好像的一個月亮。在月亮裏面有一班黑人大樂隊，那指揮的却是一個白種人；旁邊還有一個西洋歌女，她袒胸露臂，簡直是全身裸着一樣。她在音樂起奏唱歌的時候，不但臉部上有表情，就是她混身的肌肉都會微微的顫動；在青年人眼睛裏看來，至少有幾分肉的引誘。露茜似乎少見多怪，代替她有些難為情，兩頰會熱辣辣的紅暈起來。

「郎小姐！你喝些兒什麼？」

「隨便什麼好了。」

露茜正在呆呆地出神，忽聽廷德向她低低的問，於是回過頭來，只見桌子旁還站了一個侍者；因為她不知道在舞廳裏是應該喝些兒什麼的，恐怕說錯了，會被人家笑話的，所以烏圓眸珠一轉，低低的回答。廷德以為她是鬧着客氣，遂也不再問她，管自的向侍者吩咐，拿兩盃冰咖啡來。侍者應了一聲，便即匆匆下去。這裏廷德取出烟盒子來，拿了一支，向露茜笑問道：

「郎小姐！你吸一支嗎？」

「哦！我不會吸烟。」

露茜搖搖頭，含笑回答。廷德劃了火柴，遂自己吸烟了，一面望着露茜，似乎萬分得意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你覺得嗎？坐在這裏，好像是秋涼的天氣，那裏還會淌汗嗎？所以在這裏避暑，倒比上莫干山去好得多哩！」

「不過享受的時間太短促，你終不能一天到晚坐在這裏，睡在這裏呀！」

廷德被露茜這句話倒是說得怔住了，笑了一笑，就連說不錯不錯，那就是這一點不好。這時侍者把冰咖啡送上，悄悄的退去。廷德握住了杯子，向露茜說了一句我們喝吧！露茜含笑點頭，拿了杯子湊到口邊去的時候，忽然她又放了下來。廷德嚙嚙嚙嚙已喝了一半，見她不喝，心中有些奇怪。遂忍不住問道：

「郎小姐！怎麼你喝不慣嗎？」

露茜吱唔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了一句是的，太冷了。當她說完這短短兩句話，也不知她爲什麼緣故？她的粉臉兒却像海棠花那麼緋紅起來了。廷德對於她這句太冷的話，倒不禁爲之愕然。暗想，盛夏的季節，不喝冷的，難道倒喝熱的嗎？忽然他靈敏的感覺，有些想到了似的；不禁哦哦地響了兩聲，望着她嬌容，神祕的一笑。溫情的說道：

「我想到了，那麼你就別喝冷的，我叫侍者給你換盃熱的吧！」

廷德說時，又向侍者招手，叫他去換盃熱的來。露茜聽他這一句我想到了的話，顯然他已明白了自己的祕密，心中這一羞澀，連她耳根子都嬌紅起來了。但表面上還竭力鎮靜大方的態度，說道：

「不要緊，其實不換也沒有關係。」

「噯！這可不是玩的，一個人最要緊保重自己的身子才好。」

露茜聽他偏又這麼認乎其真的說，一時更加的難爲情，秋波睇了他一眼，却低下頭來了。芳心暗暗想道：他倒是個很能體貼女孩兒家的青年哩。廷德見她這麼害羞的神態，他心頭只覺無限的甜蜜；遂鬆着兩肩，也微微的笑了。彼此沈默了一回，廷德在露茜抬起頭來的時候，方又低低的搭訕說道：

「郎小姐！你府上住在什麼地方呀？」

「在寶山路中原里。……」

露茜是恐怕他會到自己家中來，所以她並沒有把門牌號碼向他告訴。廷德似乎也正因爲

這一點而感到沒有十分的滿意，遂繼續的問道：

「不知你住在幾號？」

「十八號。」

露茜沒有辦法，在不情不願之中委委曲曲的說了這三個字。但廷德却一步一步的逼緊着要求道：

「郎小姐！你允許我到府上來拜望你嗎？」

「這個……金先生！很對不起，請你還是不要來的好：第一，我家地方太小；第二，我爸媽的思想太陳舊，他們不許我在外面有男朋友的。所以爲了避免麻煩，還得請你原諒才好。」

露茜表示慌張的樣子，蹙了眉尖，低低的拒絕。廷德雖然表示失望，但他口裏還連說沒有關係。這時侍役把熱咖啡奉上。廷德在窘態之中，方才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那麼你喝熱的吧！」

「謝謝你。」

露茜握了杯子，湊在殷紅的嘴唇旁，微微的呷着。廷德覺得她連喝咖啡的姿勢都非常的美麗動人，真是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了下去。遂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說府上地方小，我覺得這是你過份的客氣；也許我們還是初交，所以沒有資格到你府上來吧！」

「你倒不要誤會，舍間是只住了一間統廂房，除了爸媽，還有三個弟妹，他們小孩子成天的又吵又鬧，地方本來很小，有了這三個孩子，因此更收拾不好，髒得不成樣子，實在見不得客人的。」

「上海本是寸金之地，其實家家都是這個樣子的，那也算不得什麼。」

「金先生府上住那兒？」

「我的家在青島，爸爸開了一家進出口行，在上海我是住在姑媽的家中。」

「那麼你的媽呢？」

「我媽在日本的時候就死了。」

「你也到過日本嗎？」

「郎小姐！我老實的跟你說罷，我的媽原是日本人，爸爸在我媽死了之後，才回到中國來的。他在青島又組織了家庭，我便到上海來求學了。」

「你一定也會說日本話了？」

露茜暗想，原來他是中日血統混合成的結晶品，遂望了他一眼，又低低的問。廷德含笑點點頭，他聽音樂臺上奏出一曲很幽美的音樂來，這就有些腳癢。遂向露茜問道：

「郎小姐！你的舞一定跳得很好，能不能跟我跳一次嗎？」

「啊！慚愧得很！我簡直一些兒也不會跳。」

「我不相信，你一定騙我。」

「真的，我從來也沒有跳過舞。」

「那麼我來教你，跳舞也是全身運動，在這個時代，我們青年男女終應該學會了才好。郎小姐！你不要怕，我們去試試。」

金廷德一面說，一面不管露茜不同意，他拉了露茜的手，便走到舞池裏去了。露茜在這時候，已沒有自主的能力；雖然覺得男女倆人摟抱在一起，這是一件太難爲情的事。不過在燈紅酒綠的環境下，爵士音樂的熱狂中，同時見到別人也在一對一對的歡舞，所以露茜心中糊裏糊塗的把羞澀的成份也會淡薄下去。因爲已經是一個二十歲的姑娘了，她似乎也需要有異性這一種的慰藉，來調劑這枯燥的生活。

露茜第一次被他拖下舞池去的時候，她的心頭跳得劇烈，全身幾乎在發抖；廷德從這一點子看來，知道她確實是不會跳舞的人。遂認真地一步一步的教她，在經過幾次拖來拉去之後；這種娛樂到底不是一件什麼困難的事情，尤其是露茜一個聰明的姑娘，她似乎也慢慢地入門起來。廷德對她很高興的說道：

「郎小姐！你真聰明，已經是跳得相當的好了。」

「你還說哩！瞧你那雙雪白的麂皮鞋，被我踏得烏黑的了。」

「沒有關係，一上了鞋膏，又雪白的了。」

兩人說着話，都笑了起來。這時音樂停止，大家都相繼歸座。廷德見露茜的神態已沒有剛才那種受拘束的樣子，遂望了她一眼。笑道：

「郎小姐！你覺得跳舞還有些興趣嗎？」

「唔！可是跳得不好，你們會跳的人，一定怪受累的。」

「不！我一些也不累。郎小姐身輕如燕，摟在懷內，真是怪舒服哩！」

露茜聽他這樣說，至少有些輕薄的成份，這就逗給他一個白眼，不再開口說什麼了。廷德也覺自己太冒失了一些，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正在這時，音樂臺上鏗的一聲鑼響，接着整個舞廳裏便亮了電燈，露茜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兩眼望着舞池裏出神。廷德於是悄悄她告訴道：

「這是開始表演了。」

「表演什麼呢？」

「你瞧着就知道了。」

廷德還賣一些關子，低低的說。就在這時，鑼聲又響，全場的電燈却又熄了下來；只有音樂臺上打出一盞電光燈圈子，也不知怎麼的？忽然在電光圈子裏顯現出一個西洋女子來。那女子就是剛才唱歌的這一個，她此刻身上的肉體比剛才還要暴露得多；除了胸前兩個金絲的奶罩，和腰間一條草裙子外，什麼都裸在外面。她有些瘋狂的樣子，在表演各式各樣不同的姿態，這姿態使每個青年都感到心蕩神搖，兩眼好像着了魔似的定住了；有幾個好色之徒，張大了嘴兒，幾乎饒涎欲滴的模樣。可是那西洋女子絕無羞澀的意思，大概她是專門吃這一項飯的緣故，所以還把兩腿向上一蹺一蹺的蹺個不停，在她腿兒蹺起的時候，好像發現

她裏面是沒有穿着褲子，因此舞客們幾百道的目光都集中在一處，各人心中益發想入非非起來了。

表演完畢，掌聲雷響，還有幾個色情狂的男子，大叫再來一個，但樂隊已照常奏樂，舞侶們又紛紛地入舞池跳舞了。露茜看得兩頰發赤，心兒猶忐忑不停。暗想，國家已到了這樣危險的時期，人民還是這樣的荒淫無度，正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唉！那就無怪日本人要一步一步的侵略進來了。我今日隨俗浮沈，也過着這種沈緬的生活，那我不是很對不住良心嗎？露茜這樣想着，因此再也坐不下去了。遂回頭對廷德說道：

「金先生！我要回去了。」

「怎麼？已經七點多了，茶舞原也快要散場了，我們回頭到外面吃了晚飯，我送你回家好嗎？」

「不！已經破費了你，很對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麼我們一同走吧！」

廷德見她站起身子，決意要走的神氣；一時也只好低低的說，一面付了茶賬，和她一同走出舞廳的大門。在舞廳門口，廷德還要請她吃飯，露茜再三的謝絕，廷德覺得勉強無益，遂給她討好人力車，付了車資，送她回去。

這晚露茜睡在床上，想着廷德對待自己的情形，顯然有着愛素作用，雖然他很多情，很會體貼女孩兒的心理，但是，他到底是個社會上最普通的青年。他只會享受，只會消耗，有

什麼志氣？有什麼抱負呢？露茜這麼思忖之下，她對於廷德的一片情愛，却是付之東流了。匆匆的又過了兩天，這晚露茜由醫院回家，因為心中煩悶的緣故，遂慢慢地踱進了外灘公園。看了園內三五成羣的遊人，尤其是見了對對攜手偕行的情侶，她有些眼癢，而且更感到孤寂。正在獨個兒徐步行走的時候，忽然一個青年男子，向自己嘆嘆的招呼起來。遂慌忙停止了步，向他仔細的一望，原來不是別人，却是自己心中把他怨恨的那個諸葛英雄哩！

五

郎露茜在見到了諸葛英雄的時候，當初還有些不能肯定就是他；因為在醫院裏看見的時候，他滿頭包紮了紗布，此刻去了紗布，真如志堅所說完全是個挺俊美的少年了。及至諸葛英雄先開口招呼了她，她才相信這少年一定是諸葛英雄了。當下向他嫵媚地一笑，低低的說道：

「你是諸葛先生嗎？我幾乎不認識了。」

「怎麼？才隔別了三天呀！」

諸葛英雄不知道她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倒是怔了一怔，遂笑嘻嘻的回答。郎露茜明白他是誤會了自己這句話的用意，遂連忙解釋道：

「不是這個意思，因為你在醫院裏是滿頭包紮了紗布的緣故。」

「哦！你說的是爲了這個，但我終認得了你的。郎小姐！你一個人在公園散步嗎？」

「你瞧我身邊還有別的男朋友嗎？」

郎露茜認爲他這句話有些明知故問的，這就用了怪俏皮的口吻回答他。諸葛雄暗想，這姑娘說話倒是刁得可愛。遂也笑道：

「既然你沒有男朋友在身邊，那麼我和你在一塊兒隨便談談，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吧！」

「只怕被一個人看見了，事情就要弄僵。」

「你說的是誰？」

「還有什麼人？當然是你的表妹，李小姐。」

郎露茜俏眼兒向他一瞟，却忍不住抿嘴笑起來了。諸葛雄紅了臉兒，心頭倒是別別的一陣亂跳。暗想，她這句話不是明明的也在跟我鬧着醋勁兒嗎？想不到女孩兒家都慣會這一套。一時反覺有些甜蜜的滋味，遂故作莫名其妙的神情。說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在一起談話，就是表妹看見了，和她又有什麼相干呢？」

「她……不會跟你吃醋的嗎？」

郎露茜雖然是說了出來，但到底覺得十分的難爲情。尤其在一個並不十分知己的男朋友面前，那似乎更失了自己女孩兒家的身份。所以粉臉像塗上了一層臙脂那麼的嬌紅，她忍不住赧赧然的低下頭來。諸葛雄是感到說不出的有趣和得意，因爲她在猜測玉梅會跟我吃醋，換句話說，她自己也在和我吃醋；爲什麼要吃醋呢？那不用說，她當然也是爲了愛我的緣故。諸葛雄覺得自己的幸福，遂笑了一笑。說道：

「她憑什麼資格跟我吃醋呢？因為她不過是我的表妹而已；難道有表妹的人，連外面交一個女朋友都要受着束縛嗎？我想世界上不會有這一種道理的吧！」

「我原是跟你說着玩的，現在我們且不談這些罷！」

諸葛雄這樣的一表白，露茜心中也就越想越不好意思起來，她搖了搖頭，遂打着個問答。諸葛雄向四周望了一眼，見沒有一張空的椅子。遂轉出一個念頭來，說道：

「郎小姐！我請你到水上飯店吃飯，你能賞光嗎？」

「我心領謝謝，下次叨擾你吧！今天我要早些回家的。」

郎露茜雖然很願意跟他一同去吃飯，但表面上却不得不這樣的推辭，以顯姑娘的身份。諸葛雄在沒有完全絕望之前，他當然還是再三的邀請。說道：

「郎小姐！你別客氣，今天這樣湊巧的機會是很難得的，你若一定不肯賞光，那你就

是瞧不起我了。」

「可是，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諸葛雄這樣一說，露茜有些左右為難起來，雪白的牙齒，微咬着她薄薄的兩片嘴唇，低低的回答，顯然有些兒難以委決。諸葛雄知道她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遂接着又說道：

「這沒有什麼關係，郎小姐！那麼請罷！」

郎露茜見他說着話，還把手一擺，表示很有禮貌請自己走路的样子。一時也不再鬧什麼客氣了，遂點了點頭，兩人一同步出了外灘公園的大門。水上飯店就在公園的隔壁，走不了

二三十步路，就可以到達。這飯店屋子好像是一隻船浮在黃浦江面上；過着風浪大的時候，整個屋子會微微的波動。在仲夏的季節，水上飯店的生意很好，因為食客都貪圖裏面風涼；窗子打開，又可以看到黃浦江的景色，這裏面用不到裝電風扇，因為江風拂拂，比這人造的電風更加涼快而爽朗。諸葛雄和露茜揀了一個靠近窗口的座桌坐下，侍者把菜單拿上，諸葛雄爲了要表示闊綽起見，他當然揀最精美的一種西餐。諸葛雄望了露茜，又低低的問道：

「郎小姐！你要喝些兒酒嗎？」

「哦！我不會喝酒的，諸葛先生要喝只管喝些兒吧！」

「那麼我也不喝了。」

諸葛雄一面說，一面又向侍者吩咐了一句不喝酒；侍者答應，便卽下去。郎露茜見他順從自己的意思，連他自己都不喝了，一時倒很不好意思。遂笑道：

「諸葛先生！你平日會不會喝酒的？」

「我也不常喝，但喝的時候，能夠喝上幾盃；我覺得喝酒會誤事，所以能夠不喝，那當然是避免的好。」

「不要過量，喝酒倒也並非完全是件壞事情。諸葛先生！你有興致，你今天不妨喝一些，不要爲了我不喝酒，倒掃了你的興。」

郎露茜聽他這幾句話，顯然他是一個會喝酒的人，他所以不肯喝，完全是爲了自己的緣故，也無非表示他很愛我的意思。那麼我也應該很多情的勸他喝一些，這樣在他心中當然也

格外對我好感了。郎露茜也是個很有心計的姑娘，在這樣思忖之下，遂笑盈盈的向他溫情地慫恿。果然，諸葛雄聽了心中很是高興，遂又向侍者招手。一面對露茜說道：

「好！我就聽從郎小姐的話，那麼喝一瓶啤酒罷！僕歐！我們喝一瓶啤酒。」

侍者來到桌旁，諸葛雄又回頭吩咐着說。侍者稱是，便又走開了。這時露茜的芳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快樂；尤其是聽了他這「聽從」兩個字，心眼兒上好像塗過了一層糖衣那麼的甜蜜。她掀着媚人的酒渦兒，把這幾天愁眉苦臉的積悶早已化爲烏有了。諸葛雄見了她的嬌靨，心裏微微的蕩漾，真像窗外江水那麼的波動着。他低低的笑道：

「照理說來，郎小姐是應該很會喝酒的。」

「諸葛先生！這話叫人不解，你打從那一點看出來的呢？」

「那我當然有一點根據，才這麼說的。」

諸葛雄且不回答是什麼理由，似乎還賣一些兒關子般的，微微的笑。郎露茜聽他說有根據而言，這就益發奇怪起來了。定住了烏圓眸珠，怔怔問道：

「你根據什麼呢？」

「我根據你的臉兒。……」

「我的臉？我臉上難道有什麼字寫着會喝酒嗎？」

郎露茜以手指着自己的臉頰，笑盈盈的問。諸葛雄覺得她的動作，她的語氣，都令人感到有趣而可愛。遂嘆喟的一笑，說道：

「不是說你臉上寫着會喝酒的字，因為你臉頰上有一個深深的小潭；這小潭大家都稱它爲酒渦，有酒過的人，還不是會喝酒的標記嗎？我想你多少終會喝一些的。」

「呀！諸葛先生！你真會開玩笑，我道你說的什麼證據，誰知你繞了圈子，却是說這一句話，你也太有趣了。」

郎露茜到此方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要說明自己有個酒渦，因此兜了這麼一個大圈子，方才說明白了。一時呀了一聲，忍不住好笑起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她粉臉兒益發像喝過酒一般的嬌紅起來。兩人四目相對，都默默地笑了，這笑是包含了多少情切切意綿綿，羞答答喜洋洋的成份。

侍者第一道菜拿上的是花旗冷盆，另外又拿上玻璃盃兩隻，啤酒一瓶。給他們孟子裏各斟一盃，悄悄的退下。露茜等侍者走後，方才低低的說道：

「諸葛先生！我不會喝酒。」

「噢！你不会喝酒？剛才侍者給你斟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推拒呢？」

諸葛雄笑嘻嘻的刁難她說。其實露茜因爲不常出外吃飯，所以處處地方恐怕被人笑她鄉下人，她完全是怕難爲情，才不肯當面向侍者推拒。其實會喝酒不會喝酒？那原也沒有什麼關係，這無非女孩兒家太愛面子的緣故。此刻被諸葛雄這樣一問，那就弄得無話可答，雪白牙齒，咬着嘴唇皮子，憨然地傻笑了一回。不得已的說道：

「那麼我少喝一些兒怎麼樣？」

「那小姐！你若會喝的，那就不用客氣。況且這啤酒是有益於身子的，常喝啤酒的人，身子會發胖哩！」

「只怕醉倒了，回不得家去。諸葛先生！我喝半盃，半盃倒給你，你能答應我嗎？」

「那麼你且喝了再說，假使真的喝不完，剩下的給我喝是了。」

諸葛雄見她拿了盃子，馬上就要實行倒半盃給自己的樣子，這就微微的一笑，表示此刻不必倒的回答。其實諸葛雄並無其他作用，無非叫她全都喝了的意思。可是郎露茜却赧赧的嗯了一聲，紅着粉臉。說道：

「剩下了給你喝，那不好的。」

「爲什麼？你能喝就全喝了，不能喝便剩給我喝，那又有什麼不好呢？」

「喝剩了的酒給你喝，你不嫌髒嗎？」

郎露茜見他還這麼的說，一時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老實呢？還是故意這麼的？遂索性羞答答的瞟了他一眼，向他低低的問。諸葛雄倒確實有些忠厚，他還是並不理會的樣子。說道：

「那沒有關係，這也並沒有什麼嫌髒的理由可說。」

「嗯！我不要！……」

諸葛雄經郎露茜這樣撒嬌般的一嗔，老實人方才也明白過來了。暗想，不錯，她的嘴喝過了，我的嘴再喝，她會疑心我有什麼輕薄的舉動；實在我倒是一無心的，因此兩頰也由不得紅起來，笑了一笑，把盃子舉過去。說道：

「那麼你就倒半盃給我吧！假使你真的不會喝，我叫僕歐拿瓶汽水來給你沖淡，好不好？」

「那倒不必了，要如酒和了汽水，還是光喝汽水的好。其實喝酒，終要覺得有些酒的味兒。」

諸葛雄認爲她這兩句話，完全是會喝酒的口吻，大概是她因爲和我初交的緣故，所以她怕着難爲情而已；於是也不再說什麼，在倒過了她半盃啤酒之後，兩人方才默默地吃喝起來。諸葛雄見這只冷盆內有鮑魚片，有滷筍，有火腿，雞蛋，牛肉等蓋交。遂笑道：

「這兒那盆『塞勒』倒很道地，郎小姐！我認爲吃西餐最好，各人一盆，用不到你吃我吃互相招呼的客氣。」

「可不是？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是外國人爽快，比方說，幾個朋友坐電車，大家各人買各人票子，從來也沒有見他們你買我買的鬧客氣。」

郎露茜雖然低低的回答，她心中却在想『塞勒』兩個字的意思，那也許就是冷盆的外國名詞吧！我倒要記在心裏，免得被人家當鄉下人看待。兩人且喝且談，等他們吃畢這餐晚飯後，彼此的身世也已經敘述得很詳細的了。郎露茜這時粉臉完全透着青春的色彩，這紅暈比塗了胭脂還要鮮美得好看；諸葛雄是善於喝酒的，他是並不覺得一些兒什麼。望着露茜媚人的粉臉，笑嘻嘻的說道：

「郎小姐！怎麼？你有些頭暈嗎？」

「沒有什麼，再多喝恐怕就糟糕的了。」

郎露茜搖搖頭，微笑着回答。這時侍者端上兩盃冰淇淋，放在桌子上。諸葛雄喝了酒後覺得熱燥，拿了銅匙就搯着吃。因為見露茜並不吃，遂低低問道：

「郎小姐！你爲什麼不吃冰淇淋呀？」

「太冷了，我怕吃了會肚子痛。」

郎露茜雖然是這麼的回答，但她因爲是擔着虛心的緣故，所以非常的感到難爲情；秋波斜了他一眼，大有羞答答的樣子。好在諸葛雄是個老實人，他是並想不到這麼許多。遂點頭說道：

「郎小姐！腸胃不好，那還是不吃爲妙；你這一盃冰淇淋，也給我吃了吧！」

「我說你最好吃了這一盃就算了，多吃冷的，尤其在油膩食物吃下之後，我勸你也少吃些冷的吧！因爲我們中國人的體格，終及不來外國人強壯的。」

「這完全是習慣問題，假使常常這樣的吃，那也沒有什麼關係的了。」

兩人這樣說着，侍者又把一盃熱咖啡拿上，在一只白瓷盆子上還放了兩只香蕉。諸葛雄指指咖啡，望着露茜，說道：

「你不吃冷的，那麼你就喝這盃熱咖啡吧！」

「吃西餐在老年人的心中一定不贊成，什麼熱的吃了，便吃冷的，冷的吃了，再吃熱的；那肚子裏也要弄不明白了，我覺得這樣是很容易生毛病的。諸葛先生！你吃過

冰淇淋之後，我勸你別喝熱咖啡了。你肯聽從我的話嗎？」

郎露茜後面這一句話，是包含了多少痛癢相關多情的成份，諸葛雄似乎不得不接受她的勸告，遂點點頭兒。笑道：

「你是一片金玉良言，爲我的好，我怎麼能不聽從你的話呢？」

「嗨！……」

郎露茜覺得他說話的神情有些神祕，這就啞了他一口，低着頭兒赧赧然笑起來了。諸葛雄心兒是甜蜜蜜的，他也得意地笑了。

在走出水上飯店的時候，外灘大時辰鐘齊巧噹噹地敲着八點。諸葛雄說了一句還這麼早，露茜是個聰明人，她知道諸葛雄在後面一定還有餘興的話。遂先回答道：

「八點鐘也不算早了，我還沒有洗過浴，想早一些回家去了。」

「郎小姐！那麼我們幾時再見面呢？」

諸葛雄雖然不敢強留她多玩一回兒，但却顯出依依不捨的神氣，向她低低的問。這叫郎露茜倒也很難以回答，脈脈含情的望了他一眼。微微的笑道：

「隨你好了，你喜歡什麼時候再見面？我一定奉陪你。」

「郎小姐！你真好，我太感激你了！」

諸葛雄有些情不自禁的，伸手把她握住了，很感動的說。郎露茜被他握住了手，只覺有股子電流那麼的熱，從他手心間灌注到自己的手裏來，她情意纏綿的望着他，却笑盈盈地並

不作答。兩人默視了良久之後，諸葛雄方才低低的說道：

「我過兩天到醫院裏來望你罷！」

「不！我說你還是打電話給我。否則，同事們見了，會取笑我的。」

郎露茜很羞澀的回答。諸葛雄含笑說好，遂給她討了街車，付了車資，握手分別了。這晚露茜睡在床上，因為是歡喜過了度，所以也會失眠了。她望着床頭水銀似的月光，腦海裏浮現了諸葛雄俊美的臉，他是一個多麼溫文的青年；雖然金廷德待我是同樣的柔情如水，靈意如雲，不過我覺得金先生終有些浮滑的成份，單想我不吃冷的這一回事看來，廷德好像很內行的樣子，而諸葛先生，却是木然無知的，顯然他是並沒有明白我所以不飲冷食的原因。一個青年，他把女孩兒家的事情懂得太多了，這就可想他平日和女子接近的機會是那麼多；不但是多，而且至少還有些不老實的行爲，否則，一個未婚的男子，他如何會知道女孩兒家的隱祕呢？露茜在這樣思忖之下，她斷定金廷德平日的的生活一定很浪漫，他在女子面前用情，完全是他的慣技，說不定還存了一種不純潔的非份妄想。比不得諸葛雄的用情，他完全是存了求偶的真心，兩相比較，自然差得很遠，我千萬不能上金廷德的當。爲了避免將來吃虧起見，我還是及早的離開他好；否則，墮入苦海，那就追悔莫及了。露茜打定了主意之後，也就沈沈的睡着去找尋她的美夢去了。

第二天露茜到醫院裏去工作，碰見忠花的時候，便拉了她的手，顯出神祕的態度，向她嗤嗤的一笑。說道：

「史大姊！這幾天你老是丟掉我一個人悄悄地走了，是不是跟蔡先生有約會嗎？」

「你這小妮子！別胡說八道的取笑我，我可搵你。」

史忠花紅了臉，伸手一揚，向她又笑又嗔的說。露茜也忍不住格格的一笑，却一骨絡轉身，逃開去了。忠花暗想，這妮子前兩天愁眉苦臉悶悶不樂，今天不知怎麼的竟這樣高興？一面想着，一面也到產房裏去工作了。

這晚落班的時候，院役匆匆進來，向露茜報告道：

「郎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是誰？」

「一個穿西服的青年。」

史忠花和露茜正在脫去白色的制服，聽院役這樣報告，忠花這就揚揚眉毛，恍然有悟的哦了一聲。笑嘻嘻的說道：

「怪不得，小妹妹今天滿面春風的樣子，原來已找到一個對象了。」

「阿四！你慢走，那青年姓什麼？會不會找錯了人？」

郎露茜被忠花一取笑，她兩頰便一圓圈一圓圈的嬌紅起來，連忙把院役陳阿四叫住了，又急急的問。她心中是暗暗猜測着，不知道會不會諸葛雄來找我的？阿四在門框子外回過身子來，却搖頭說道：

「我却忘記問他姓什麼了，好在他等在會客室裏，你出去一看，自然知道是什麼人。」

了。」

「唔！你這人真糊塗。」

郎露茜口裏埋怨着，她身子已向會客室裏急急的走了。只見一個西服青年站在那張油畫的面前，因為他是背向外的，所以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照郎露茜的猜想，那一定是諸葛雄了，正欲笑盈盈的向他招呼，只見那青年回過身子來，却不是諸葛雄，竟是心中討厭的那個金廷德；露茜在看清楚了是誰之後，她當然表示失望，把媚人的笑意慢慢地消失了。但廷德却老實不客氣的走上來，握了她一陣手。笑道：

「郎小姐！我們兩天沒見了，今天我特地來請你一道吃晚飯去。」

「啊呀！這可太不湊巧了，我一個同事約我此刻去買東西哩！」

郎露茜情急智生的掉了一個鎗花，向他低低的說。金廷德皺了眉毛，似乎有些不大相信的樣子。繼續的追問道：

「你們預備去買什麼東西呢？難道明天不能去買的嗎？」

「她說是件很要緊的東西，非在今天去買不可的。」

兩人正在說話，會客室門口有人探首一張望，露茜肯定是史忠花，遂忙叫了一聲史大姊。忠花被叫，這就不得不走進室內來。她因為不知道郎露茜對金廷德是十分的討厭，所以還怪俏皮的口吻。笑着說道：

「對不起！我打擾你們了。」

「史大姊！你不是預先約我去買東西的嗎？」

郎露齒聽她還這樣的打趣，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怨恨，遂很快的向她問着說：「同時她又向忠花連連的擠眼睛。可是忠花又誤會她的意思了，以為她在男朋友面前故意放刁，所以自己不得不做一個和事老。遂又笑嘻嘻的說道：

「沒有關係，我這東西反正沒有什麼要緊，明天買也行。」

「史大姊！你這人說話算什麼意思？一句進，一句出，剛才不是說很要緊嗎？此刻怎麼又說不要緊了呢？」

史忠花一番衛顧她的好意，可是聽在郎露齒的耳朵裏，她真是弄得哭笑不得，心中的焦急，額角上幾乎冒出汗水來了；這就沒有辦法的，恨恨的白了忠花一眼，簡直有些惱怒的樣子。這一下子的情形，把忠花倒弄得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起來，望着她薄怒嬌嗔的意態，不禁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倒是廷德笑着道：

「既然這位史小姐肯原諒你，那麼你又何必發脾氣呢！你就跟我一塊兒吃飯去罷！史小姐！你也一同去好嗎？」

史忠花見廷德又向自己低低的相邀，覺得一個男子在女朋友的面前低聲下氣的真有忍耐力，一時也不禁笑起來。遂說道：

「我們這位小妹妹還是一味的孩子氣，知道她脾氣的，你一定不會生氣；瞧她也不給我們介紹介紹，還在那兒高蹺着嘴巴哩！」

「哦！我姓金，名叫廷德。史小姐！我很對不起，累你們今天不能去買東西，但是我請你們一同吃飯去，你能賞光嗎？」

金廷德見露茜兀是鼓着小腮子不開口，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就只好向忠花來一套自我介紹。一面含了笑容，又向她溫情地邀請，史忠花還要避一些嫌疑，沈吟了一下。微笑着說道：

「謝謝金先生！我不去了。」

「你不去，我也不去！」

這是忠花意想不到的事情，誰知露茜扳住了面孔，很快的也說出了這兩句話。一時望着她，倒又好笑起來。廷德連忙說道：

「史小姐！你幫幫我的忙，你就一同去吧！」

「好，好，好！我一同去，我一同去，小妹妹！你這可不用生氣了。」

史忠花還認爲露茜這小妮子手段厲害，把一個男朋友弄得服服貼貼，好像兒子那麼的孝順；但她怎麼知道露茜心頭的苦楚，實在比黃連還要苦三分哩！

三人默默地走出了普濟產科醫院的大門，金廷德撩起衣袖看了看手錶，向兩人望了一眼。微微的笑道：

「此刻吃飯實在太早，我們最好到舞廳裏去坐一回。」

「舞廳裏有這種惡形惡狀的表演，我可不高興去。」

道：

郎露茜始終顯出不情不願的樣子，反對着回答。金廷德忍不住笑起來，遂想了想。說

「並不是每一家舞廳都有這種表演的，我們可以換一家舞廳去玩的；百樂門舞廳很高尚，裏面都是『琴脫曼』和『雷兌司』居多，郎小姐！你贊成嗎？」

「好的，我們就到百樂門去罷！」

史忠花不願他們發生什麼感情上的破裂，遂竭力拉圓場的代替回答。於是廷德叫了三輛人力車，便拉到百樂門舞廳去了。到了百樂門舞廳，此刻正是茶舞最熱鬧的時候，侍者招待他們入座。廷德望了露茜一眼，低低的問道：

「你今天能吃冷的了嗎？」

「我喝盃清茶好了。」

「史小姐呢？喝瓶可口可樂好嗎？」

露茜冷冷的回答，廷德遂又問過了忠花，忠花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廷德遂向侍者吩咐下去，他自己却叫了一瓶啤酒。過了一回，侍者把茶，酒，可口可樂全都送上。廷德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向露茜問道：

「郎小姐！你瞧凡拉蒙舞廳的裝璜考究？還是這兒考究？」

「唔！都很好。」

露茜毫不介意淡淡的回答，忠花伸手拉拉露茜的衣角，並且又向她霎霎眼睛，是關照她

不要一味的拿這種態度對付人的意思。露茜見史忠花還是沒有了解自己的心理，她急得幾乎要哭出來。在情急智生之中，她忽然有了主意，遂拉拉忠花的手，笑着說我和大姊去跳一次，她便拖着忠花到舞池去了。

「小妹妹！我不懂你這是什麼意思？在一個男朋友的跟前，固然要用一些手段，但我認為也不要過份的搭架子；否則，事情就難免要弄假成真的呀！」

在舞池裏，忠花不等她開口說話，先向她低低的勸告。露茜恨恨的逗給她一個白眼，啐了她一口。冷笑道：

「我的好大姊！對不起！你以後豆腐少吃好嗎？」

「怎麼？我是正正經經的話，天地良心，我對你還有什麼吃豆腐的存心嗎？」

「那麼你別再說這些話，因為我根本不想跟他做朋友。」

露茜認乎其真的回答，她明眸裏充滿了哀怨的神色。史忠花聽了，真有些兒將信將疑，楞住了一回。方才正色的問道：

「你這話是真的嗎？」

「當然真的，大姊！你這人也好糊塗的，假使我對他有什麼好感，那我何必必要推託跟你一同去買東西呢？誰知你不幫我的忙，還一味的說沒有什麼要緊東西去買。唉！我真是又急又恨，剛才幾乎要哭起來呢！」

史忠花聽露茜這樣說，方知剛才自己完全誤會了她的意思，一時忍不住嘆味的一聲笑起

來。遂急急的說道：

「我那裏知道其中的底細呢？我以為你跟他鬧一些小意見，所以撒癡撒嬌的發了脾氣，我倒是好意，存心拉攏你們的。誰知你，……嘿！這可真是太有趣哩！」

「有趣？你簡直跟我在搗蛋，難道你沒有見我拚命的跟你丟眼色嗎？」

「因為事先我並沒有知道你對他有什麼惡感的印象，所以我當然也沒有這麼的聰明囉！小妹妹！並非我埋怨你，你在外面有了男朋友，你也不該向我守這樣的祕密呀！」

「啊呀！這真是天曉得的事情，我幾時有心守祕密呀！那你也不要冤枉我吧！」

郎露茜聽她這樣的埋怨，一時漲紅了臉兒，急急的向她聲明。史忠花淡淡的一笑，她似乎胸有成竹的樣子。低低的問道：

「小妹妹！雖然這是不關我老大姊的事情，但我已發覺你們兩人之間實在有很密切的關係了。……」

「大姊！你不能胡說八道的冤枉人。」

郎露茜急得眼淚汪汪大有真的要哭出來樣子，史忠花摟緊她的腰肢，親熱地偎住了她的面孔。低低的笑道：

「小妹妹！你別急呀！我當然不能紅口白舌的冤枉人，因為我說這一句話，少不得也有一些兒證據的。」

「大姊！你要如真的說出什麼確實的證據來，我死也甘心。」
 郎露茜到底還是一個不脫小孩子脾氣的姑娘，她說到死也甘心的那一句話，眼淚真的從她眼角旁湧了上來；史忠花因為貼着她的面孔跳着舞，所以並沒有發覺她在淌淚。遂認真地說道：

「小妹妹！你跟他大約不止玩一次了吧？」

「是的，連今天一共只有兩次，第一次是在凡拉蒙舞廳玩的。」

史忠花對於她這坦白的告訴，還不能表示完全的相信。遂又說道。

「剛才金先生問你吃冷的熱的，這是什麼意思？」

「……………」

史忠花倒也是個心細如髮的姑娘，她竟出冷門般的向露茜問出這一句話來。郎露茜見她還推開了自己的身子，兩眼凝望着自己臉兒出神；一時倒弄得有口難開，吱吱唔唔的不知所對。史忠花笑道：

「我倒明白了，是不是你這東西來了，所以不能吃冷飲，對嗎？」

雖然是女孩兒和女孩兒之間，但露茜也覺得有些難為情的回答，所以紅暈了粉臉，只把頭兒微微的一點；史忠花益發笑出聲音來了。說道：

「金先生連你這一個祕密他都知道了，難道說你們之間的關係，還不能密切嗎？」

「照大姊說來，難道我是個這麼不知羞恥的賤東西，連這些事都會告訴他嗎？」

「可是你不告訴他，他如何會知道呢？」

史忠花鐵面無私的表情，兀是一步一步逼緊着問下去說。郎露茜流着眼淚，遂把那天在凡拉蒙舞廳遊玩的經過向忠花告訴了一遍。並且恨恨的說道：

「我自從那天和他遊玩了之後，我就覺得這個青年不大老實，日常的生活一定也很荒唐，我就決心預備遠開他了。」

「那麼你們又是怎樣認識的呢？」

「你問到這個，我又得怨恨你的不好了。」

「什麼？又是我連累了你？」

郎露茜伸手擦了擦眼皮，哀怨地逗了那麼一瞥，低低的說；史忠花凝眸含顰表示不解其意的樣子，向她驚奇地問。露茜因把在廣德醫院碰到金廷德的話，又向她告訴了一遍。史忠花這才恍然地說道：

「原來金先生還是志堅和小諸葛的同學嗎？他的人品到底怎樣？我明天倒要詳詳細細的問問志堅，他們是同學，當然知道一些的。」

「不必問，不必問，金先生和蔡先生是冤家對頭，他們的思想完全相反，而且我也看出他不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們不要他來請客吃飯，回頭我們馬上就走好嗎？」

史忠花聽姓金的跟志堅是背道而馳的同學，遂也表示十分的鄙視他。但她另有打算的沈吟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小妹妹！我告訴你，在社會上做人，是不能太以直心直肚腸的；你縱然對他沒有好感，但你千萬不要把討厭他的意思，放到面部上來。所以我們只管用掉他幾個瘟生錢，然後看我顏色，叫他自動的來放棄我們。」

郎露茜聽她這樣說，一時由不得破涕爲笑，點了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就在這時，音樂停止，兩人也就攜手回座來了。金廷德已喝下了一盃啤酒，望了兩人一眼。笑問道：

「你們兩位那個舞跳得好？」

「那不用說，當然史大姊舞步嫻熟，金先生要不要跟史大姊跳一次嗎？」

金廷德認爲露茜這兩句話有些醋意的成份，所以微微的一笑，却並不作答。史忠花是個開通的姑娘，她認爲男女之間跳舞是件毫無關係的事，遂向廷德笑着說，我們不妨舞一次。廷德有些受寵若驚，一面向露茜告罪，一面和忠花到舞池裏去了。

「史小姐！你的舞跳得好極了，若和郎小姐比較，那程度相差得太遠了。」

「留心郎小姐聽見了生氣。」

跳舞的時候，廷德向忠花笑嘻嘻奉承；忠花瞟了他一眼，却怪俏皮地說。金廷德却一本正經的說道：

「我說的原是實在情形，又不是背後在說她壞話，她生什麼氣呢？史小姐！你今年幾歲了？郎小姐怎麼叫你大姊的？」

「我二十三歲了，做郎小姐的大姊，是很够資格的，只怕你也是我的弟弟。」

「不！我二十四歲，齊巧是你的哥哥。」

金廷德笑了，忠花也笑起來。過了一回，廷德低低的問道：

「史小姐！我很冒昧的請問你，你有男朋友嗎？」

「男朋友嗎？不算少，是我認識的男子，都是我的男朋友，不過預先我要聲明的，家屬和親戚，那當然是不在其中的。」

「史小姐！你這人很好，挺會說笑話的。」

金廷德對於忠花那麼老練的神情，倒也沒有了辦法，只好微笑着說出了這一句話。忠花轉了轉烏圓眸珠，却又說下去道：

「其實一個女子有幾個男朋友，那是算不得什麼希奇的，假使有了情人的話，這就覺得很神祕的了。」

「那麼，史小姐有沒有情人啊？」

「我沒有情人，倒是我這位小妹妹，她已經有着意中人了。」

「小妹妹？她是誰？」

史忠花這句話是故意給他一個打擊，果然廷德感到吃驚，遂立刻假癡假呆的追問。史忠花俏皮地一笑，說道：

「小妹妹就是這位郎小姐呀！」

「真的嗎？她的情人姓什麼叫什麼？史小姐是不是也認識的呢？」

金廷德不知怎麼酸溜溜頓時會感到一陣莫名的妬忌，遂向她低低的探問。史忠花點點頭，却並不作答。廷德暗想，郎小姐的情人，除了志堅和小諸葛外，再沒有第三個人的了。兩人當中，大概小諸葛是郎小姐的意中人，因為一個姑娘終是愛小白臉的；像小諸葛那麼俊美的臉兒，當然是會博得女子的歡心了。廷德這樣想着，無形中和諸葛雄便結下一點仇恨了。雖然還想問一問露茜的情人到底是不是諸葛雄？但這時音樂停止，兩人也只好回到座桌旁來了。

金廷德回到座桌之後，悶悶的只管喝着啤酒，却沒有開口說話。露茜見了，暗暗奇怪，莫非忠花跟他吵過嘴嗎？遂向忠花望了一眼，不料忠花拉着露茜却又到舞池裏去了。忠花不等她問，就先笑道：

「真有趣得很，我說你已經有了情人，他便心裏不快樂起來。」

「哦！我道是什麼緣故？原來爲了你這一句話。那很好，可以叫他死了這條心。」

郎露茜這才明白了的笑起來，遂得意地回答。史忠花想了一想，說道：

「一時裏他還未必肯完全的死了這條心，我們見機行事，慢慢地對付他是了。……小妹妹！你的舞步還不大對，我來教你跳吧！」

「本來我原不會跳舞，無非是拉拉黃包車而已。」

史忠花說到後面，又提到她舞步上頭去了；露茜笑着回答。一面低了頭兒，便看着忠花在教她跳舞的步子了；不多一回，音樂又停，兩人攜手回座。郎露茜還沒有坐下，金廷德就

站起身子來。笑道：

「郎小姐！我們舞一次。」

郎露茜沒有拒絕的理由，遂跟他同入舞池。金廷德似乎很性急的樣子，還沒有跳半個圈子，就先向她笑着問道：

「郎小姐！我聽史小姐告訴，你已經有了心愛的情人了嗎？」

「我不知道。……」

「你自己的事，怎麼會不知道呢？」

金廷德見她羞答答的表情，回答了一句不知道，這分明是不肯告訴出來，遂又急急的問。露茜眸珠一轉，瞟了他一眼。笑道：

「我的朋友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誰是我的情人？你叫我怎麼回答？」

「比方說，在你許多朋友之中，你心中覺得和誰最好感，那麼誰就是你的情人了？」

「這也難說，我覺得他們都很好，那麼，難道他們個個都是我的情人了嗎？」

「我想多少終有些分別的，況且許多朋友之中，他們終有一個人會向你求愛的；你接受了那一個愛？那一個朋友就是你的情人了。」

「可是到現在為止，我一個也沒有接受他們的愛。」

郎露茜回答的却也相當老練，那叫廷德也真沒有了辦法。在楞住了一回之後，他終於厚着面皮，直截的說道：

「郎小姐！假使我跟你求愛的話，不知你能可憐我的癡心而答應我嗎？」

「這個……」

郎露茜似乎感到有些意料之外，一時全身發燒，通紅了臉兒，說了這個兩字，以下的話却難以回答出來。但廷德繼續地說道：

「郎小姐！我們雖然是初交，但我覺得一見如故，好像前生就認識你似的。你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太使我可愛了；我覺得你從頭到腳就沒有了一處是不美麗的，你完全是天上安琪兒下凡一樣。我第一次見到了你，我就想癡了，我對你是忠實的，真摯的，純潔的，坦白的，專一的。……」

「夠了，夠了，金先生！你大概是喝了一盃啤酒的緣故吧！所以我覺得你未免是太興奮一些兒了。」

「不！並不是喝了酒的緣故，你不要以為我在說酒話，其實我第一次見到你，我就要吐露我內心愛慕你的熱忱，但我恐怕覺得太冒昧，所以我忍耐着；可是，到了今天，我實在忍耐不住了。郎小姐！你是慈悲的天使，你只要答應一聲愛我，我就是你終身唯一的奴僕，生生死死都服從你的命令。郎小姐！你……你能可憐我嗎？」

廷德像在演戲似的，情緒是特別的緊張，他用了顫抖的語氣，話聲是包含可憐的成分。郎露茜從來也沒有遇到過這一種滑稽的場合，她在萬分嬌羞之餘，又感到說不出的好笑；真是惱又不好，笑又不好，遂竭力鎮靜了態度。一本正經的說道：

「金先生！承蒙你這樣的傾心於我，我自然無任感激。不過這問題太大了，我一時怎麼能夠決定得下？不瞞你說，像你這種情形，我其他許多朋友也曾經跟我演過這一套，那麼我既不是齊天大聖，分身乏術，叫我答應那一個好呢？所以我曾經對許多朋友說，你們的多情，我都收到。不過我要看看誰的忍耐工夫好？誰就得到勝利。因為性急朋友，他們都另找對象了，剩下了最後的一個，我不是就可以答應他了嗎？所以你若真心愛我的話，你應該靜靜的等待着。」

郎露茜也真虧她想得出這幾句巧妙的話來，金廷德聽了，由不得考慮了一回子。遂皺了眉頭，說道：

「郎小姐的苦衷，我也很表同情。不過你既然有這麼許多的朋友，這好比買跑馬票一樣，要中個頭獎，真也太不容易了。所以我的希望，不是太以渺小了嗎？」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實在向我求愛的人太多。」

「郎小姐！你可曾計算？一共有多少人數？」

「在去年一共有兩百多個，後來到春天的時候，就淘汰了一百多個，最近我計算大概只有五十不到了。」

郎露茜口裏雖然認乎其真的說，但心中實在是要笑出來了，她覺得這近乎荒唐的問答，簡直是在舞臺上唱滑稽一樣的了。但金廷德很相信地點點頭，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雖然是已經淘汰了四分之三的人數，然而還剩五十個人，這數目依舊很驚人呀！」

「五十個人數不算多，等秋涼天氣一到，也許只剩二十幾個了；等寒冬天氣一到，說不定只有十幾個了；等明年春天一到，我猜想至多只剩四五個了。所以你只要有忍耐性，明年今天的時候，也許是你一個人得到勝利的時候了。」

金廷德被她這樣一說，心頭倒又放寬了不少。暗想，照此說來，我也只不過等她一年工夫，這也算不了什麼希奇。一時倒又歡喜起來，遂笑着說道：

「郎小姐！我準定靜靜的等着罷！」

「金先生！你肯這樣的同情我，原諒我，那我很感激你。」

「那裏那裏？假使我換作了郎小姐的地位，確實也會感到相當的困難哩！」

金廷德被露茜這樣的一說，他倒又表示十分明亮起來，遂笑着回答。這時音樂又停，兩人遂也回到座位上來。廷德看看手錶，很高興的說道：

「已經六點四十分了，兩位肚子想來也一定餓了，我們還是到外面去吃晚飯罷！」

「也好，不過今天要你化費了很多錢，叫我們真不好意思。」

「郎小姐！你這麼說，倒又不像自己朋友了。」

金廷德笑着回答，一面付了茶賬，一面把手一擺，表示請她們走的意思。史忠花見廷德不像剛才那麼的悶悶不樂的樣子了，心中暗想，露茜這妮子的手段真不錯，不知她在廷德面前說了些什麼話，居然把他又這樣的高興起來了。三人走出舞廳，廷德在隔壁汽身行裏叫了汽車，大家便到雪園晚飯去了。

在雪園飯畢，時已八點多了；照廷德的意思，還要請兩人到伊文泰夜花園去遊玩。但露茜不肯去，推說爸爸要罵；廷德沒有辦法，遂要給她們討車子。露茜說不必客氣，我們自己會回去的；忠花也向他說不必，還叫他放心，我會送小妹妹回家。廷德表示感謝，連說兩聲拜託，方才匆匆的各自別去。

「小妹妹！剛才他在跳舞的時候，曾經跟你說了些什麼話呢？」

「不要提了，不要提了，那簡直是在演戲哩！」

史忠花等廷德去遠，遂向她悄悄的問；露茜一提起了這事，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的，顯出嬌嗔的表情，恨恨的說。忠花已經明白了一半，遂也含笑問道：

「大概他在向你求愛了，是不是？」

「我想這完全是你的不好，否則，他還不至於這樣性急的會向我求愛。」

「你何以見得呢？」

「因為他聽你說我已經有了心愛的情人，所以他便開始對我像話劇那麼表演起來，真叫人受窘。」

史忠花聽她這樣說，益發吃吃地笑起來，因問後來怎麼的閉幕呢？郎露茜聽她問得有趣，遂恨恨的白了她一眼。紅了粉頰，把自己跟他說的話向忠花告訴了一遍。忠花握緊了她的纖手，忍不住笑彎了腰肢。點頭說道：

「也虧你想得出來，就是一個交際名花，也不見得會有二百多個男朋友呀！那你和至

尊寶王文蘭在大別苗頭了。」

郎露茜被她這樣一取笑，不禁連耳根子都通紅起來，嗯了一聲，恨恨的打了她一下肩膀，但連她自己也都笑出聲音來了。兩人在馬路上踱了一回步，扯東拉西的談着，說及華北的情形，日趨惡化，覺得這次戰事的發生，大概終是免不了，彼此忍不住又感嘆了一回。直到九點敲過，兩人方才握手分別，各自回家。

匆匆的過了兩天，那天在報上忽然登載了一段驚人的消息，就是蘆溝橋中日軍已於七月七日那天發生激戰四次。這消息使整個的上海都有些震動，不過還有一般醉生夢死的人，還在說華北雖然要打仗，但上海是樂土，絕對沒有什麼關係的。因此有一半的人固然在怒髮衝冠的表示憤激，而同時還有一半的人，却依然歌舞昇平的沈醉在燈紅酒綠之中。同樣是一塊中國的國土，但一面是烽火瀰天，一面竟然是花天酒地哩！

這是星期日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郎露茜在醫院裏忽然接到諸葛雄的電話，他在電話裏的語氣相當急促，要求露茜馬上請假半天，到金門茶室來面談一切，說有要事相商。露茜雖然覺得這個電話來得突兀，但到底因為自己也有愛他的意思，她終於沒有拒絕的向醫院裏請了假，坐車急急趕到金門茶室來了。

六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落了一場大雨，所以傍晚的氣候倒顯得很涼快。諸葛雄從學校裏考

試完畢回到家，靜靜的坐在寫字檯旁。他腦海裏是浮現了蔡志堅那種憤怒沈痛的表情，耳朵邊好像還聽到他強有力的吶喊。

「小諸葛！危機是一天一天的迫近了！這個時代，讀書決不能挽救這惡劣的大局。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看不慣上海這醉生夢死的畫面。我要離開這都市，我要奔進了這殺人的戰場。我已沒有了人類慈悲的同情心，我要見一個敵人殺一個，直到我的血肉和炮彈同化灰塵的時候為止，我才覺得痛快！我才覺得痛快！」

「少爺！老爺叫你過去！」

突然這現實的喚聲，震醒了諸葛雄過去的回憶；他回過頭去一瞧，原來張媽媽站在房門口，向自己低低的說。遂答應了一聲我知道，他站起身子，便懶懶地走到爸媽的上房裏來了。只見爸媽都穿舒齊了新衣服，沒有等諸葛雄開口問話，諸葛龍先急急的說道：

「怎麼？你沒有把衣服換上嗎？」

「換了衣服到什麼地方去呀？」

諸葛雄愕了一愕，表示莫名其妙的神情，皺了眉毛，向父親低低的反問。諸葛太太含了微笑，告訴他說道：

「今天是你爸爸局裏的局長羅武智五十大壽，所以我們都得去道喜。聽說非常的熱鬧，晚上除堂會之外，還有盛大的跳舞會，所以叫你一塊兒去好玩的。」

「小孩子沒有見過大場面，我給你也去見識見識，快去換一套新的西服吧！等回兒張

媽把汽車就要叫來了。」

諸葛龍口裏啣了雪茄烟，接着也向阿雄說出了這兩句話。阿雄方才明白了原故，因為他耳朵旁始終流動着志堅說的這一番話，所以他心中立刻會激起一陣反感。不覺冷冷的說道：

「你們去好了，我不高興去。」

「噯！回來！我問你，你爲什麼不高興去？」

阿雄說着話，身子要向後轉；這一來把諸葛龍又氣惱得冒火了，遂把他叫回來，扳起了面孔，不喜悅的問。阿雄却滔滔的說道：

「華北的事態越弄越擴大了，日本的野心也暴露得格外清楚了。國家已到了疊卵之危，民族存亡未卜，我們身爲國民之一，是多麼的擔憂！那裏還有什麼心思去拜壽？老實說，假使稍具一點心肝的人，他也決不肯在國難之中來大事鋪張做這一個壽呀！所以我不高興去！」

「什麼？什麼？你在放什麼狗臭屁！真是把我氣都氣死了！」

諸葛龍本來臉上是笑嘻嘻的，他再也想不到會被兒子這一頓類乎教訓似的責備，心頭又氣又愧，真是惱羞成怒。他緋紅了兩頰，因爲沒有什麼正當的理由可以責罵兒子，因此他只好連連頓腳，大發其莫名其妙的脾氣。諸葛太太也似乎覺得兒子的話，未免有些過份。這就一面勸住了諸葛龍，一面埋怨着兒子說道：

「阿雄！你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歡歡喜喜的叫你一同去玩玩，你爲什麼偏要這樣的

「不聽話呢？這也怨不得你爸爸要發脾氣了。就說日本人打進了中國，那也用不到你來擔憂呀！」

「吃國家的糧餉，受國家的俸祿的人不擔憂，那就只好由我們小百姓來擔憂了。唉！快要做亡國奴了，難道還木然無知的花天酒地嗎？什麼做壽慶祝，只怕敵人一進了門，那就死不得活不能了。」

諸葛雄聽母親的話根本是無知無識，但一個思想陳舊的婦人，這倒怪不了她；只是爸爸身為公務員之一，竟也這樣的心肝全無，他感到無限的心痛，這就忍耐不住的說出了這幾句話。諸葛龍氣得暴跳如雷，連連頓腳，似乎還要趕過去打他的樣子。罵道：

「畜生！你這該死的奴才！我養了你這麼大，倒叫你來教訓我！你來侮辱我！這……還成什麼世界？你給我滾！滾出去！」

「噯！噯！噯！你也犯不着發這樣大的脾氣，你給我坐下來，我自有辦法對阿雄說的。」

諸葛太太見父子之間大起衝突，恐怕事情鬧僵，遂連忙伸手把諸葛龍身子拉住了，叫他坐到沙發上去。一面走到阿雄的身邊，拍拍他的肩胛。說道：

「孩子！你終要聽從娘的話，你爸爸是個火爆火星的性子，一點便燒起來，你就少說幾句，別去引逗他了。聽我的話，快去換了衣服一同去吧！」

「噢！奇怪不奇怪？我不願意去，那也不干你們的事，為什麼一定要逼着我一同去

呢？我在家裏給你們看門不好嗎？」

「你有本領反對我，你就馬上給我滾出去！我也不希罕你這個不孝順的兒子，唉！譬如沒有養，譬如死了！」

諸葛龍坐在沙發上，聽兒子一味的倔強到底，他的火氣不禁又冒上來了；一面猛吸着烟捲，一面威脅着說。就在這時，張媽匆匆上樓來報告，說汽車已經來了，老爺太太可曾預備好了沒有？諸葛太太連忙向張媽吩咐，叫汽車暫時等在門外，她拉了阿雄便急急的到他房中去換衣服了。

諸葛雄被母親拉到了房中，還是不肯一同去拜壽。但禁不住諸葛太太做好做歹的勸說了一回，央求了一回。諸葛雄在這情形之下，真是弄得沒有辦法，也只好勉強強強的換了一套凡立了西服，跟了父母一同去羅局長公館拜壽了。

羅局長的公館是在甘斯東路四百六十號的那座三樓三底的小洋房裏，屋子的四周是一個小型的花園；面積雖不大，但却也點綴着亭臺樓閣，松柏對峙，奇花異草，頗為幽美。羅公館的屋子很大，但住的人却很少。因為羅局長的髮妻已經亡故，膝下只有一個掌上明珠，名叫淑嫻。今年十九歲，還在女子中學裏讀書。羅局長妻子亡故後，雖不續絃，但他用另一種方式來滿足他性生活的安慰，就是接連的娶了三個姨太太。大姨太是一個寡婦，和羅局長本來有些親戚關係，算來好像還是那寡婦長一輩，不過年紀是只有三十六歲，她因為丈夫死了，才要求羅太太到公館裏來幫忙，雖不算僕婦之流，但平日也照顧照顧一切的家務；萬不

料羅太太死後的一個月，就被羅局長用強迫的手段糟蹋了；不過羅局長對那寡婦是決不會有什麼愛情作用，也無非是一時之間性的衝動，把她暫時當作洩慾器具而已。至於那寡婦呢？她是啞子吃黃連，有苦無處訴，不過她的目的，就是只求安安閒閒的度過殘生，不希望再有什麼貪歡作樂，所以她倒很安靜，還希望羅局長最好不要到她房中去纏繞不清。他那個二姨太却是窰子裏的紅倌人，年紀二十五六歲，她好像是朵正在盛放的花朵，所以風流而妖豔，羅局長雖然十分寵愛，但在二姨太的心中是絕對不會滿足的，常在外面偷偷摸摸，幹着桃色的勾當；好在羅局長外面應酬忙，他是並不會知道的。至於他的三姨太，年紀還要輕，只有十八歲，比淑嫻更小一歲，她本是一個小家碧玉，爲了生活，才到舞廳去做舞女，不知怎麼被羅局長像發現新大陸般的愛上了？只要有鈔票，那個可憐的女孩子也就做了羅局長的三姨太。不過這位三姨太完全還有些孩子氣，所以羅局長對她也有些不大配胃口，想着了愛上一陣，其實這愛字還談不到，只能說蹂躪了一陣；不想着她，就把她擱在家中。好在這女孩子還不大解風情，一天到晚，跳跳奔奔，吃些穿些玩些，什麼事都不管，在大姨太的手裏，好像當她是一個小女兒一樣。

羅公館除了三個姨太太一個小姐之外，其餘都是傭婦使女。雖然羅局長及保鏢汽車司機是男子，但他們白天裏都在外面，所以平日之間，羅公館裏簡直沒有一個男人的影子；偌大的一座洋房，終是那麼冷清清的。不過今天也太熱鬧了，紅男綠女，賓客如雲，大門口的汽車，接連不斷；警務處特地還派十二名警員，前來維持秩序，也可見羅局長當時的威風，盛

極一時。

諸葛龍夫婦帶了阿雄，坐車來到羅公館，汽車直達大廳面前停下，就有招待的拉開車門，請他們入內。當有車務組代爲付去車資，汽車由大門進來，却從邊門開出，使秩序並不紊亂。

大廳上張燈結綵，正中一個霓虹燈大壽字，滿桌子陳列着金銀壽星，還有珍珠瑪瑙的壽禮；高燒着大大小小九對壽燭，兩面壽屏壽對，在燈燭互映之下，更顯得金壁輝煌，燦爛奪目。諸葛龍領導着妻子與子在壽臺前鞠了躬，這時有個招待的走上來，諸葛龍認識是自己一科的科員張大君。遂向他問道：

「壽翁在那裏？」

「諸葛科長！你怎麼來得這樣晚？羅局長剛才還問起過你哩！他在裏面，我佻科長進去罷！」

張大君一面笑嘻嘻回答，一面領着三人走進內室來。這間屋子裏已擺了席，大概是女客坐的，所以粉白黛綠，釵光鬢影，都是鶯鶯燕燕的一羣；此刻正中搭了一臺，正在唱滑稽表演，所以女客們也都坐在前面看戲。這時羅局長和他的大姨太站在窗口旁，竊竊吡吡的不知在說些什麼。諸葛龍早已狗顛屁股般的走上去，一面拱手，一面連說恭喜。羅局長回頭一見諸葛龍，雖然他們是上司和下屬，但兩人因爲很接近很莫逆，所以滿面堆笑的迎上來，一面也拱手還禮，一面叫了一聲老龍你來得太遲了，我以爲你有什麼要事哩！諸葛龍連說抱歉，

一面指指諸葛太太和阿雄，說這是內人和小犬阿雄，同時又命阿雄拜壽。諸葛雄見羅局長雖然是個五十歲的老者，但塊頭很大，身材很健強，兩道濃眉，一雙兇目，人中上留了一撮鬚鬚，確實很有些威嚴的樣子。遂只好上前鞠了躬，叫了一聲羅局長。不料諸葛龍却瞪着眼，喝道：

「瞧這孩子沒有規矩，你應該叫聲羅老伯。還有這位是羅伯母！」

「哈哈！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老龍！你倒是教子有方啊！」

羅局長聽了，一陣子大笑，望着阿雄的臉兒說。阿雄沒有辦法，只好叫了一聲羅老伯和羅伯母。這時諸葛太太和大姨太也笑嘻嘻的說着寒暄的話，大姨太還向阿雄打量了一下。笑道：

「諸葛太太！你真好福氣，有這麼一個表緻的大少爺。」

「那裏來的福呢？一天到晚，就只是淘閒氣。」

諸葛太太苦笑了一下，心中暗想，剛才爲了叫他拜壽來，還吵了嘴哩！可是口裏當然沒有說出來。羅局長見了阿雄那麼一表人才的品貌，心裏也很歡喜，遂問長問短的向他問了一陣。這裏大姨太陪着諸葛太太到臺前去聽滑稽了。不多一回，却見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打扮得風流嬌媚，花枝招展地走了過來。笑盈盈的叫道：

「諸葛科長！你好大架子，直到這時候才到來嗎？」

「對不起！對不起！我……因爲有些小事。噯！噯！阿雄！這位也是羅伯母！你快來

拜見罷！」

原來這個少婦就是羅局長的二姨太，她是聽了大姨太的告訴，所以特地走過來招呼的。但她並非是來招呼諸葛龍，她的目的，無非是來看看諸葛雄，究竟是個怎樣漂亮的美少年？當時諸葛雄聽父親這樣吩咐，心中自然十分的警奇，暗想，羅伯母何其多也？剛才那個徐娘半老的婦人，稱呼她一聲伯母，倒還有些相像，但這一個少婦，也叫她伯母，這如何說得過去？但父親既然這麼吩咐，叫我又不能違背，因此也只好走上前去，向她行了一個禮，叫了一聲伯母。二姨太俏眼兒盈盈地在阿雄面孔上掃射了一下，暗暗喝了一聲彩，真是好一個俊美的人才兒。於是眉花眼笑的說道：

「諸葛少爺！你太客氣，你還是初次到來吧！你在什麼學校讀書呀？」

「我在海風大學讀書。」

諸葛雄見了她這盈盈勾人靈魂般的秋波，他感到有些心跳，但也有一些兒覺得害怕；一面低低回答，一面却把眼睛望到別的地方去。心中暗想，這大概是羅局長的小老婆吧！這時羅局長向二姨太說道：

「綺雯！淑嫻在什麼地方？你給我去找來。」

「大概在小船廳裏吧！我馬上就去叫她。」

二姨太點點頭回答，她便匆匆的走到小船廳裏去了。這裏羅局長又向諸葛龍閒談幾句，一回兒後，只見二姨太拉了一個蒼翠年華的姑娘，匆匆的走來。那姑娘見了諸葛龍，先鞠了

一躬，叫了一聲諸葛老伯。然後望着羅局長，低低的問道：

「爸爸！你叫我到來，有什麼事情嗎？」

「淑嫻！我叫你到來，是給你介紹一個朋友的。這位諸葛雄先生，是諸葛科長的公子，他是海風大學的高材生，學貫中西，你將來可以隨時的討教討教他。」

羅局長聽女兒這樣問，遂指了指阿雄，笑着告訴。淑嫻向阿雄點點頭，微微的一笑，叫了一聲諸葛先生；諸葛雄也就不還了禮，叫了一聲羅小姐。心中却在暗想，真奇怪，羅局長一本正經的把她女兒叫了來，却是介紹給自己做朋友的，那在他心中到底是存的什麼意思呢？羅淑嫻的俏眼兒也偷偷地打量着阿雄的人兒，覺得果然是一個挺英俊的青年。她芳心裏有些喜悅，因此望着他只是嬌媚的笑。羅局長見他們都有難爲情的神態，遂對他們說道：

「淑嫻！諸葛少爺還是初次到來，你伴着他隨意的去談一回吧！」

「諸葛先生！我們到小船廳裏去坐好嗎？」

羅淑嫻方才瞟了阿雄一眼，輕柔地說。阿雄沒有說不好的道理，遂含笑向羅局長一點頭，他跟了淑嫻到小船廳裏去了。到小船廳去須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外有一個荷花池，池面上這時荷花正開得茂盛，襯着綠油油的蓮蓬，十分的好看。遠遠的種植了幾株法國梧桐樹，此刻斜陽的餘暉，反映在樹葉子兒上，更添了一層無限美好的色彩。諸葛雄說道：

「這個荷花池倒很不錯，尤其是在這時候的景色，倒很可以畫一幅絕妙的油畫。」

「諸葛先生手裏一定藏着一筆很精細的丹青吧！你有空的時候，我一定要請你畫一幅。」

羅淑嫻倒是一個很會說話的姑娘，她烏圓眸珠一轉，却說出了這兩句話。諸葛雄笑着，連說了兩聲那裏，因為覺得這裏空氣很好，他便在欄干上靠着站住了。接着說道：

「這兒很風涼，比屋子裏爽快得多。」

「那麼我們就在這兒吹一回風吧！」

羅淑嫻很柔順的說，她倚着欄干，和阿雄並肩站了下來。在一陣一陣的涼風之中，度到諸葛雄鼻子裏是聞到一陣陣的幽香。在當初阿雄的心中，還以為是荷花的芬芳，但仔細的領略，却覺得這香味完全是從淑嫻身上發散出來的。一時心裏不住地蕩漾，回頭偷望她一眼，覺得淑嫻確實也是一個天生麗質的姑娘；不但身材兒美妙窈窕，而且容貌秀麗，皮膚白嫩，五官端正，真是眉清目秀。若和露茜相較，實在難分軒輊，更因為她打扮得嬌豔，穿戴得華貴，所以比露茜更加的美麗一籌。他只管默默地偷看着淑嫻，所以彼此並沒有說什麼話。淑嫻偶然回頭望了他一眼，四目相對，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淑嫻却嫣然一笑，低低的又說道：

「諸葛先生！這學期可以畢業了嗎？」

「不！要明年這時候才能畢業，羅小姐！在那兒讀書？」

「我在青光女子中學讀書，很慚愧，也要明年才能畢業呢！」

「你的年紀還輕，明年畢業，那也算不得遲的。」

「嗯！我已經十九歲了，年紀也不輕了，要如聰明一些的話，十八歲就可以中學畢業，十九歲不是可以進大學了嗎？」

諸葛雄聽她很坦白的把年紀也直截的告訴出來，覺得這位小姐倒是個很爽快的個性。遂微微的笑道：

「也許你開學遲一點，那是怨不了你的。」

「上學倒不算遲，六歲就進學校，可是笨得很，留了兩年的級，先生說我聰明面孔笨肚腸，我真有些難為情。」

淑嫻天真地說完這兩句話，還把舌尖兒一伸，粉臉却微微的紅起來。諸葛雄想不到她竟有這麼的天真，一時也忍不住笑了。說道：

「小的時候不肯讀書，那倒並不是真正的呆笨，大都原因還是完全爲了耍貪玩，其實小孩子的時候，誰都這個樣子的。」

「難道你也是這個樣子嗎？」

「唔！和你差不多。」

諸葛雄笑着應了一聲，望着她嫵媚的粉臉出神。羅淑嫻披了披小嘴兒，搖搖頭。笑道：

「你騙我，我不相信。」

「真的，我小時候也不肯讀書，時常鬧着賴學，記得阿媽抱我到學校門口，可是我依

舊還逃着回家。想起小時候事情，可真也有趣。」

羅淑嫻被他這樣一說，抹着嘴兒，忍不住嘆喲的一聲笑起來了。秋波水盈盈的逗他一瞥媚眼，低低的說道：

「你這話靠不住，是故意逗着我笑的，你若真的這樣不肯讀書，但你這麼輕的年紀，如何就快大學畢業了呢？」

「年紀不輕了，快要近三十歲的人了。」

「哼！你這人就不誠實，我聽爸爸說，你才只有二十一歲。」

羅淑嫻逗給他一個嬌嗔，有些生氣的成份，冷笑了一聲，馬上的說穿他。諸葛雄表示驚奇，紅了臉兒。笑問道：

「你爸爸怎麼知道我的年紀？」

「是你爸爸告訴我爸爸的。……」

「但你爸爸為什麼要告訴你呢？」

「那你就得問我爸爸去，我怎麼會知道？」

諸葛雄這樣追根究蒂的問她，那叫淑嫻怎麼回答好呢？幸而她是個聰明的姑娘，烏圓眸珠一轉，却俏皮地說出了這兩句話。諸葛雄倒是愣住了，只好笑了一笑。低低的說道：

「我這人很有些自說自話，羅小姐！請你原諒。」

「那你倒又太小心了，其實彼此說着玩兒，原沒有什麼關係。」

羅淑嫻被他小心地一賠錯，倒也不好意思起來，遂紅了臉兒，又嬌媚地笑起來回答。兩人於是默然了一回，看着天空上的晚霞，由金黃燦爛的色彩而慢慢的變成紫褐顏色，顯然夜幕是完全的將要籠罩了大地。諸葛雄要探聽她一下家庭的情形，遂又低低的說道：

「你媽的年紀倒還很輕呢！」

「這是我爸爸的小老婆。」

「我不是說這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婦，我是說那個三十多歲的太太。」

「那也不是我的媽，是我爸爸的大姨太，我親生的媽，已經死了。……」

羅淑嫻說完了這兩句話，她心頭似乎有些悲哀的成份，粉臉上浮現了淒涼的神情，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諸葛雄只就覺得她的身世有些兒可憐，因為她的爸爸不想而知是個糊塗蟲，只曉得三妾四妾，左擁右抱，享受着他醉生夢死的生活。那麼她一個女孩兒家，假使有什麼心事的話，她又跟什麼人去訴說好呢？我的環境也算孤零了，誰知她比我更孤零。阿雄這樣想着，有些同情的難過。望着她盈盈欲淚的意態，低低的說道：

「不要難過，這是我不好，不該提起你心頭傷悲的事情。」

羅淑嫻沒有回答，拿了一方小手帕，擦擦眼皮。過了一回，才顯出若無其事的表情，向他嫣然一笑，拉了阿雄一下手，說我們到小船廳去吧！兩人方才離開了走廊，步入小船廳去。所謂小船廳是一個圓形的廳堂，此刻裏面的佈置，和舞廳差不多；正中也有一班樂隊，這時正在奏着悠揚的樂曲，四周陳設座桌，男女賓客已坐滿了一廳。大家熟悉的男女們，已

在跟了音樂婆婆起舞了。淑嫻回頭望了阿雄一眼，笑嘻嘻說道：

「你瞧，在這兒坐坐，不是比外面聽滑稽看本灘要好得多嗎？」

「唔！這也虧你們佈置的了。」

諸葛雄口裏雖然這樣回答，但心中却在暗想，唉！這種場面究竟是太對不住國家了。正在這時，忽然走來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打扮得和淑嫻一樣的華貴豔麗。笑盈盈的向淑嫻叫道：

「大小姐！你怎麼去了這許多時候才回來呀？你幾個同學都在問我找人哩！她們都是頑皮的孩子，我可應酬不了，你自己去招待她們罷！」

「哦！我先給你們介紹，這是我的三姨娘。姨娘！這位是諸葛科長的大少爺，你給我招待招待，我去就來。」

淑嫻說着話，便管自的走開了，剩下的是諸葛雄和三姨太兩個人，於是大家點點頭，三姨太笑盈盈的叫了一聲諸葛少爺，我們到那邊去坐罷。諸葛雄含糊的應了一聲，他也不知該怎麼的稱呼她才好？因為照她年齡看來，最多不過十八九歲，難道我也叫她一聲伯母嗎？這不但受的人不好意思，就是我也覺得難以叫出口來呀！一時又想，羅武智這狗奴才真是太可殺了，已經是五十歲的年紀了，還糟蹋人家十八九歲的女孩兒家，這種人一定沒有好死的。就在他想的時候，三姨太已領着他走到一個座桌旁邊，她擺擺手說了一聲請坐；諸葛雄點頭坐下，旁邊有僕婦侍候着，開上兩瓶冰汽水，三姨太遂也在他身旁坐下。握了杯子，說道：

「諸葛少爺！別客氣，怪熱的天氣，喝汽水吧！」

「哦！謝謝你。」

諸葛雄忙也握了盃子，含笑說聲謝謝。他口裏雖然是在喝着汽水，但兩眼却在偷偷地向三姨太窺望；覺得這個姑娘的容貌，也相當的美麗。皮膚紅粉細白，好像剝出雞蛋一樣；生得柳眉杏眼，櫻唇玉齒。尤其是經過一番化粧之後，真有說不出的好看，不過她的好看，和那個二姨太顯然有不同的地方；二姨太有些妖嬈風流之情，但這位三姨太却溫文而莊重。因此，在阿雄心中由不得代為可惜起來，這真是一朵牡丹插在牛糞上，可憐她真可稱為薄命佳人。不過他又覺得奇怪，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怎麼肯嫁給一個老頭子做小星呢？難道她是一個貪財的女子嗎？諸葛雄正在呆呆的想着出神，那三姨太恐怕冷待了他；遂竭力的招待着說道：

「諸葛少爺！你吸烟嗎？喂！拿烟過來。」

「哦！對不起！我不會吸烟的。」

廳內原有兩個小孩子，穿了紅色的制服，頸項上掛了烟盤子，走來走去，以供賓客們的需要；三姨太向他一招手，那小孩就走過來。三姨太取了兩支，一支遞給阿雄，但阿雄搖搖頭，却低低的謝絕。三姨太這就說不上什麼話去，呆住了一回。諸葛雄遂又搭訕着道：

「照理說，我該叫你一聲伯母，但我覺得有些礙口，就是你聽着也有些刺耳，所以我還是叫你羅太太！你說好嗎？」

「沒有關係，隨便叫什麼都行，反正都是一樣。」

三姨太似乎勾引起內心的痛苦，苦笑了一下，低低的說，臉上浮現了憂愁的顏色。諸葛雄有些代為感到淒然，遂低低的又道：

「你和羅小姐差不多年齡吧！」

「還是我小着一歲。」

「啊！那麼你只有十八歲？」

諸葛雄忍不住驚異的叫起來，三姨太點點頭，嘆了一口氣，她有些眼淚汪汪的樣子。諸葛雄情不自禁的也嘆了一聲，脫口問道：

「你怎麼會嫁給一個五十歲的老年人呢？」

「沒有辦法。……」

三姨太眼淚已滾落了兩頰，但恐怕阿雄看見，把臉兒別了轉去。諸葛雄覺得在這沒有辦法短短四個字中，是包含了多少血和淚混合的成份。他恨這個社會，他恨這個時代。憤憤的說道：

「我知道你一定有萬不得已的痛苦，……」

「這不用說，否則，誰肯拿自己的青春，在這魔爪下犧牲？」

三姨太不等他說完，就很快的回答。諸葛雄看她意態令人楚楚可憐，一時有些感情作用。遂輕聲兒說道：

「你能告訴我嗎？關於你這不幸的遭遇。」

「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苦命人，從小由舅父領大成人。在十七歲那年，他們爲了貪金錢，不管死活的叫我到舞廳去做舞女；我沒有辦法反抗，我只好穿燈紅酒綠中裝笑臉媚人。直到今年春天的時候，羅局長看中我，要娶我，我當然不答應；但我舅父貪財，拿了羅局長兩根金條，把我就像貨物一般的出賣了。」

三姨太一口氣的說到這裏，眼淚又流了下來。諸葛雄覺得一個弱女子，在這樣惡劣環境之下，確實是沒有能力可以來反抗。他表示同情，雖然很想安慰她幾句，可是却無從說起。最後又低低問道：

「你也讀過書嗎？」

「只讀了三年的書，也等於不讀一樣，到現在仍舊是一個亮眼瞎子。像我們這種女子過一天算兩天，什麼都完了。」

「這也難說，我想你還可以繼續求學，反正沒有什麼事，讀了書有了學問，將來說不定還有光明的前途。」

「唉！前途兩字是談不到了，只不過有了學問之後，將來還可以有自立的能力。不過他管得很緊，不許我到外面去讀書的，他把我當做一隻鳥兒，關在這籠子裏只有等死的了。」

「我覺得這種人是該殺的，慘無人道，簡直是個魔鬼！哦！羅太太！對不起！我在你

面前似乎不應該說這些話的。」

諸葛雄被情感激動得過份的緣故，他憤憤地竟罵出了這幾句話；但既然說出之後，倒又感到極度的不安，遂又向她表示十分的歉意的說。三姨太擦了擦眼皮，搖搖頭兒。說道：

「不！你罵得很好，我非常感謝你。自從我做了這金絲籠子裏的鳥兒之後，大家只有恭維我，說我福氣好。像諸葛少爺那樣同情我的人，簡直一個也沒有。唉！社會上的人心，多是那麼的陰險，我覺得你才是我的知……」

三姨太說到知字的時候，却把那個音字再也說不出來，緋紅了粉臉，却又別過頭去了。諸葛雄聽了這話，心頭別別亂跳。暗想，這可不對，我無非是偶一同情而已，她若把我認作知音或知己看待，那我豈不是擾亂了她平靜的心境了嗎？這樣一想，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但這時候那個二姨太也匆匆的走來，一見了他們兩人，便笑嘻嘻的說道：

「啊呀！三妹在這兒陪伴諸葛少爺嗎？大小姐自己到什麼地方去了？」

「大小姐跟她幾個同學說話去了，所以叫我代為招待招待。可是，我這人偏又不大會說話，一些兒也不會招待；二姊來得正好，你來坐一回罷！」

三姨太因為自己說了知音兩字，正在感到不好意思，如今又被二姨太來這麼的一說，顯然她的語氣是包含了一點神祕的成份，爲了避免一點嫌疑起見，她便很快的說出了這幾句話。同時站起身子，她和諸葛雄一點頭，便悄悄地走開去了。

二姨太和三姨太的作風就大不相同，她在諸葛雄身旁坐下之後，一見桌子上放着的那兩

支香烟，立刻取了腳在嘴上，一支交到諸葛雄的手裏，劃了火柴。笑道：

「瞧！三妹這妮子倒丟着我一個人，她自己走了，我也不會十分招待客人的。諸葛少爺！吸支烟吧！」

「對不起！我不會吸烟。」

「嚶！這個年頭兒，還有誰不會吸烟的嗎？諸葛少爺！你別客氣呀！是不是嫌我招待得不好，所以你不肯吸嗎？」

「不是，不是，伯母！你別誤會，我實在是不會吸烟。」

「你真不會吸，也得吸一支玩玩，要不然，你就是瞧不起我了。」

二姨太把烟捲親自塞到他的嘴裏，笑嘻嘻的說。諸葛雄沒有辦法，只好吸了一支。心中暗想，她這樣放浪不羈的情形，好像混身都是藏着火一般的熱情，這叫人真有些兒擔心被她融化的危險，因此東張西望，大有坐立不安的樣子。二姨太見他拿了烟捲並不吸，却讓它白白的燒去，這就放下口中的香烟，去拉他的手。笑道：

「諸葛少爺！你真不會吸烟，那麼我們還是跳舞罷！瞧這麼好的音樂，別錯過了啊！」

「伯母！我不會跳舞。」

諸葛雄簡直對她有些兒害怕起來，因此賴在座位上不肯站起身子，紅着臉兒回答。二姨太笑嘻嘻還是硬拖着，說道：

「現代青年，誰不會跳舞？你別怕難爲情。我也不十分會跳的，大家無非熱鬧熱鬧而已，你怎麼像女孩兒家似的呢？」

諸葛雄被她這樣一說，那就沒有再拒絕的可能了，只好站起身子，跟着她到舞池裏去了。二姨太好像感到特別的興奮，緊握着他的手兒，把胸部也緊偎着他的懷內，她的粉臉一味的要貼到阿雄的頰上去。口裏還低低的說道：

「諸葛少爺！你的舞步跳得太好了，還說不會跳舞，你不是故意的騙我嗎？」

「伯母！我實在跳得不好的。」

諸葛雄竭力把臉兒仰了開去，他怕這情形會讓別人傳到羅局長的耳朵裏，那就太糟糕的了。所以他心跳得很厲害，使他說話的聲音都有些顫抖的成份。二姨太却有些撒癡撒嬌的樣子，嚥了一聲，側了粉臉，把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說道：

「你怎麼老是我伯母？豈不是要折死了我？」

「那是輩分如此，我不叫你伯母，叫什麼呢？再說爸爸這麼的吩咐我，我也不敢不聽從呀！」

「你瞧我和你彷彿的年紀，能有資格做你的伯母嗎？」

「那不是這樣說的，三歲的小孩，做太叔公的也多得很哩！」

「可是不願意你這樣叫。」

「那麼我就叫你羅太太，你說好嗎？」

「也不大好。」

「你要我叫什麼呢？」

「聽說你還只有廿一歲，我比你大四年，你就叫我一聲姊姊。」

「那我可不敢這樣沒有規矩。」

「我喜歡你這樣叫，那又有什麼關係？弟弟！你肯不肯做我的弟弟呢？」

諸葛雄見她完全用柔媚的手段來勾引自己，要引誘自己墮入罪惡之門；一時很看輕她的人格，遂洗着臉色，並不作答。幸虧這時音樂已停，諸葛雄很快的放手，便走到座桌旁來了。只見羅淑嫻先坐在那裏了，諸葛雄因爲心虛，所以兩頰一陣子發燒，那顆心兒終有些像小鹿般的亂撞着。二姨太却很老練的笑道：

「大小姐！你在那兒？倒叫我來招待諸葛少爺呢？」

「對不起！那倒是辛苦二姨娘了。」

羅淑嫻倒也是個可人兒，嗤嗤的一笑，却怪俏皮的回答。二姨太聽她這話中多少包含了一些酸素的作用，一時也由不得紅了粉臉，有些羞愧之色。不過她還嘻嘻的笑道：

「我辛苦些兒倒沒有什麼，不過明兒你們成雙對的時候，多給我叩幾個頭兒吧！」

羅淑嫻被她這樣一取笑，芳心中也覺得難爲情，恨恨的啐了她一口，兩頰也熱辣辣地紅暈起來。二姨太吃吃的一笑，她趁此機會也就很識趣的走開去了。諸葛雄聽二姨太這麼說，而羅小姐只有羞澀的神情，却没有着惱的顏色；一時倒反而暗暗的擔憂，難道羅小姐果然也

屬意於我了嗎？忽然想到爸媽逼着我一同來拜壽，又見羅局長特地把女兒介紹給自己，這樣的看來，他們心中莫非早有意思了嗎？諸葛雄只管呆呆的想着，也就沒有開口說話。羅淑嫻低低的問道：

「剛才不是二姨娘陪着你嗎？怎麼一忽兒變成二姨娘了呢？」

「因為二姨娘來了，所以三姨娘走開招待別的客人去了。」

諸葛雄竭力鎮靜着態度，也低低的回答。羅淑嫻點點頭，她見烟缸上擱着兩支燃燒的烟捲，因為冒上來的烟圈子，容易逗人咳嗽。遂拿了一支給阿雄，說道：

「這是你吸的嗎？二姨娘也真塗糊，她就這麼走了。這一支烟是她吸剩的吧！」

「我原也不會吸烟，你二姨娘太客氣，一定要給我吸一支，其實都是白白糟蹋的。」諸葛雄見淑嫻把二姨太的一支烟捲塞滅在烟缸的小洞裏，於是也跟着把自己那支烟捲弄熄了，微笑着說。羅淑嫻見他意態，似乎在自己面前假裝老實的樣子。遂笑了一笑，說道：

「諸葛先生！我們去跳舞好嗎？」

「可是我跳得並不好。」

「別客氣，我見你跟二姨娘是跳得挺好的。」

羅淑嫻向他嫵媚的一笑，俏皮地回答。諸葛雄知道她剛才已看見了我和二姨太跳舞的情形了，一時很為慌張。雖然在舞池裏和淑嫻跳着舞，但神情有些木然的樣子。羅淑嫻略為推開了他一些身子，秋波掠到他的額角上，却冒着珍珠似的汗點。遂微笑着，說道：

「諸葛先生！你覺得很熱嗎？」

「還好，沒有十分的熱。」

「可是，你額角上的汗很多，我給你抹了好嗎？」

羅淑嫻一面說，一面把手中拿着的這一方小絹帕兒，親自按到他額角上去拭汗。諸葛雄覺得一陣夜巴黎的幽香，芬芳地觸送到鼻子裏來。他覺得淑嫻的多情，使人心頭有些搖蕩，遂低低的說了一聲謝謝你。淑嫻回答了一聲別客氣，她把手帕拿回來。又含笑問道：

「二姨娘剛才跟你說了些什麼話沒有？」

「都是些空話，說過就丟了。」

「我不是在背後批評人，二姨娘的脾氣是挺爽快的，就是太熱情了一點，不知道諸葛先生也有些覺得嗎？」

諸葛雄明白淑嫻遠兜了圈子在說話，一時頗難回答，却只好微笑而已。羅淑嫻接着又說道：

「三姨娘年紀雖然比我還輕，可是人倒挺溫重的。她高興起來像小孩子似的，但難過的時候，却獨個兒流着淚哭泣，我有時候被她哭得真有些兒辛酸。」

「唔！你三姨娘確實是怪可憐的。」

羅淑嫻見他被自己引逗得開口了，但他附和的這一句話，令人有些兒可疑。這就望了他一眼，奇怪的樣子。說道：

「你已經知道她的身世了嗎？」

「不！……我……沒……有知道。」

諸葛雄吱吱唔唔的神情，他竭力的否認着。但羅淑嫻還俏皮地說道：

「你沒有知道她的身世，你怎麼曉得她怪可憐呢？」

「這是事實放在眼前的事，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做了你爸爸的三姨太，說起來還不能算是可憐嗎？」

諸葛雄對於這一點認為很容易回答，遂滔滔的說，表示理直氣壯的樣子。羅淑嫻倒是語塞了，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難過而又怨恨的說道：

「這是我爸爸糊塗的地方，我覺得爸爸太荒唐了一些，但是我做女兒的有什麼能力去相勸爸爸呢？」

「你爸爸倒底有幾個姨太太？還有四姨娘五姨娘嗎？」

羅淑嫻認為諸葛雄這一句問話，是包含了諷刺的成份，她搖搖頭兒，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慢慢地垂下頭來；這時音樂停止，兩人便回到座桌旁來。諸葛雄見淑嫻悶悶不樂樣子，遂又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你怎麼不快活起來？難道怪我言語得罪了你爸爸嗎？」

「不！我恨爸爸，他不該害了人家姑娘的終身，像三姨娘這麼的個性，她當然不會鬧出桃色的事情來。可是像二姨娘這樣熱情的人，她自然不會像三姨娘那麼的老實。」

「所以爸爸娶了這種年輕女子，到結果還是爸爸自己吃虧去臉！」

「我想不會的吧！她們既然跟了你爸爸，她們當然不會再有什麼野心的。況且你爸爸待她們不薄，她們的生活不是很舒服嗎？」

「就是因爲生活太舒服的緣故，只怕她們會幹出非份妄想的事情來。一般年輕的男子，就容易上她們的圈套。」

諸葛雄聽她後面這兩句話，分明是在說給自己聽的。一時很感覺不安，遂認真地表情。說道：

「這也不能一概而說的，各人有各人的人格和志氣，假使見了一個女人就色迷迷的話，那男子準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

「那麼，你倒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了。」

羅淑嫻似乎會意他這些話是在向自己表白，芳心倒是着實安慰了不少，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展開一絲笑容來贊美他說。諸葛雄還是一本正經的神氣說道：

「我雖不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但至少我是會濫用其情的。」

「我相信你，你是一個用情純潔而專一的青年。」

羅淑嫻嫵媚的一笑，她有些情不自禁的握住了諸葛雄的手，欣慰的說。但這句話倒是提醒了諸葛雄，他暗暗的想道，不錯，愛情固然要純潔，但更要緊的還是專一。我不能三心兩意的轉變愛的方針，因爲我已經是有心上人啦！羅小姐！你這一份兒情意，我是只好辜負

你的了；諸葛雄心裏雖然這樣想，但口中當然沒有說出來。他被淑嬾握着手兒，內心反而感到無限的淒涼，就在這時候，三姨太笑盈盈的走來。說道：

「大小姐！外面已擺了酒席，你爸爸叫我來問你一聲，說諸葛少爺喜歡吃中菜？還是西餐？吃中菜便到外面去坐席，吃西餐就在這兒等着罷！」

「我說就在這兒吃西餐吧！外面太鬧，這兒比較清靜些。三姨娘！你也跟我們一塊兒吃罷！」

「我可沒有那麼傻，讓你們來討厭我。」

三姨太吃吃的一陣子細笑，便一骨絡翻身走出廳外去了。羅淑嬾和諸葛雄都有些不好意思，微紅了臉兒，互相望了一眼，也忍不住笑了。淑嬾低低的說道：

「我三姨娘真有些討人歡喜。」

「我覺得你和三姨娘的感情比二姨娘好，大概二姨娘和你在意見上不大合吧！」

「這倒也沒有什麼意見不合，但我的感覺上，三姨娘似乎可愛得多。」

「那麼在你爸爸眼睛裏看來，不知道是那一個姨娘好？」

「爸爸却歡喜二姨娘，他說二姨娘會拍馬屁，會灌迷湯。其實這些馬屁迷湯，按諸實際，也無非是淫蕩而已。」

兩人說了一回話，又跳了幾次舞。僕婦們在每個座桌上按照人數擺放了刀叉盆碟，及玻璃盃，啤酒，汽水等物。諸葛雄心中暗想，這樣化費，究竟太奢侈一些了；要如把這筆費

用，捐助了華北難胞，可以救活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呢！這樣想着，自不免無限的感慨。

在這裏確實可稱爲人間天堂，口裏嚼着精美大餐，嘴裏喝着興奮的啤酒，耳聽熱狂的音樂，眼看嬌豔的女人。這種生活，若和炮火之下過着痛苦的難胞相較，真所謂有天壤之別。羅淑嫻喝了幾盃啤酒之後，她的神態有些異樣，在他們跳舞的時候，她把水汪汪的眼兒斜瞟着諸葛雄。低低的問道：

「諸葛先生！爸爸把我們介紹了朋友，不知道你心中可願意有我這樣一個女朋友嗎？」

諸葛雄聽她這樣問，心頭又別別的亂跳起來，因此含了微笑，却不知怎麼的回答才好？羅淑嫻見他不答，自然有些失望。遂憂抑地說道：

「我知道你在外面女朋友一定很多，所以對於我們還只初見的友誼，是並不感怎麼希奇的吧！」

「不！羅小姐！我這人不會說話，請你原諒。」

諸葛雄緋紅了兩頰，含糊的說。淑嫻暗想，難道他果然是一個老實人嗎？遂凝眸含顰的望着他，追問他說道：

「諸葛先生！我酒後說話不知輕重，你有心愛的情人嗎？」

「沒有……」

諸葛雄在這個情形之下，他沒有辦法，只好違背良心，說了一句謊話。但他既然說出了口，又感到萬分的不安，神情有些侷促。但淑嫻聽了，却表示十二分的安慰，嬌媚地笑了。

笑。低低的說道：

「諸葛先生！你假使不討厭我這個姑娘的話，那麼我希望你時常到我家來玩玩，我是非常的歡迎你。」

「好！我一定會來拜望你。」

諸葛雄口裏不得不這樣的敷衍，但心頭却十分的着急，覺得自己種下了罪惡，說不定自己害了一個姑娘墮入煩惱的圈子了。羅淑嫻當然不知道他會有口無心的說話，所以她對待阿雄也就顯出格外親熱的樣子了。

吃畢這餐夜飯，時已九點多了，衆賓客散了大半，諸葛雄嫌熱，說到外面去透透空氣。羅淑嫻因為要去敷衍她的同學們，所以沒有跟出來，諸葛雄在小院子裏齊巧碰見了二姨太，二姨太一見四下無人，遂一把拉住了他，在袋內摸出一張紙兒，塞到阿雄手裏。她真有大膽的作風，抱住阿雄脖子，很快的在他頰上吻了一個香，便笑着逃開去了。諸葛雄吃驚不小，連忙取了手帕，在頰上擦了一擦，果然抹下一些殷紅的唇膏，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借了月光下面，把那紙條透開，只見上面寫了幾行字道：

「諸葛少爺！明天晚上九時正，我們

在百樂門舞廳一敘，切勿失約，至盼至盼！」

諸葛雄看了這張字條，由不得吓了一聲，立刻撕成碎片，向泥地上一拋。一面走向大廳

裏去，一面暗暗想道，這無恥的女人，果然不出淑嫻的所料，她對我是存着歪心眼兒哩！對我一面之熟的人尚且如此，可見她平日生活的荒淫，行動的浪漫，那是更甚於娼妓的了。這該死的羅局長，歡喜做一個活烏龜呢！想到這裏，倒又覺得好笑。這時諸葛龍夫婦倆正預備來找尋阿雄，因為諸葛龍太高興的緣故，他竟有些喝醉了酒，所以要早點回家去；當時阿雄聽了，也已不得早點回去。羅局長忙又叫人去喊淑嫻到來，淑嫻還沒有見到過諸葛太太，當下親親熱熱叫了一聲伯母，請她時常的來玩。諸葛太太一見羅小姐果然美麗溫重，心中歡喜萬分，拉着她手兒，大有愛不忍釋的樣子。但這時汽車已來，諸葛龍拱拱手，嘴裏啣唔啞唔的不知說些什麼話。羅局長忍不住好笑，遂囑咐阿雄小心扶着爸爸坐進汽車，大家招招手，說聲再會，司機把車門關上，便駛出羅公館去了。

諸葛龍回到家裏，却嘔吐起來。諸葛太太很生氣，遂嘖嘖叨叨的向他罵了一陣；說不會喝酒，自己就該留些量，拚死的喝呀喝呀，喝得這個樣子，叫人恨不恨？諸葛龍却躺在床上，一句也不開口。諸葛雄趁此機會，也就回到自己的臥房來了。

這晚阿雄睡在床上，那裏能合得上眼？耳朵旁聽到的只是「蓬赤赤」的聲音，眼前浮現的一回兒淑嫻，一回兒三姨太，一回兒二姨太，她們都含有了磁性一樣，把自己的心會吸引得搖蕩不停起來。諸葛雄伸手摸摸臉兒，想到了二姨太的一吻，並明天晚上的約會，他的神智有些迷醉，假使明天晚上應約而去，那以後的發展，必定有神秘一幕的演出。但他立刻又想到自己對淑嫻的話：「假使見一個女人便會色迷迷的話，那個青年一定是個沒有出息的東

西！」同時又想到：「愛情不但要純潔，而且更要專一。」那麼我如何能被色慾的誘惑而做一個社會的罪人呢？阿雄想到這裏，便什麼都死了心，終於閉着眼睛睡去了。

第二天因為是星期日，所以大家都睡得很遲的起來；也不用吃什麼早點，就可以用午膳了。飯後阿雄坐在上房裏略事休息，諸葛太太無意中談起羅小姐，遂竭口的贊美；諸葛龍聽了，十分的得意。望了阿雄微微的笑道：

「阿雄！昨天你跟羅小姐在小船廳裏跳舞談笑，玩得很有興趣吧！你覺得羅小姐這位姑娘人品怎樣？又大方又漂亮，又溫重又可愛，比普通一般姑娘，真是有天地之別哩！如今介紹給你做了女朋友，你的福氣真不淺，真可說是前世修來的呢！」

諸葛龍一面說，一面却哈哈地大笑起來。阿雄當然不好意思開口，所以默不作答。諸葛太太却有些憂慮的說道：

「羅局長雖有意思把女兒配給我們阿雄做妻子，但是我怕羅小姐在家中享受慣了，到了我家，會吃不起苦。」

「那你擔心什麼？老實說，羅局長只有這麼一個寶貝的女兒，他這一分遺產，將來……哈哈！……那還用說了嗎？況且阿雄畢業後的出路，也有了靠山。這個年頭兒做人，有真實的本領還是沒有用，最要緊的是穿起黃緞馬褂來，那希望就大了。阿雄這孩子太倔強，做爸爸的費盡心血為他打算，可是他却不聽我的話，所以想想真有些氣人！」

諸葛龍說到後面，又停止了笑聲，望了阿雄一眼，表示做兒子的以後應該要孝順些父親才好。但這些話聽到阿雄的耳朵裏，却非常的吃驚，那顆心兒像小鹿般的撞個不停。暗想，他們做父母的拿我們兒女婚姻竟然自說自話的自作主意，也不管兒女肯不肯？願意不願意？這實在是太以專制盲目的了。他想開口反對，表示拒絕這頭婚事；但轉念一想，我若拒絕，必遭父母痛罵，而且還要監視我的行動。倒不如表面上且不動聲色，我慢慢的另打主意是了。一面想着，一面站起身子，假說回房去預備功課了。

諸葛雄坐在房中，呆呆的出了一回子神，他心頭感到痛苦，這痛苦叫他有些坐立不安。經過半個鐘點考慮之後，他忽然披了上褂，匆匆的奔出了家，來到外面一家香燭店內借打一個電話，約郎露茜到金門茶室來商討一切了。

七

郎露茜在接到了諸葛雄的電話之後，她便急急地坐車趕到金門茶室，走入大門，就站住了一回，把她明眸向四周張望了一眼；只見諸葛雄已匆匆的走過來，招了招手，叫着郎小姐，我在這兒。露茜發現了諸葛雄的人，遂不等他走過來，先含笑迎上去。低低的說道：

「諸葛先生！你已等候了好一回兒吧！」

「沒有多久，我也只有剛來不到十分鐘。」

諸葛雄一面說話，一面把座桌旁的椅子移開，是請她坐下的意思。露茜把手裏的皮包放

在桌上，一面和諸葛雄坐了下來。阿雄把預先給她泡好的一壺茶，在她面前斟了一盃，郎露茜因為在電話裏聽他說是有要緊的事情相商，所以她心頭是很焦急。一面道了謝，一面忍不住開口問道：

「諸葛先生！你叫我到來，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商量嗎？」

郎露茜問得諸葛雄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心中暗想，這叫我跟她說些兒什麼才好呢？因為我和她究竟是初交，雖然彼此都有些愛慕的意思，但我和她商量些什麼呢？左思右想，終覺得難以開口。遂吱唔了一回，方才微笑着說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因為我心中很記掛你，所以請你出來，大家一同玩的，今天不是星期休息的日子嗎？」

諸葛雄回答的話，叫露茜聽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一時凝眸含顰的瞋了他一眼，哦哦地響了兩聲，忍不住對他嫣然地笑了起來。心中可在暗想，這人真也有些兒自說自話的，你星期日固然是放假休息的，但我的工作，原沒有什麼星期不星期的分別呀！我道什麼要緊事，原來叫我玩玩的，那我就懊悔請半天假的了。但轉念一想，他所以有這種舉動，說來終是爲了愛我的緣故。那麼他這一分兒的癡心，我不是應該要同情他的嗎？於是低低的笑道：

「謝謝你，你這樣的記掛我，不過以後你要約我遊玩，最好在六點以後，因爲單是爲了遊玩而荒廢了工作時間，那是很不好的。」

「是的，我以後一定不再這麼的做。……」

諸葛雄含了苦笑，心中暗想，我那裏單是爲了遊玩才約你出來的呢？但他口裏沒有勇氣，只好表示抱歉的回答。郎露茜沒有說什麼，拿了茶盃，湊在嘴邊一口一口的呷着。諸葛雄覺得空氣沈悶，遂竭力想找些話來談談。微笑着說道：

「郎小姐！你愛吃什麼點心？我們可以向茶花的拿取。」

「吃點心太早，我們就坐着談一回吧！」

郎露茜搖搖頭回答，諸葛雄也覺得兩點多一點兒的時候，實在也吃不下什麼點心。遂含笑稱是，他們呆呆的坐着，却出了一回子神。這時在露茜的心中，感到十分的猜疑，他急急打電話給自己，原來大家是這麼的呆坐着，那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看他的神情，好像有什麼隱秘的樣子，莫非他有說不出的話兒要想對我開口嗎？於是便先試探着問道：

「諸葛先生！我覺得你好像有什麼心事嗎？」

「心事是有一些，但我覺得一時裏也不容易說出口。」

諸葛雄被她這樣一問，覺得這給自己是個說話的好機會，遂笑了一笑，低低的回答。郎露茜秋波脈脈地望了他一眼，奇怪地說道：

「爲什麼不容易說出口來呢？」

「郎小姐！我……很坦白的跟你說，我見了你之後，我覺得你的人太好了，在我心裏，好像除了你之外，就什麼人都沒有了。」

諸葛雄在這個時候，他沒有了辦法，只好厚着面皮，湊過臉兒去，向她低低的說出了這兩句話。郎露茜聽他居然向自己說出類似求愛那麼的話來，她心頭是說不出的羞澀，全身一陣發燒，兩頰就熱辣辣的通紅起來。俏眼兒向他一瞟，便慢慢地低下頭來，默不作聲。諸葛雄見她不作答，自然有些兒受窘，遂也紅了臉兒。又低低的問道。

「郎小姐！不知道你心中對我也有這麼的同感嗎？」

「諸葛先生！承蒙你這樣的看得起我，我心中自然有無限的感激。只不過我是一個知識淺薄的女子，只怕資格有些兒夠不到的吧！」

郎露茜這才抬起紅暈的粉臉，低低的回答。諸葛雄有些焦急的表情，很快的說道：

「郎小姐！請你不要客氣，我們年輕的人，還是實心眼兒一些的好。」

「不過……你……不是還有一個表妹李小姐嗎？我看她對你也不壞，假使將來弄成尷尬的局面，大家不是會很痛苦嗎？所以我認為諸葛先生還得鄭重的考慮才好。」

郎露茜這時又顯出很老練的樣子，向他明白的說。諸葛雄一本正經的神氣，也很坦白的說道：

「郎小姐！我和表妹的感情雖然也不壞，但我們並沒有涉及什麼兒女私愛，我們不過是一些親戚關係罷了。對於郎小姐呢？這情形又不同了，我要和你做個永久的伴侶，使我們將來造成一個美滿的家庭。並不是我花言巧語的來打動你，我敢罰誓，我完全是真心愛你，我決沒有存了玩弄的意思，我的希望，就是寧願海枯石爛，但

我們的情愛，始終是天長地久。郎小姐！你相信我這些話嗎？」

「我相信你，不過，我也有些兒憂愁。……」

諸葛雄見露茜赧赧然的說，但說到後面，那意態還有些考慮的樣子。於是望了她一眼，急急的問道：

「郎小姐！你還有什麼憂愁呢？」

「我怕你的爸媽會不贊成罷！」

諸葛雄再也想不到會被露茜一語道破心中的痛苦，這就皺了眉毛，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我今天和你來商量的，就是爲了這一個問題。」

「哦！那麼你爸媽果然是不贊成的了。」

郎露茜起初還是一種猜想而已，現在猜想已成了事實，她粉臉立刻也變成灰白的顏色，哦了一聲，淒涼的說。諸葛雄忙道：

「事情是這樣的，我還是爽爽快快的告訴了你罷！」

諸葛雄說到這裏，喝了一口茶。就把昨天爸爸叫自己去拜壽，遇到局長女兒後的情形，向露茜告訴了一遍。並且說道：

「我今天聽爸爸的口氣，好像欲娶局長女兒做媳婦。當時我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但我心裏是一百二十分不情願。所以我打電話來約你，預備跟你商量一個辦法。」

郎露茜這才有個恍然大悟，暗想，他約我到此，原來是爲了這個事情。一時覺得非常的難過，遂搖搖頭兒。說道：

「你約我到此預備商量什麼辦法呢？我的意思，愛情固然可以自由，但也必需經過家長的同意。現在你爸媽既然已經屬意於局長的女兒了，那麼我們之間的希望也就太渺茫了。諸葛先生！你的情義，我很感激你，不過我沒有福氣，所以我不能消受。現在我要勸告你，你還是不要胡思亂想的多費腦筋，我們之間還是維持一個純潔的友愛，那也很不錯的。因爲這樣的下去，大家不但很痛苦，而且還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不幸。我們假使做了這環境中的主角，那是太慘了，太慘了！」

郎露茜說到後面，聲音特別的低沉，臉部是呈現悲哀的神色。諸葛雄的情緒也特別的緊張，他握緊了拳頭，有些憤恨的樣子。說道：

「郎小姐！那不是這樣說的，我們爲了要自由，我們只有用手段來對付這惡劣的環境。只要我們同心同意的幹，我相信決不會發生悲慘的結局。但我要問郎小姐，你到底有沒有這一種勇氣呢？」

「我得先問你，你預備怎麼樣的幹呢？」

郎露茜被那「愛」所衝動了，她周身的血液在沸滾，遂情不自禁向他這麼的問。諸葛雄很堅毅的說道：

「我爲了愛你，我情願脫離家庭，和你一同到外埠去，去做我們青年應做的事情。郎

小姐！你肯答應跟我一同走嗎？」

「跟你一同走？……」

郎露茜低沈的反問了他一句，她那顆脆弱的芳心頓時別別的亂跳起來。諸葛雄點點頭，很快的接下去道：

「是的，我們可以離開這萬惡的上海，一同去做一對自由的人。郎小姐！你敢嗎？」
 「這個……我認爲太冒險，太沒有把握了。諸葛先生！你還是一個學生子，而我呢？僅僅是個產科醫院裏的實習生而已。我們假使到了外埠，試問我們有什麼能力來維持生活？倘然流落異鄉，街頭求乞，到那時候，求死不能求生不得，這……便怎麼是好？所以我們不能爲了一時的感情衝動，而幹出太冒險的事，我們應該要三思而行才好。諸葛先生！你以爲我這些話也說得有理嗎？」

「我想，我們不是跛子，我們不是瞎眼，我們也不是殘廢的人；常言道，有手有腳，那怕餓死了不成？郎小姐！假使你答應跟我一同走的話，我事先可以籌備一筆錢，至少我們在外面可以維持兩個月的生活。」

諸葛雄認爲這是她過份小心的思想，所以並不以爲然，還說了這些話去壯她的膽量。郎露茜沈吟了一回，向他問道：

「那麼兩個月之後的生活，怎麼辦呢？」

「難道在兩個月的日子中，還找不到一些事情做的機會嗎？」

郎露茜倒是默然了一回，諸葛雄於是又向她連連的催問。露茜凝眸含翠的瞅住了他，認真地說道：

「這問題太重大了，我以為不是一時之間能夠決定的，所以你不能這樣的性急。」

「那麼你預備考慮幾天，是不是？」

「是的，我覺得應該有考慮的必要。」

「那麼你幾時給我答覆？」

「過一星期吧！」

「爲什麼要那麼久的日子？」

「事情太重大，一天兩天是委決不下的，這個我要請你原諒。」

「也好，我就等一星期聽你的回音吧！此刻快近三點鐘，我們吃些兒春捲還是燒肉饅頭？」

「我沒有餓，你別客氣。諸葛先生！我覺得有些奇怪，據你剛才所告訴，那局長女兒還只十九歲，容貌也漂亮，而且家中又有錢，像她這樣的姑娘，不是比我更要強上十倍百倍嗎？爲什麼你却偏偏愛上了我呢？你能告訴給我一個原因聽聽嗎？」

諸葛雄聽她這麼問，又見她粉臉兒紅粉粉的浮現了朵朵桃花，覺得這意態是分外的嫵媚可愛。於是低低的說道：

「郎小姐！兩性的愛，決不是講究有金錢有容貌而作爲標準的；我認爲最要緊的，就

是性情好。倘然性情不好的姑娘，她的容貌再美麗一點，家境再富裕一點，那也沒有什麼用啊！」

「那麼你認為我的性情很好嗎？」

「唔！不但性情好，在我眼睛裏看來，覺得沒有一處是不好的。」

諸葛雄這回子笑嘻嘻的說，表示十二分得意的樣子。郎露茜逗了他一個嬌嗔，兩人都微微的笑了。過了一回，露茜忽又說道：

「那麼我要回醫院去了，說不定還可以不用請半天假呢！」

「你已經請了假，何必又急急的回去呢？我們吃點兒點心罷！」

諸葛雄一面勸留着她，一面向茶花手中捧着的盤子內要了幾樣點心。望了露茜一眼，叫她吃一點；但露茜這時芳心亂得很，那裏還吃得下什麼點心？只管呆呆的思忖着，她第一考慮的，就是諸葛雄對自己有沒有拐騙的手段？第二考慮的，是我能不能跟他一同走？所以諸葛雄叫她吃點心，她也有些聽而不聞的樣子了。諸葛雄笑道：

「郎小姐！你不是已經在考慮了嗎？」

「不！這兒不是考慮這些問題的地方。」

「那麼我們吃點心吧！」

郎露茜方才含笑點點頭，握了筷子，挾着春捲吃了，但吃在嘴裏，却有些食而不知其味哩！兩人從金門出來，已經四點多了，諸葛雄要和她一同瞧一場電影，露茜沒有勇氣拒絕

他；兩人遂到隔壁大光明電影院，看了電影。出來已經六點十分，諸葛雄還要請她吃夜飯，露茜說天氣太熱，非回家去洗浴不可。諸葛雄沒有辦法，只好和她握了握手，叮囑下星期日聽回音的時候再見，方才匆匆的別去，各自回家。

諸葛雄回到家裏，見表妹李玉梅坐在上房內和母親談着話。諸葛太太見了兒子，便埋怨地說道：

「阿雄！你這一下午在什麼地方玩呀？玉梅兩點半的時候就一直等你到現在，已整整的四個多鐘點了，叫人多心焦的！」

「對不起！對不起！我在瞧一個同學，他拉着我在大光明瞧了一場電影哩！」

「表哥！你這就太不應該了，那天我在電話裏不是跟你先約好的嗎？星期日我請你瞧電影，誰知你反被同學請了去，可見那同學的面子比我就大得多了。」

玉梅這幾句話，有些酸溜溜的成份，因為她在想那個同學一定是屬於異性的。諸葛雄這就啊呀了一聲，連連拍着額角。說道：

「該死！該死！表妹約我的事情，我竟壓根兒都忘記了。其實這也難怪我，因為我這幾天的心緒實在太惡劣了。表妹！請你坐一回，我去洗一個浴，晚上我來請你看電影。」

諸葛雄一面說，一面匆匆的回到自己臥房去了。玉梅雖然有些兒怨恨他，但聽了他末後的一句話，芳心倒又歡喜起來，於是也就不說什麼話了。

晚飯後，阿雄和玉梅真的到國泰大戲院去瞧了一場電影。在沒有放映之前，玉梅向阿雄用了神祕的口吻，問道：

「表哥！你下午那場電影一定瞧得很有興趣吧！」

「大光明那張片子並不好，所以一些兒也感不到什麼興趣的。」

「電影雖然不好，但陪着一同去瞧電影的人兒，那終是最好的了。」

玉梅見他木然無知的神情，還以為是他假意兒的裝腔，這就瞟了他一眼，笑嘻嘻的說。諸葛雄方才聽出她話中有骨頭了，於是立刻一本正經的說道：

「表妹！你這是什麼話呀！我下午是和一個男同學在瞧電影呀！」

「哼！我不相信，你一定跟那位郎小姐在一處。」

玉梅披了披嘴兒，冷笑了一聲，索性直截的說穿他。諸葛雄心頭別別的一跳，暗想，莫非她看見我們的嗎？但轉念一想，她兩點半就到我家的，她怎麼會看見我們？我倒不要露出馬腳來才好。遂笑了一笑，却又嘆了一口氣，表示非常頹傷的樣子。說道：

「表妹！你居然還要跟我開這些玩笑呢！我這幾天心中的痛苦，真是沒有人可以告訴呢！」

「你有什麼痛苦？倒不妨向我告訴一下。」

「只怕我告訴了你，你也會感到萬分的痛苦。」

諸葛雄顯出淒涼的神情，低低的說。玉梅起初臉上還含了俏皮的笑，被他這麼的一說，

心頭也感到相當的吃驚。遂急急的問道：

「表哥！到底爲了什麼事情呢？你快快告訴我吧！」

「爸爸要給我定親事了，你難道沒有知道嗎？」

「啊！姨爹給你定的是誰家姑娘呢？」

玉梅心頭好像有大石猛擊了一下那麼的疼痛，遂粉臉失色的追問。諸葛雄皺了眉尖兒，嘆了一口氣。說道：

「是爸爸局裏羅局長的女兒，爸爸是爲了奉承上司，才出賣自己的兒子。」

「……羅小姐你曾經碰見過嗎？」

玉梅愕住了一回，她才灰白了臉兒，有氣無力的問。諸葛雄點點頭，輕聲地說道：

「看見過一次，是羅局長生日那一天。」

「羅小姐幾歲了？生得美麗嗎？」

「才十九歲，美不美我並不希罕。只不過我覺得我們的思想是各別的，我不願意娶一個有財有勢貴族人家的小姐。……」

「那你爲什麼不反對呢？」

玉梅顫抖地說，她的眼皮兒有些紅潤。諸葛雄偷窺了她一眼，心頭有些慘然，他覺得很對不起表妹，因爲自己的對象，並不是表妹，無非趁此機會，使表妹可以死去一條心的意思。遂淒涼的說道：

「我當然反對，但是爸爸把我罵了一頓，說我不知好歹，說我沒有孝心。我有苦說不出，我只恨我自己沒有自立的能力。」

「……」

玉梅默然無語，她覺得眼前呈現了黑暗，再沒有什麼光明的希望了。就在這時，場子內燈光熄滅了，銀幕上也就放映出電影故事來了。這張片子是一個喜劇，故事發噱而滑稽，所以場內笑聲不絕；等電影映完，許多觀眾的臉上還是含了喜孜孜的笑容。諸葛雄回頭向玉梅望了一眼，誰知出乎意外的，她的眼皮有些紅腫，顯然是流過眼淚的緣故。玉梅見阿雄向自己注意，她才想到自己的眼睛；因為喜劇是只有笑的，我若被他發覺哭過了的話，那不是太難為情了嗎？因此揉揉眼皮，還故意這麼的說道：

「這電影太滑稽了，把我的眼淚都笑出來了。」

「表妹！我們到外面去吃些冷飲好嗎？」

諸葛雄感到她的可憐，遂情不自禁低低的說。玉梅點點頭，含了苦笑，用了淒婉的口吻，也低低的說道：

「好的，趁表嫂還沒有進門的時候，我們原該多相聚玩幾次，否則，要表哥再陪我出來遊玩，那就不容易的了。」

「表妹！你別那麼說，叫我聽了，心中感到難過。」

諸葛雄想不到玉梅有這樣的癡心，一時非常辛酸，只覺喉間有些兒哽咽的成份。玉梅於

是再也忍耐不住了，眼淚就撲簌簌的滾落下來。但又怕人家看見笑話，遂背轉身子，拿帕兒很快的去拭眼皮。

兩人在一家咖啡館裏吃冰淇淋，玉梅的神情，終是那麽抑鬱而淒切，顯出那分兒楚楚可憐的成份。諸葛雄雖然想安慰她幾句，但一時裏也說不上什麼話來才好；相對默然，直到十二點敲過，方才握手分別。這晚玉梅回到校中的宿舍，却暗暗地又流了一夜的眼淚。

第二天早晨，阿雄在學校裏碰見了志堅，志堅悄悄地拉他到校園的一角，望着他笑了一回。才低低的問道：

「阿雄！聽說你要給我們喝喜酒了，這消息可準確的嗎？」

「噢！奇怪了，你怎麼知道的？」

諸葛雄顯出不勝驚異的樣子，睜大了眼睛，急急的問。蔡志堅哈哈地笑起來，拍拍他的肩膀。說道：

「我要沒有這本領打聽的話，那我就算不得蔡志堅了。」

「好一個自負的蔡志堅！正經的，我原也要來告訴你，真的，爸爸要給我定親，對方是羅武智的女兒，名叫淑嫻，今年十九歲，還在青光女中讀書。可是，我並不贊成，我實在不願跟這種人家對親結眷，所以我打算竭力的反對不可！」

諸葛雄在笑了一笑之後，他又顯出很認真的表情，向他滔滔地說出了這一番話。志堅沈吟了一回，望了他一眼。說道：

「那麼你是另有所愛的囉！」

「一方面固然是爲了這樣，而另一方面，我實在看不起那個羅武智，這沒有心肝的奴才，國家要他有什麼用？他唯一的本領，就是討小老婆，糟蹋一般可憐的女性！」

「你愛的是誰？能宣佈給我聽聽嗎？」

「暫時的恕我不能宣佈，也許過幾天我會完全的告訴你。」

蔡志堅笑了一笑，也就不再問他。過了一回，又低低的說道：

「小諸葛！這幾天你看了報紙沒有？」

「兩天沒有看報了，時局怎麼樣了？」

諸葛雄倒也聰明，他已知道志堅的用意了，遂立刻很急促的表情，向他打聽。志堅咬牙切齒的冷笑了一聲，憤憤的說道：

「日本竟向我們不宣而戰了，我看這次的戰事爆發，倒決不是局部的問題，完全是關係着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所以我們青年，都要負一些兒責任，切不可專心的在戀愛圈子裏用腦筋才好。小諸葛！我把你當作自己的弟弟一樣，請你得振作一下才是。」

「是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志堅！我很慚愧！我一定得好好振作一下不可。」

諸葛雄有些誠惶誠恐的樣子，紅了臉兒，低低的說。蔡志堅表示高興，握了他手兒，緊緊地搖撼了一陣。正在這時，上課的鐘聲敲了，於是兩人回到教室去了。

蔡志堅怎麼會知道阿雄要定親的一回事呢？原來郎露茜回家之後，再三的想了一回，覺得阿雄的話，有些難以置信。萬一他存了不良之心，哄騙我一同到外埠去呢！那我不是上了他的圈套了嗎？露茜在這樣顧慮之下，她便匆匆來找忠花。這時忠花正從醫院回家，見了露茜，先笑盈盈的問道：

「小妹妹！你下午請了半天假，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呀？」

「史大姊！你不問我，我也要告訴你的。」

郎露茜在椅子上坐下之後，紅了臉兒，秋波斜看了她一眼，赧赧然的說。忠花一面給她倒了一盃冷開水，一面又連連催她快說。露茜這才厚了面皮，把諸葛雄來找她談話的事情，從頭至尾的向她詳細告訴了一遍；忠花聽了，自然不勝驚訝。目定口呆的問道：

「他不是還有一個表妹李小姐嗎？怎麼他又會來愛上了你呀？」

「對於這一點，我也問過了他。他說他和表妹無非是親戚關係罷了，在他們之間是並沒有一些愛情作用的。」

「那麼你的意思預備怎樣呢？」

「史大姊！你好像是我的同胞姊姊一樣，所以我心中要說的話，都會不管一切的跟你說了出來。諸葛先生雖然是那麼誠誠懇懇的愛上了我，不過他的內心是否和他外表一樣的誠懇呢？因為我們沒有三年五載的友誼，所以我當然不能一味的信任他。第一我要打聽他爸爸究竟可曾給他定了親？而且是不是羅局長的女兒？等明白了真相

之後，我預備再作定奪。」

史忠花聽她這樣說，暗想，小妹妹所考慮的，也很有道理。常言道：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遂點頭說道：

「你的來意，我已經明白了，是不是叫我給你代爲打聽打聽呢？」

「大姊真不愧是我的知音，因爲你可以請蔡先生跟他探問探問的。」

「好的，既然這樣，等我吃好了晚飯，給你到志堅那兒去一趟吧！」

郎露茜點頭稱謝，因爲怕父母詰問，她便匆匆的告別，先回家去了。這裏忠花吃好晚飯，便到尙武坊十六號去找尋志堅；志堅聽了忠花的告訴之後，所以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向諸葛雄像開玩笑那麼的探問虛實了。諸葛雄以爲志堅並不知道，所以還要暫時的保守祕密，其實志堅肚子裏已經全部的明亮，也無非故意的不去說破他而已。

蔡志堅這天放學之後，便匆匆的來找史忠花，忠花在會客室內接見了志堅；她很急促的問阿雄定親的事情可是真的？志堅點點頭，把阿雄父親果有給他定親的意思向她告訴。忠花沈吟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那麼阿雄要露茜一同出走，你看怎麼樣呢？」

「這問題我也很難表示意見，你看露茜小姐可有跟他出走的意思嗎？」

「她也沒有決定，……我覺得這問題是關係着他們兩人終身幸福的事情，所以照說是應該由他們自己作主。不過我以旁觀的立場而論，不管在名譽上，在前途上，都有

很大的冒險性，所以我的意思，最好是不要這樣做。」

「你的話很合我的意思，我希望你向郎小姐以利害說之，使她有些兒省悟，那在你也可說是盡了朋友的責任了。」

蔡志堅點點頭，向她低低的勸告。史忠花答應稱是，兩人又談了一回，志堅恐怕就誤她的工作，遂告別回去。這晚忠花和露茜從醫院裏出來，兩人走在人行道上慢慢的踱着步；露茜已經聽到忠花的告訴，知道阿雄父母確實有給他定親的意思。遂低低的說道：

「史大姊！你也給我出一個主意呀！到底叫我怎麼回答他好呢？」

「我想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也終有一個主意的。」

史忠花故意放刁，望着她回答，表示不負責任的意思。郎露茜嘆了一口氣，憂急地說道：

「事情臨到自己的頭上，還有什麼意思想得出來呢？這幾天我心亂如麻，母親說我像失了魂似的，唉！」

「所以說情場多煩惱，還是一個人的時候，清清靜靜，決沒有這種心亂如麻的煩惱。妹妹！我現在問你一句話，你假使走了之後，你的爸媽弟妹將怎麼樣了呢？」

史忠花很淡漠的說，她的語氣表示十分的平凡。可是露茜聽了她後面這兩句問話，好像是一記當頭棒喝，頓時把她的糊塗腦子震驚得清醒過來了。滿面顯出羞慚的樣子，楞住了一回。決絕地說道：

「大姊！我……我決定回絕他，我不能跟他出走！」

「爲什麼？你……」

「我不能爲了自己，而忘記了父母，忘記了弱小的弟妹；我假使這樣做，我太狠心，我太沒有心肝了。」

郎露茜顫抖地說，她眼角旁幾乎要湧上淚水來，史忠花很欣慰的握了握她的手，含笑說了一句你真是一個有理智的姑娘。兩人方才匆匆別去，各自回家。

過了幾天，郎露茜打電話給阿雄，約他在外灘公園面談。兩人見面，握手問好，慢慢地踱到黃浦江旁邊的長椅子上坐下，開始談到這個問題上來。諸葛雄急急的問道：

「郎小姐！有了這一星期的考慮，我想你一定能夠坦白的答覆我了，你能不能跟我一同出走呢？」

「諸葛先生！承蒙你這樣真情真意的愛我，我實在非常的感激你。不過，我再三考慮之下，我覺得很抱歉，我不能跟你出走。」

郎露茜紅暈了粉臉，低低的說，她皺了細長的眉毛，表示有說不出苦衷的意思。諸葛雄火熱的一顆心兒，頓時冷了下來。急急的說道：

「爲什麼不能呢？你……難道沒有愛我的意思嗎？」

「不！我坦白的說，我也愛你。不過，我的環境和你不同，我有勞心勞力的爸媽，我還有無知無識的弱弟幼妹；我不能爲了愛你，而忘記了這個清苦的家庭。我是老

大，我要幫助爸媽來撫養這還未成年的弟妹。假使我這個家，也和你一樣的簡單，一樣的富裕，那我一定無牽無掛的跟你走。可是，我這個家，他們還需要我，需要我來盡一分力量。倘然我拋棄了他們，不管一切的走了，那麼年老的爸媽一定要悲痛欲絕，年幼的弟妹一定要痛哭流涕，我還能算是人嗎？我還能算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嗎？諸葛先生！這是我拒絕你的理由，我相信你一定能同情我，諒解我，而甚至於可憐我罷！」

諸葛雄聽她滔滔不絕的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一時把要勸她出走的話便再也沒有勇氣說出來了。他呆呆地楞住着，把露茜纖手握得緊緊的，忽然淚水滾落了兩頰。露茜見他流淚，知道他確實十分癡心，心中一酸，淚水也奪眶而出；兩人淚眼相對，默然良久。諸葛雄始徐說道：

「郎小姐！你的話很有道理，我不但同情你，而且確實很可憐你，我也不能太自私，爲了愛你，而使你做個不孝的女兒。現在我決定打消出走的主意，不過我盡我的力量，來反對這一頭不情願的婚姻，我在沒有絕望之前，我始終還是愛你到底。」

「諸葛先生！我太感激你了。」

露茜說了這一句話，她的眼淚益發滾滾地掉了下來。諸葛雄取出手帕，遞到她的手裏，露茜明白他的意思，遂拭了淚痕，兩人靜靜地坐着。傍晚的江風，一陣陣的吹着，雖然是那麼的涼快，但在兩人此刻的感覺上，却是覺得分外的淒涼。

這晚兩人又在外面吃了晚飯，方才握手各自回家。光陰匆匆，不知不覺的已到了八月五日那一天了，各學校都考試完畢，相繼的放暑假了。諸葛雄住在家裏，終天沒有事情，甚爲無聊，但羅淑嫻却來望過他好多次，兩人在外面也玩過幾次舞廳，吃過幾次飯。諸葛雄對她雖然沒有愛情，但却也沒有什麼討厭她的表示，因爲她實在也是一個美麗而活潑的姑娘。玉梅既然知道了姨爹有給表哥定親的意思，她當然感到很失望，從此以後，她也不到諸葛雄家裏來，預備終身服務教育界了。

這幾天時局很不好，戰雲一天一天濃厚起來；阿雄在爸爸那兒得了消息，說市府的辦事處已遷移到楓林橋去了。因此他很着急，覺得這次戰事一定免不了，只怕上海也要劃入戰區之內了。他想到露茜是住在閩北的，那面靠近火車站，戰事爆發，那面最爲危險。不知道他們也預備搬家否？於是在八月十一日那天，他匆匆打電話給露茜，約她晚上六時在光明咖啡室碰面。他自己先到北四川路一帶去巡視一週，只見日本軍用卡車來去不絕，車內都是一箱箱的裝得滿滿的，猜想大概是子彈。兩旁商店，門可羅雀，一些買主都沒有。這時馬路上還有許多搬場汽車，卡車，場車，黃包車，老虎車；車內都是行李，鋪蓋，衣箱，什物，顯然都是逃難的一羣。自施高塔路起至蓬路，這一段的情景，彷彿已入混亂狀態，令人心驚胆寒。雖然時值盛夏天氣，但阿雄目睹此情此景，也覺有些淒涼的意味。阿雄瀏覽了一回，因爲時近六點，遂匆匆來到光明咖啡室，碰見了露茜，露茜問他今天又有什麼事情商量。阿雄悄悄的說道：

「這幾天時局越弄越緊張，我看戰事一定要爆發。你們不是住在寶山路嗎？這地方太危險，你們難道不預備打算逃難嗎？」

「逃難？你叫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呀？」

郎露茜苦笑了一下，向他低低的反問。諸葛雄很快的說道：

「不是可以搬到租界裏來避一避嗎？」

「你別說得那麼容易，我們這一家人口不少，況且逃難必須要有充分的經濟能力，否則，那是只好在危險圈子裏聽天由命的。」

諸葛雄被露茜這樣一說，因此倒紅了臉兒，楞住了一回子，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又說道：

「你們難道租界裏沒有一個親戚朋友嗎？否則，到他們家中去住上幾天也是好的，且看戰事的變化如何？」

「上海住的地方都是那麼的小，住到別人家裏去，這是多麼不方便的事，所以我們也不願意打擾人家。我們老老小小一大羣，人家也沒有這麼寬敞地方來安頓我們呀！」

「那麼你們就不預備躲避了？」

「我爸媽也商量過，他們叫我帶了弟弟住到租界裏的親戚家來，說人口分散些，比較妥當。但我不情願這樣做，要活一同活，要死一同死，何必我和弟弟要逃命呢？」

「其實你爸媽的意思是對的，我倒贊成你們人口分散點。」

「我很感謝你，今天特地的約我來關切這些事，不過，我覺得還是在一塊兒比較心定一點。」

郎露茜明眸脈脈地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低低的說，她的神情，有一些黯然。諸葛雄心中很難過，嘆息着說道：

「只怕我沒有力量，否則，我一定會幫你的忙。」

「有你這兩句話，我已夠感謝了。但……我想最近也許不會發生戰事，就是要打仗，恐怕也在秋涼以後的了。」

「你看北四川路一帶的情形，簡直是開戰就在眼前了，那裏還有這麼許多日子好延長呢？」

「這都是人心惶惶的緣故，像一二八的時候，你瞧不是也沒有什麼嗎？」

「但是這次和一二八情形又不同了，再說你們住的地方實在太危險。」

「我想過幾天再作道理吧！」

郎露茜說着話，站起身子，預備要回去了。諸葛雄連忙說道：

「我們吃了晚飯再回去吧！」

「不！這幾天我心思不好，要早點回家去。諸葛先生！你不要客氣，我們再會吧！」

郎露茜和他握握手，淒然而別。諸葛雄心頭好像空洞洞的，他難過得幾乎要淌下眼淚來了；自己雖有幫助她的心，可是却沒有能力，真是徒呼負負的了。露茜一路回家，走上關北

的區域，情勢和租界裏却大不相同，想起阿雄的話，也由不得心驚肉跳，惴惴不安。但六口之家，一時間又到什麼地方去安身？想了一回，恨恨的說道：

「有錢的要逃命，我們窮人把性命看得很淡薄，死就死，活就活，那又有什麼希奇？別爲了這些而自尋煩惱吧！」

郎露茜自言自語的說着，也就急匆匆的回家去了。到了次日，局勢更加緊張，謠言紛紛，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史忠花在醫院裏對郎露茜說道：

「小妹妹！今天風聲更不好，我瞧你還是住到我的家裏去吧！」

「不！我一個人外面，家裏爸媽弟妹叫我怎麼放心得下？不管風聲怎麼不好，我還是要回家去的。」

郎露茜低低的回答，遂各自走開了。到了下午六點，露茜又匆匆的回家；郎與民坐在房中，却悶悶不樂的嘆着氣。郎太太向露茜告訴說，中原里的居民，差不多都搬完了，看情形真的不大好。一面又問露茜外面有沒有特別消息？露茜不敢說什麼危險的話，反而向爸媽安慰了一番。當夜露茜睡在床上，忽然聽到劈劈拍拍的鎗聲，同時還有隆隆的炮聲，這使露茜一家人都大吃一驚，急急的起身，不知如何是好？露清和露英是早已害怕得哭起來了。但黑夜之中，又不敢向外張望，也只好躺在床上等天亮。一到次早，與民和露茜向外打聽消息，知道虬江路日軍和我方警察大隊已經發生衝突了。同時交界處的鐵門已關閉，馬路上情形紛亂，真有些慘不忍睹的樣子。與民和露茜只好回到家裏，只有閉門不出，郎太太是連連唸

佛，但願菩薩保佑。可是到了晚上，鎗聲炮聲更密，而且天空中飛機之聲，軋軋不絕，日本飛機竟然濫施轟炸；一時闌北的天空，火光融融，勢成燎原。露齒覺得在這情形之下，真是死在臨頭。大家急得臉無人色，正欲預備棄家而逃，萬不料轟隆隆的一聲，一個炮彈落了下來，頓時之間，濃烟瀰漫，火光四射。露齒的耳中，只聽爸媽弟妹慘叫了一聲，但接着一陣屋倒牆坍的聲音，連她自己的知覺也都消失了。

八

八月十三日清晨，吳淞口已可聽見隱約的炮聲。至九時二十分，北四川路一帶交通完全斷絕。在虬江路上海大戲院門口中日軍已開始發生衝突，蘇州河以南的居民，也早已聽到很清晰的鎗炮之聲。下午一點十分，日方飛機完全出動，轟炸沿鐵路的我軍陣線。南京方面，得此消息，當即在二時左右，亦派大隊空軍到來；分爲兩路：一路至黃浦江轟炸日本主力艦隊出雲號，一路和日機在空中發生激戰。一時之間，唯聞機鎗軋軋，炮聲隆隆，歷一小時之久，始各停止。諸葛雄坐在家中，耳聽炮聲，鎗聲，飛機聲，轟炸聲，心頭是非常的紊亂和焦急，他想着住在寶山路的郎露齒，他額角上的汗水會像雨點一般的冒上來。雖然他想到外去打聽消息，但諸葛太太却不許他出外，說恐怕中了流彈，這不是无妄之災嗎？諸葛雄沒有辦法，只好在屋子裏像熱鍋上螞蟻般的團團打圈子。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他忽然想到，我這人真也急糊塗了，我不是可以打個電話到普濟產科醫院去探問嗎？於是立刻打電話到普濟

醫院，但那邊回答，說郎露茜今天沒有到院辦事。諸葛雄一聽這話，心中這一急，他的心幾乎要從口腔內跳出來了。遂忙又問道：

「那麼史忠花小姐不在呀？」

「史小姐嗎？請你等一等，我去找她。」

諸葛雄連連稱謝，他心中在憂愁着想，露茜難道在家裏發生意外的慘變了嗎？要如真的這樣，唉！這姑娘太可憐了。但願我的猜想是錯誤的，上帝保佑她平安無事才好。正在這時，電話裏有女子的聲音。低低問道：

「你叫那個聽電話？」

「我請史忠花小姐聽電話，我是諸葛雄。」

「哦！你是諸葛先生嗎？我就是忠花，你來問郎小姐的是不是？唉！說起來真要命，昨天晚上，我叫她別回家，住到我的舍間去，可是她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和弟妹，決意的仍舊回家。但今天戰事爆發，閩北成了戰區，蘇州河南北交通完全斷絕，可憐她關在裏面，大概沒有辦法到租界來呢！」

「啊呀！那……那……可怎麼的辦？她……一家的生命，不……不是太危險了嗎？」

史忠花這一番告訴的話，聽到諸葛雄的耳朵裏，他由不得啊呀一聲叫起來，滿頭冒着汗水，話聲是急得帶成了口吃的成份。忠花在那邊也急急的說道：

「別的事情，還有辦法，但這個……簡直急死人也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呀！我只禱告着

上帝，但願保佑她一家平安才好。」

「可不是？我也曾經再三的勸她預先搬到外面來，可是她終沒有聽從我，到現在叫人急不急呢？」

兩人說了一回，也只好各道再會，把電話掛斷。諸葛雄回到房中，忽聽轟隆轟隆的炮聲又響了起來。這好像撞在他心眼兒上一樣的沈痛，抓住了頭髮，伏在窗口上，望着西北角的天空；只見濃烟密密的捲了上來，可想鬧北的房屋，是正在融融的燃燒之中。他腦海裏浮上了悲慘的一幕，他幾乎有些瘋狂起來的樣子。恨恨的說道：

「他媽的！可惡的敵人，無辜地殺戮我們同胞，燬滅我們國土！我要從戎，我要殺敵！我要報仇！大家再不起來反抗，我們的血不是已經冷了嗎？我們還能算是黃帝的子孫嗎？」

「諸葛先生！你這話說得不錯，我們青年都應該爲國效勞去啊！」

諸葛雄再也意思想不到忽然有人會這樣的回答他說。這就回頭去望，只見房門口站着一個笑盈盈的女郎，不是別人，却是羅淑嫻。一時驚奇地說道：

「羅小姐！你的膽子真大，這時候怎麼會到我家來呀？」

「這算得了什麼膽子大？難道你在租界裏住着，還感到害怕嗎？那就不必想從戎殺敵爲國出力去了。」

羅淑嫻淡淡的一笑，走到桌子旁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怪俏皮的回答。諸葛雄方才覺

得自己說的話，太顯矛盾了一點，難怪她要諷刺自己了，一時由不得紅了臉兒，呆了一呆。方點頭說道：

「我說你膽子大，倒並不是反襯我的膽子小，因為你是一個千金小姐，居然在炮火隆隆中敢到外面來行走，那我是贊美你的意思。」

「你這些話也太以小覷人了，難道我們女孩兒家就連這一點兒勇氣都沒有嗎？告訴你，你知道今天我到你家來的目的嗎？」

羅淑嫻在椅子上坐下之後，嘴兒向他一撇，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表示着很不服氣的樣子。諸葛雄聽她這樣說，遂奇怪地問道：

「你有什麼事情來告訴我嗎？」

「是的，中日開戰了，我想這戰事一定會擴大；我們身爲國民之一，終要給國家盡一分力量。所以我們幾個同學預備組織救護隊，到戰地去服務，不知道你也意思加入嗎？」

諸葛雄對於淑嫻這幾句話倒是出乎意料之外，一時不由肅然起敬，遂走上去握了握她的手，笑着問道：

「你不怕戰地裏太危險嗎？」

「做救護隊也怕危險，那麼幾許勇士們在打仗，怎麼辦呢？」

「那麼你的爸爸答應你這樣做嗎？」

「我要這樣做，爸爸即使不答應，他也阻不了我的。諸葛先生！你難道沒有這樣勇氣嗎？」

「不！我絕對贊成你有這樣的組織，同時我也絕對願意加入工作，而且我還可以介紹幾個朋友來一同加入，你歡迎嗎？」

羅淑嫻聽他這樣說，方才揚着眉毛兒，笑了起來，緊握着他手兒，連說贊成，歡迎。正在這時，張媽走進來，說太太請羅小姐到上房裏吃點心去；諸葛雄於是和淑嫻來到上房，只見桌子上放着一盆炒麵。諸葛太太含了笑容，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我們快吃點心，吃好點心，你還是快些兒回家去吧！在平日我一定留你吃了晚飯走，但如今這麼兵荒馬亂的時候，我實在不敢留你。你聽，你聽，這兩個炮聲多響的，可憐這彈子不知落在什麼地方？一定又死了不少的老百姓哩！」

在諸葛太太說話的時候，那天空中隆隆的起了兩聲猛響，於是她立刻又把話兒轉到炮彈上去，還表示嘆息的樣子。淑嫻搖頭說道：

「伯母！你不用擔心的，開北那邊在開戰，炮彈決不會落到這兒來，根本好像兩個世界一樣，所以我倒一些也不害怕。」

「羅小姐！你別那麼說，炮彈是沒有眼睛的，它只要一歪斜好了，那就保不住會落了下來，所以寧可少出外。比方說，中了流彈，這冤枉向誰去訴說好呢？阿雄這孩子我就不許他到外面去，萬一碰着惡時辰，那可怎麼了？」

羅淑嫻聽她這樣說，遂向阿雄望了一眼，還淡淡的一笑。諸葛雄覺得她這一笑多少包含了一些譏笑的成份，這就紅了臉兒。向母親說道：

「媽！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小了，羅小姐一個女孩兒家也有這麼膽量呢！那我到底是個堂堂七尺之軀，所以我也要照舊到外面去活動活動的。老實說，一個人生死有數，假使註定好要死在鎗砲之下，你就是住在家里不出去，那鎗砲彈子也會尋上門來的。假使有命的話，就是到戰地去打仗，彈子照樣會避開你哩！」

「諸葛先生這話說得對，越怕死，越要死；越不怕死，也就越不會死，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羅淑嫻這兩句話說的原屬無心，但諸葛太太聽了，倒是有意，還以為她是在咒唸自己，心中不免悶悶不樂，照她平日的性子，早已要大發脾氣。無奈這些話是出在羅小姐的口中，因此十分怒氣，也只好忍耐了七分。心中暗暗的說道：「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小孩兒說話，當她放屁！」她在想時，忽然飛機聲音又軋軋地響起來，接着轟炸的聲音，不絕於耳。諸葛太太因為有了淑嫻這兩句話，她是更加的心驚肉跳，不免臉色灰白起來。但肚子裏說道：「我不怕，我不怕死，不怕死的人是不會死的，天老爺！你就不要給我死吧！」

「這一定是日本飛機，他們慘無人道的在濫施轟炸了。」

「是的，沒有人道的國家，他一定不久長，會亡國的！」

諸葛雄把一筷子已經挾起的炒麵，却又放了下來。他想着了郎露茜，他心事又上來了，

那裏還能再吃得下麵呢？皺了眉尖，恨恨的說：「淑嫻也放下筷子，她似乎有一種信念，很堅定的回答。諸葛太太見他們都停筷不吃，遂勸道：

「飛機讓它炸只管炸，我們麵也只管吃，冷了容易礙胃的。」

「媽！你這話未免太風涼了，可憐這一個炸彈落下來，在戰區之內也不知有多多少少的生命會化灰塵哩！我們却在這裏安安逸逸的吃點心，這叫我們如何還能咽得下呢？唉！同樣一個上海，却有天堂地獄的分別哩！」

「這是我們靠靠外國人的福氣，否則，我們也不是要逃難了嗎？」

諸葛太太被兒子說得有些臉紅，遂只好搭訕的回答。淑嫻嘆了一口氣，很感慨的神情。說道：

「可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就是愛倚賴人家，要知道靠外人幫忙，那是不久長的。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無論什麼事情，終要自己掙氣才好。比才說，日本屢次欺侮中國，我們把這些委曲終是到國際聯盟會裏去訴說，結果是沒有什麼效力的。有勢力的國家，還是不敢得罪有勢力的國家。這次中國是覺悟了，居然不顧一切的抵抗了，這是一件多麼興奮的快事。我的意思，也就是寧可玉碎，不願瓦全。」

「羅小姐！我以前的目光是錯誤了，我以爲一個貴族小姐，除了珍珠瑪瑙來供養之外，根本是不知道一些兒什麼的。但出乎意料之外，羅小姐居然有這樣積極的思想，偉大的抱負，那是太令人可敬了，我到今日才相信，羅小姐真是一……」

女性！」

「那裏那裏？諸葛先生！你這樣一說，倒叫我不好意思了。」

羅淑嫻見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那麼的神情，向自己滔滔不絕的贊美，一時由不得揚了眉毛，掀着酒渦得意地笑起來了；秋波瞟了他一眼，很自謙的回答。諸葛太太聽他們也不知在說些什麼，望着兩人倒是愣住了一回子，因為天色已經不早，炮聲鎗聲倒反而密了起來。於是惴惴不安的又說道：

「羅小姐！並非我有討厭你的意思，實在我很不放心，你還是早些兒回家去罷！我勸你以後能不出來，還是家裏住的好，我覺得這樣至少可以免去不少的危險。」

「謝謝伯母的勸告，那麼我就早些兒回家了。」

「羅小姐！你生氣嗎？」

「不！伯母是一番好心，我怎麼會生氣？」

諸葛太太見她很快的站起身子，預備立刻要走的神氣，一時倒又恐怕她不高興，遂拉了她手兒，表示親熱萬分的說；淑嫻嫣然一笑，搖搖頭兒，低低的回答，還表示感謝她的意思。諸葛太太忙又說道：

「那麼我叫張媽給你討車子去。」

「不用，不用，我自己會去討的，伯母別客氣罷！」

「羅小姐！還是我送你到里外去，我給你去討車子好了。」

諸葛雄眸珠一轉，笑着說。淑嫻點頭說好，却没有表示拒絕。但諸葛太太却急了起來，雖然向阿雄偷偷地連連白眼，表示阻擋他的意思。可是阿雄却故意裝做沒有理會的樣子，已跟着淑嫻走到樓下去了。諸葛太太心中是怨恨得什麼似的，只好跟到扶梯口來。叮囑着說道：

「阿雄！你給羅小姐討好車子，馬上的進來，千萬不要到外面去亂走。我是只有你這麼一個命根兒，那可不是玩的事啊！」

「知道！知道！自己性命，誰會不要呢？媽！你放心罷！」

諸葛雄却表示討厭的神氣，怨恨地回答。兩人走到里弄口的時候，齊巧一個震天響的炸彈聲音落下來，在外面聽來似乎格外的響，所以阿雄淑嫻也會猛吃一驚；是因為心跳的緣故，所以身子也會離地的跳了一跳。只見馬路上行人，無不慌慌張張的樣子，匆匆的躲避奔走，好像炸彈就會落到自己頭上來的模樣。淑嫻望了阿雄一眼，笑嘻嘻的說道：

「你送我出來，我的責任太大，你還是先進去罷！」

「羅小姐！你在諷刺我？」

諸葛雄兩頰熱辣辣的，他連耳根子都有些紅了，望了她一眼，難過地說。淑嫻却毫不介意的還是笑盈盈地神祕似的說道：

「你媽不是這麼說嗎？她是只有你這麼一個命根兒呢！我想她這話是在說給我聽的，那麼我這個責任如何擔得了？」

「羅小姐！你不要再說這些話了好不好？我的心像針在刺一樣的痛苦。」

「不是我故意要譏笑你，我想你要加入救護隊，只怕是不可能的事情。」

羅淑嫻方才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皺了眉尖兒，低低的說。諸葛雄很快的問道：

「爲什麼？」

「你到外面來，你媽尚且管教得這麼嚴緊，那何況你要到戰地服務去，她怎麼肯答應你加入呢？」

「只要我願意加入，媽不答應，又有什麼用呢？」

諸葛雄微微的一笑，他表示毫無問題的意思。淑嫻點點頭，握了他手兒，說道：

「那麼我有消息再打電話給你，你假使有朋友願意要加入的話，那當然多多益善，你也可以打電話給我的。」

「好的，你此刻回家了嗎？那麼我給你討車子。」

諸葛雄一面說，一面向馬路上的人力車一招手，給她討好了車子，淑嫻跳上了人力車，向他說聲再會，便匆匆的分別了。諸葛雄眼望着她消失了影子，心中暗想，羅小姐居然有這樣勇敢的行動，實在是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此刻倒不妨往志堅那兒去一次，問問他願意加入這個工作嗎？諸葛雄這樣想着，遂也跳上人力車，叫他拉到霞飛路尙武坊十六號去了。

諸葛雄到了志堅的家裏，只見志堅和幾個同學坐在亭子間裏好像在開什麼會議的樣子；一見阿雄到來，便都招呼讓坐。諸葛雄說道：

「日本鬼！他媽的！打到上海來了！我們預備做些兒什麼愛國的工作呢？」

「殺敵去呀！小諸葛！你有這個勇氣嗎？」

同學之中的那個沈大文，向阿雄笑嘻嘻的說。諸葛雄也笑道：

「我看你鎗也不會開，怎麼的能殺敵？」

「這次戰爭，決不是三年兩年能解決的，所以我們可以受軍訓，慢慢兒的訓練成功，那不是可以爲國效勞了嗎？」

這是另一個叫林志偉的同學，也插嘴回答。蔡志堅望了阿雄一眼，微笑着說道：

「我們正在會議這一件事情，你有意思加入嗎？不過我知道你的膽子太小，而且環境太舒服，所以恐怕吃不慣苦罷！」

「老蔡！你這話太氣人了，在你眼睛裏看來，難道我是個這樣沒有出息的人嗎？」

「不要生氣，我跟你說着玩兒的，你認什麼真？」

蔡志堅見他氣呼呼的神氣，遂連忙又笑着回答。諸葛雄又認真地說道：

「我今天到來找你，原也有目的的；因爲我有個朋友，他們組織戰地救護隊，要我加入工作。我想多介紹幾個同志進去，所以來找你的，假使我怕吃苦的話，我還會來找你嗎？」

「好！好！好！是我錯怪了你，請你原諒吧！不過戰地救護隊雖然也是爲國出力的一件事，我認爲不大痛快，這工作不夠我們的癮。我們的意思，要末不幹，幹起來就

得痛痛快快的幹一下子不可。所以我現在問你，你願意加入我們這兒來？還是加入他們那邊去？請你決定一下子好了。」

諸葛雄聽志堅這樣說，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暗想，這倒是件左右爲難的事情。遂皺眉說道：

「老蔡！能不能讓我考慮考慮，明天來答覆你們。」

「可以，可以，那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你若加入了我們這兒，就得離開家庭，離開上海不可。」

「那當然，我加入戰地救護隊之後，又何嘗不要離開家庭呢？但我答應了你們之後，那邊就得去回絕他們了。老蔡！那麼你們預備幾時出發呢？」

「在一星期之內，我們就要動身走的，你決定了之後，再來告訴我好了。」

「史小姐和你這一回事沒有？」

「她還沒有知道，我明天會告訴她。」

志堅低低的回答，諸葛雄也就不說什麼了。這時天色已夜，同學們也就各自回家。諸葛雄說他也要走了，志堅沒有留他，衆人遂分手走散了。

諸葛雄一路回家，只聽砲聲又密了起來，在黑夜之中，抬頭可以見到西北角的天空，是燒得血一般的通紅。在每一聲砲聲之後，還有濃厚的黑烟冒了上來；在黑烟裏面，還射出猛烈的火燄。諸葛雄心頭有些隱隱的作痛，他想到郎露茜的危險，他眼角旁幾乎要流下眼淚來。

了。正在一步一步的行走，忽然見迎面走來一男一女，那男的不是別人，却是金廷德。廷德笑嘻嘻的叫道：

「小諸葛！你到什麼地方去呀？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舞國皇后，鼎鼎大名的張曼華小姐，這是我同學諸葛雄先生。」

張曼華見諸葛雄是個小白臉，遂逗給他一個媚眼，笑盈盈的招呼了一聲諸葛先生；阿雄雖也向她點頭招呼，但心中却在暗想，他媽的！國難臨頭，這小子倒還高興呢！正欲點頭走開，金廷德又笑着說道：

「我們一同到聖愛娜舞廳去玩好嗎？那邊是露天舞廳，很風涼的！」

「這個時候你還有興趣玩舞廳，你這娛樂救國的精神太好了。你倒抬頭看看西北角的天空，聽聽這猛烈的炮聲，難道你一些兒也沒有憂愁嗎？」

諸葛雄以爲自己這幾句話也算得很厲害了，在無論是誰的耳朵裏聽來，多少終有些兒慚愧的感覺吧！可是這沒有心肝的金廷德，他好像是已經冷了血一樣。指了指阿雄，笑嘻嘻的說道：

「你真是一個傻子，那用得了憂愁嗎？老實說，在這租界裏住着，好比在海外做寓公一樣的安如泰山，雖然炮火很猛烈，你也只當是收音機裏發出來的好了。天空中的火光，愈燒得猛烈愈像燄火，遠遠望去，也更覺好看哩！你不信，我們到露天舞廳去望，那真是買了門票也很容易看到的哩！」

「對不起！我還有事情，我不能奉陪你們。」

金廷德這兩句話，聽得諸葛雄的火星會從頭頂上冒出來了，他鐵青了兩頰，連肚子都要氣破了。意欲罵他幾句，但仔細一想，我也犯不着和這種小人結怨。遂匆匆的一點頭，就急急的向前走了。回到家裏，只見母親和父親在急得跳脚。一見自己回來，母親就嘮嘮叨叨的說道：

「阿雄！阿雄！你這孩子爲什麼這樣的不懂事情呢？送送羅小姐上車子，怎麼竟連自己都不回家來了？外面炮聲又密又響，你叫人急不急呢？」

「真是有趣，那又有什麼着急呢？明天我假使出征打仗去了，那你們怎麼了呢？空頭着急最沒有意思。」

諸葛雄却若無其事的冷冷一笑，很俏皮的回答。諸葛太太睜大了眼睛，連說了兩聲什麼什麼。急急的說道：

「你要打仗去？你……不要在發昏吧！阿雄！我辛辛苦苦養你到這麼大，你現在翅膀長成了，你就預備離開我們遠走高飛了嗎？那叫我終身靠什麼人？倒不如讓我早些死了好嗎？」

「媽！媽！你急什麼？我只不過比方那麼說一句呀！又不是真的要打仗去，你哭起來幹嗎？給人家聽見了，倒還以爲我在外面真的中了流彈死了呢！所以媽才這麼傷心地哭泣了。」

諸葛太太說完了話，却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起來；阿雄心中有些不耐煩，遂怨恨地搶白着說。諸葛龍在旁邊聽不過，遂也說道：

「阿雄！你這話太豈有此理了，你媽無非是爲了一番疼愛你的苦心，才這麼着急的。你不感謝父母，還這樣的沒有規矩，這不是瘋了嗎？老實說，像你這種大少爺的派頭，看煞你也沒有勇氣去打仗，所以這種話勸你下次少說。」

「少爺！是你的電話來了。」

諸葛雄正欲有所回答，張媽進來告訴着說。阿雄於是匆匆來到電話檯旁，握了聽筒，問是什麼人？那邊是個女子聲音，說道：

「我是淑嫻，你是諸葛先生嗎？什麼時候回家來的？真噓壞人，你媽幾乎要我賠人了呢！那叫我真擔受不了。」

「羅小姐！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還不懂？那我來說一遍給你聽。我回家後不到半小時，你媽忽然來了電話，問你是不是跟我一同走的？我當初弄得莫名其妙，後來我告訴她說，我們在里門口就分手。她說你直到此刻還沒有回家，你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你這個人真也糊塗，你要出去，也該入內後再出外的，那你不是明明把重大的責任放到我的肩膀上來嗎？」

羅淑嫻說到後面，却吃吃地笑出聲音來了。諸葛雄覺得這笑聲，有些刺耳，雖然人兒沒瞧見，但他兩頰也會紅起來。遂只好說道：

「羅小姐！你不要開玩笑，我是去瞧幾個同學的。」

「是不是爲了我剛才對你說的事情呢？」

「是的。」

「他們的意思願意加入嗎？」

「這事情不是三言二語說得完的，明天我詳細的跟你談吧！」

「好，那麼我們明兒見。」

兩人說到這裏，遂把電話掛斷。諸葛雄回到上房，諸葛太太第一要緊問是誰打來的？阿雄有些埋怨的口吻，把羅小姐來電話責問自己的話說了一遍，他有些怪母親不該打電話去羅小姐的意思。諸葛太太也很生氣的說道：

「就是打電話去問她一聲，那也算不得什麼？剛才你們不是一同出外的嗎？那麼你到
底上什麼地方去的？」

「我在外面兜圈子，打聽戰事的消息。」

「要你打聽什麼？你又不是新聞記者，碰着了流彈，不是自找死路嗎？」

諸葛龍一面吸着烟捲，一面恨恨的責罵他說。阿雄冷冷的一笑，說道：

「要中流彈死的人，坐在家裏也會中流彈，那是無法躲避的。不會中流彈，一天到晚
在外面，也照樣太平無事。」

「瞧你這倔強的孩子，簡直無理可喻。太太！這樣不知好歹的人，以後還管他做什麼

呢？他愛怎樣就怎樣，反正我們的話，他是當作耳邊風的！」

諸葛龍又怒氣沖沖的說，表示非常生氣的樣子。不料就在這時，猛然一聲霹靂，把房內的玻璃窗片都震動得「殺冷冷」的響起來；諸葛龍和諸葛太太都急得臉無人色，幾乎啊呀一聲叫起來。阿雄抬頭向天空望去，只見一陣一陣濃烟，像捲土似的冒了上來；接着火光四射，滿天血紅，這情形是多麼的慘！諸葛龍的想像中，那一定還有無數的頭顱和手臂，滲和在這炮火之中化灰塵。夜風是微微的吹在臉上，雖然是仲夏之夜，但也不禁肌骨生寒，淒然欲淚了。

大家靜靜的沈默着，四周是沒有一些嘈雜的聲息，只有劈拍劈拍的鎗聲，好像小爆竹般的在空氣中隱隱約約的流動。張媽開上了晚飯，諸葛龍吃不了一碗飯，就悶悶地回到自己臥房來了。心中想着露茜的生命，終是凶多吉少，唉！一個多麼可愛的姑娘，她……竟是犧牲了。想到這裏，忙又伸手打了自己兩下嘴巴，自言自語的埋怨着道：胡說！胡說！也許她是太太平平沒有遭到危險呢！我怎麼能憑空的咒唸她呢？那我真是太以該死了。諸葛龍胡思亂想的想着，忽見房外走入一個姑娘，却是李玉梅。這就站起來叫道：

「表妹！你晚飯吃了沒有？好久不見，你怎麼這樣晚到來呢？」

「我吃過晚飯來的，表哥！聽說你和姨爸姨媽吵了嘴嗎？」

主梅一面回答，一面向他凝眸含顰的問。諸葛龍笑了一笑，搖搖頭兒，說道：

「沒有吵嘴，他們把我的性命當作了比什麼要人還值錢，連出去一次，都要嘮嘮叨叨

的咕嚕。你想，這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比方說，像你表妹還是一個女孩子呢！照樣的還在晚上到路上來行走，說起來不是更了不得了嗎？」

「年老的人，他們思想當然和我們年青的人不同，所以你也不必和他們計較。」

玉梅秋波瞟了他一眼，向他微笑着勸告。諸葛雄拉了她手，一同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顯出親熱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表妹！你爲什麼好久不上我家來？差不多將近半個月了吧！」

「你有着心愛人一同遊玩了，我還來討你惹厭，這我似乎太傻一些了。」

玉梅縮回了纖手，淡淡的一笑，神情有些淒涼的成份。諸葛雄想到表妹的癡心，他也有些兒感動。遂忙說道：

「你說的心愛人，是指點那一個而言呢？」

「這還用說嗎？當然是這位羅局長的女公子囉！我在南京路上，已經見到你們兩次挽手而行了，真是怪親熱的。」

諸葛雄聽她這樣說，遂笑起來說道：

「是不是你吃醋了？」

「呸！你別給我胡說八道吧！我有什麼資格來跟你吃醋呢？因爲羅小姐是姨爹姨媽看中的好媳婦，在你跟她遊玩，也可以說是堂而皇之的事情，誰能跟你吃斷命醋？」

玉梅冷笑着說，她的表情帶了哀怨的成份。諸葛雄顯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又去拉她的

手。低低的說道：

「你以為我願意結成這一頭婚姻嗎？不！我老實跟你說，我並不愛她。」

「這些嘴硬骨頭酥的話，請你少說。反正你愛不愛她？也根本不干我的事情。」

玉梅聽他這樣說，心頭雖然感到有些驚奇，但表面上還顯出毫不介意的樣子，俏皮地回答。諸葛雄却正色說道：

「這年頭兒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你瞧，戰事已經開始了，我們青年是應該有擔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表妹！你相信麼？我要離開上海，我要從戎去！」

「省省吧！打仗也不像你這一種人。我說你還是跟羅小姐早些結了婚，多製造幾個小國民，那也好算是替國家盡了力了！」

玉梅撇撇小嘴，俏皮地說着，她先忍不住嗤嗤的笑起來了。諸葛雄聽了，伸手在她粉臉上劃，也取笑她說道：

「喔唷！結了婚就會製造小國民嗎？這個我倒沒有知道呀！請教表妹，小國民怎麼樣才能製造出來呢？請你說給我聽聽好不好？」

「嗯！嗯！表哥！你那兒學來油頭滑腦的樣子，來欺侮我嗎？我可不依你，我非告訴姨媽去不可。」

諸葛雄這兩句話問得玉梅兩頰緋紅，一時也自知失言，可見女孩兒家是不能隨便說話的。但她沒有辦法，也只好顯出薄怒嬌嗔的神情，預備站起身子，一走完事。但阿雄却又拉

住了她，好表妹，親表妹的向她賠不是，說好話的央求她別生氣。兩人扭股糖兒似的正在鬧着玩，張媽又走進來了。說道：

「表小姐！太太叫你今夜宿在這裏了，外面炮聲還不斷地這麼的響着，在路上行走，太太要不放心的！」

「也好，我就宿在這兒吧！」

玉梅點點頭，笑盈盈的回答。諸葛雄遂拉她坐下，表兄妹之間又說笑了一回，方才道了晚安，各自就寢。阿雄和玉梅在說話的時候，倒也忘記了憂愁；但此刻一個人睡在床上，心中又覺得非常着急。耳聽隱約的鎗炮聲音，是不絕的流動着；但隔壁無線電還沒有關熄，正在唱着「妹妹我愛你」的靡靡之音，還有打牌的聲音，也和鎗聲一樣地劈拍劈拍着流動過來。諸葛雄覺得憤怒，覺得心痛，他幾乎要罵出聲音來：

「唉！全無心肝！該死的東西！砲彈假使有眼睛的話，應該落到這個地方來，我情願也同化灰塵。」

是子夜兩點鐘了，砲聲似乎停止了，諸葛雄方才慢慢地閉了眼睛入夢鄉去。第二天一清早，阿雄又被砲聲驚醒過來，遂急急的起身，聽外面賣報的聲音，也等不及叫張媽，自己匆匆出外去買了一份報紙進來。他第一先看見的標題是：「我國空軍大顯神威，炸沉日艦兩艘。」阿雄看了，心中一舒服，臉上會浮現出笑容來。接着又看到的標題是：「日機慘無人道，轟炸非武裝區，寶山路一帶居民房屋，化爲焦土。」阿雄看到這裏，一陣心痛，只覺頭

暈目眩，幾乎站腳不住，要昏跌倒地下去了。情不自禁的說道：

「完了，完了，可殺的日本！我非跟你拼命不可！」

「表哥！什麼完了？報上的消息不好嗎？」

就在這時，玉梅也起身了，她走進房中來低低的問。諸葛雄一時倒不知回答什麼才好？愕了一愕，方才萬分痛憤的神情，說道：

「表妹！你看，日本太無人道了，居民區域，他們竟也不管死活的擲彈轟炸，可憐我們同胞不是都遭了无妄之災嗎？」

「日本假使有一些人道的話，他也不會略侵我國了。唉！我想最可憐的窮苦人，在關北現在還沒有逃出的居民，當然是只有一羣貧窮的人了。」

「表妹！你說的真是一些兒也不錯，這般居民，一定都是大大小小人口衆多，無力搬居租界，所以只好冒險留居在裏面。可是到現在，都不幸慘死了，難道這些人都應該死的嗎？」

諸葛雄點點頭兒，很表同情的回答。他心頭有些兒悲酸，終於忍熬不住的把眼淚水滾到頰上來了。玉梅見表哥流淚，一時倒有些奇怪，想不到表哥竟有這樣慈悲心腸，所以眼皮兒也紅潤起來。其實諸葛雄的傷心，當然另有原因，他是爲了郎露茜的緣故啊！可是玉梅心中又怎麼能知道呢？正在這時，張媽來請他們吃早餐去了。

下午飯後，玉梅已回校去。淑嫻來了電話，她約阿雄到大東茶室面談，阿雄連說我就

來，他就瞞着母親，匆匆來到大東茶室碰見了淑嫻。淑嫻笑着說道：

「我本來可以到你家來，因為生怕你母親會討厭我，說我引誘你去加入危險的工作，她一定會恨我，所以我約你到這兒來了。昨天你在電話裏說事情說來很長，那麼你此刻可以詳細的告訴我，你到底可以介紹幾個同學來加入呢？」

「他們一個也不肯加入，而且勸我也不要加入。」

諸葛雄紅了臉，因為聽了淑嫻提到自己母親的話，使他感到有些兒慚愧，所以連說話的精神都沒有。不料淑嫻聽了他這些話，立刻惱恨起來；鼓着紅紅的粉腮子，冷笑了一聲。憤憤的說道：

「你的同學，倒是很愛國啊！他們自己不加入倒罷了，還勸你也不要加入，這是什麼道理？那麼你的意思預備怎樣？」

「我……的意思，也不想加入了。」

諸葛雄起初還有些糊糊塗塗的，忽然見她這樣的惱怒的神情，方才理會到自己說的沒頭沒腦這兩句話，使她有些聽不懂，所以誤會起來了；因為心裏感到好笑，遂索性故意裝出死樣怪氣的態度，低低的回答。這當然叫淑嫻更加冒上火星來，柳眉倒豎的逗給他一個白眼。恨恨說道：

「你是不是怕死嗎？我真想不到你竟這樣的膽小！」

「不！不！我並不怕死，我也並不膽小。」

淑嫻越憤怒，諸葛雄也越覺有趣好笑；一個在火裏，一個在水內，依然死樣怪氣的回答。淑嫻哼了一聲，說道：

「你還何必狡辯？你不肯加入工作，那你就是怕死！」

「我雖然不加入你的組織，但我却加入另一個組織。」

「你加入那一種組織呢？」

淑嫻的語氣方才緩和了不少，凝眸含顰的瞰住了他出神。諸葛雄微微的一笑，這才滔滔地說道：

「我幾個同學的意思，以為加入救護隊雖然也是為國家出力的一件事，但他們覺得不夠癱，不夠痛快。他們要幹，就得痛痛快快的來幹一下子；所以他們預備從戎，殺敵，跟敵人拚命。我覺得他們的意思很對，所以我決定放棄你們這個組織，而加入他們那個組織。羅小姐！你現在還能說我怕死嗎？」

「哦！哦！哦！你……這個人也太刁滑了，為什麼不痛痛快快的早些告訴我？却喜歡城頭上出棺材，兜着圈子說話呢？這是我錯怪了你，請你不要生氣罷！」

淑嫻連說了三個哦字，她的粉臉上方才浮現出一絲笑容來，但還是怨恨地白了他一眼，埋怨地說。阿雄聳着肩胛，却是笑出聲音來了。淑嫻想了一想，方又很正經的表情。低低的問道：

「可是你們又沒有軍事學識，一時裏怎麼能夠打仗呢？」

「我們預備離開上海，先去受軍事訓練。三個月之後，馬上可以上前線，那擔心什麼？」

「你爸媽答應你這樣做嗎？」

「這是你所說的，我喜歡這樣做，爸媽不答應又有什麼用呢？羅小姐！我告訴你，到那時候，我會留書出走的。可是你千萬別告訴我媽，我想你也贊成我這樣幹的！」

諸葛雄告訴了她的計劃之後，又向她小心地叮囑，淑嫻點點頭，她此刻臉部上倒又顯出依戀之情。皺了眉尖，低低的說了不過兩字，卻沒有再說下去。阿雄追問着道：

「你說不過什麼呢？」

「我說你最好還是加入我們的組織，因為在鎗林彈雨中殺敵，那比救護工作不是更危險嗎？」

「難道你倒怕起死來了？」

淑嫻被他問住了，兩頰透現了紅暈，由不得羞慚地沈默了一回。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嘆了一口氣。說道：

「因為我覺得你的體格，從戎打仗是吃不起苦的。況且……」

淑嫻說到況且兩字，臉兒益發紅起來，卻沒有再往下說。諸葛雄明白她心中多少還有些包含着兒女的私情底作用，雖然很感激她的多情，但他却還是冷酷的神態。說道：

「這個年頭兒，還有誰吃得起苦誰吃不了苦的分別嗎？老實說，此刻怕吃苦，將來做

亡國奴的時候，那就更加要苦得難以做人了。羅小姐！你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你心中一定不會感覺到別離的難過。我們各幹各的工作，我相信我們將來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是的，我更相信我們還會有團聚的日子。諸葛先生！你心中也有這一個希望嗎？」淑嫻點點頭，明眸脈脈含情的望着他英俊的臉，她的話聲已有些顫抖的成份。諸葛雄很感動她的癡情，於是笑了一笑。安慰她說道：

「那是一定的，你可以不必擔憂。羅小姐！假使有機會，我們不是還可以隨時隨地的通信嗎？」

「是的，那麼你們預備幾時動身？我也得送送你們。」

「說不定那一天，反正到那時候，我會寫信來告訴你的。」

兩人說着話，大家又吃了一點點心，方才匆匆作別，各自走開。諸葛雄既然決定了從戎之後，他便坐車到志堅的家裏去。齊巧忠花也在那邊，大家提起了郎露茜這個姑娘，史忠花也抽抽噎噎難過地哭泣起來；阿雄被她一哭，眼淚也奪眶而出。志堅在旁邊勸說：

「覆巢之下，那有完卵？這次戰爭開始，遭劫難的又何止郎小姐一家人？所以徒然悲痛，又有何用？小諸葛！你的事情，到底決定了沒有？」

「決定了，我今天原是來給你的回話，我願意跟你們一塊兒走！」

諸葛雄方才拭了拭眼淚，認真地回答。蔡志堅點點頭，遂很高興的走上前去，伸手和他

握了握。笑道：

「很好，那麼我就給你一個行期，星期五的晚上十時正，在我這兒大家會集，我們可以起程。」

「你們決定了之後，可不能改期的，否則，我回不得家去了。」

「小諸葛！你勇敢！我們定的日子，決不改期。」

蔡志堅知道他話中的意思，就可知他是瞞着父母偷逃出來的；遂把他緊握了一陣手，讚美他說。因為星期五離開今天是只有三天的日子，所以阿雄要去預備一切的行李，遂匆匆的告別，回家去了。

光陰匆匆，一轉眼已是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了。阿雄在吃過晚飯後的神情，是顯出特別的不安靜，大有神思恍惚的樣子。諸葛太太問他有什麼心事嗎？為什麼這樣呆木的神氣？阿雄說頭痛，諸葛太太於是囑他早些去睡。阿雄答應稱是，他便回到房中去了。

第二天早晨，張媽拿了一封信，急匆匆的走進上房裏來，她說：這是少爺在床上留着的信，他的人兒已不在臥房中了。諸葛龍夫婦得此消息，心中這一吃驚，真是非同小可。立刻急急的起身，諸葛龍把信拆開，看了一遍，由不得啊呀了一聲。說道：

「什麼？什麼？這孩子太糊塗，他……竟丟了我們，當兵去了！」

「啊！阿雄當兵去了？這……是打那兒說起的？喔！天哪！我的心頭肉沒有了，我還做什麼人呢？嗚！嗚！」

諸葛太太還坐在床欄旁穿衣服，一聽阿雄去當兵了，她心裏這一急慌，由不得眼淚鼻涕的大哭起來。正在這時，玉梅齊巧匆匆的到來。一見姨媽痛哭不止，姨爹却又頓足長嘆，遂忙問什麼事？張媽在旁邊告訴說，少爺當兵去了。玉梅呀了一聲，方欲說話，諸葛龍已把那封信交給玉梅，說你拿去看罷！玉梅拿了信紙，由於心跳的緣故，她的兩手幾乎在瑟瑟的發抖。遂急急的看，信上寫道：

母親大人膝下：孩兒知道做父母的是多麼愛護他們的子女，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長命百歲，永遠的陪伴在父母的身旁，過着團聚天倫快樂的日子。然而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很使父母失望，不但不聽從父母的話，而且事到今日，還丟掉你們遠走高飛的到外埠去了。我當然很罪惡，很不孝；但是忠孝原不能兩全，兒子心中有不得已的苦衷，這是要你們大人原諒才好。我覺得中國所以會被外人欺侮，都是因為人民太沒有國家觀念，似乎愛國終不及愛家來得熱心關切，這都是自私自心太重；要知道國被侮辱，家就得被毀滅。你們不見關北多少居民的家呀！都在敵人的炸彈下化灰塵了。唉！我非常心痛，我非常憤恨！現在我要勸勸父母幾句話，你們不必太愛惜兒子，不要以為兒子是你們所專有的；其實我的身體已捐給了國家，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已沒有你們父母了。希望你們的心目中，也只有一個中國，那麼祖國才有救星哪！愛固然是美德，但在這個時代，不能有私愛，不能有情愛，我們要博愛！爸爸！媽媽！我希望你們不要愛兒子，我希望你們愛國家罷！

你的兒子雄留別於出征前的一個夜裏。

玉梅看完了這一封信，方才恍然明白，表哥前幾天對我說的話，完全是含有含蓄的。當初我還以為他是開玩笑呢！唉！表哥太偉大了。「愛固然是美德，但在這個時代，不能有私愛，不能有情愛，我們要博愛！」這幾句話太令人感動了，玉梅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她的眼淚痛痛快快的流了下來。哽咽着說道：

「表哥是勇敢的，是偉大的！姨媽！你不要傷心了！」

「什麼勇敢？什麼偉大？簡直是自尋死路！我們白白辛苦了一場，他却當炮灰去！」諸葛龍氣呼呼的說，他連連的猛吸烟捲。諸葛太太兀是嗚嗚咽咽的哭，好像死了什麼人一樣。玉梅覺得這個屋子裏空氣太沈悶，她沒有再勸慰，遂悄悄地退了出來。當她走出馬路上的時候，只見天空中飛機又軋軋地出現了，這是中國飛機，他們又大批的去轟炸日艦了。玉梅非常興奮，她眼前好像看見表哥穿上了武裝，拿了鎗桿子，向前衝殺！

隆隆！隆隆！隆隆！

砲聲又響過行雲。

早晨的天，燒成了血一般的紅！

「征」寫到這裏，暫告一段落。欲知以後情形，及郎露茜生死如何？且待「歸」說部中，自有一個詳細的交代。

三七，三，十五；作者。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馮 玉 奇

出 版 者 大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大 明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第 二 版



